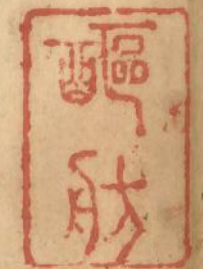


余所見劉京叔歸潛志有三本其一倦圃
所藏心八卷為余兄舍下所得其一傳是
樓石藏心八卷後人續鈔六卷流轉吾邑
藏家唯道古樓藏本計十四卷一守所鈔
歸余兄寒坪插架余從兄處借鈔更取
倦圃傳是樓兩本細加校勘注於板
上中間脫訛尚多諸本悉同無從是
正真悶事也錄畢并鈔王漁洋先生序
該弁首惜先生所見心八卷耳

丙寅上巳思巖居士漫識

歸潛志序



濟南王士禎撰

歸潛志八卷金人劉祁字京叔撰蓋紀載金源一代
人物事蹟而國家盛衰興亡之故亦因以見焉金史
於天興二相傳引京叔之言致慨於貞祐南渡之後
宰執皆因循苟且馴致亡國語載此志第七卷中又
謂劉祁歸潛志與元裕之壬辰雜編二書微有異同
金末喪亂之事有足徵者今雜編之書不傳而此志
猶首尾完好是可寶也志稱高祖南山翁者名撝天
會元年詞賦進士其子汲亦進士第入翰林為供奉

京叔父從益嘗為御史終應奉翰林文字史載六藝
傳傳末附書京叔并及此書按金自崔立之亂中原
板蕩文獻放失賴二三君子有志史事者私相撰述
元開史局蒐羅掌故京叔裕之之書皆上史館播擄
為多馬于常歎遠以制科取士其間躋政府登膺仕
者甚衆而考之列傳自橫帳諸院國舅別部三族之
外其行事不少概見豈制科之所得盡無人與抑史
臣紀載之疎也遼金立國規模不甚相遠而金源人
物文章之盛獨能頡頏宋元之間非數君子紀述之
功何以至是與幸編簡尚存護惜而流通之固吾黨

之責也李翱有言前漢事蹟所以灼然傳在人口者
以司馬遷班固敘述之工故學者悅而習焉其讀之
詳也一代之典章文物得其所託則傳不得其所託
則淪於煙莽而後世徒有文獻無徵之歎文士之關
於國家詎細故哉是志也可以觀矣

歸潛志序



余生八年去鄉里從祖父游宦于大河之南時南京
為行宮因得從名士大夫問學不幸弱冠而先子歿
其後進于有司不得志將歸隱于太皞之墟一日遭
值金亡干戈流落由魏過齊入燕凡二千里甲午歲
復于鄉蓋年三十二矣因思向日二十餘年間所見
富貴權勢之人一時烜赫如火烈者迨遭喪亂皆煙
消灰滅無餘而吾雖貧賤一布衣猶得與妻子輩完
歸是亦不幸之幸也由是其所經涉憂患與夫被
攻劫之苦奔走之勞雖飯蔬飲水橐中無寸金未嘗

蒂諸胸臆獨念昔所與交游皆一代偉人今雖物故其言論談笑想之猶在且其所聞所見可以勸戒規鑒者不可使湮沒無傳因暇日記憶隨得隨書題曰歸潛志歸潛者以所居之堂之名也因名其書以誌歲月異時作史亦或有取焉歲乙未季夏之望渾源劉祁京叔自叙

誌作志

書字上本多一嘗字

歸潛志卷第一



金海陵庶人讀書有文才為藩王時書人扇云大柄若在手清風滿天下人知其大志正隆南征至維揚望江左賦詩云屯兵百萬西湖上立馬吳山第一峰其意氣亦不淺

宣孝太子世宗子章宗父也追謚顯宗好文學作詩善畫人物馬尤工迄今人間多有存者

章宗天資聰悟詩詞多有可稱者宮中絕句云五雲金碧拱朝霞樓閣崢嶸帝子家三十六宮簾盡捲東風無處不楊花真帝王詩也命翰林待制朱瀾侍夜

聚骨扇一本無骨字

翠條一作翠條

飲詩云夜飲何所樂所樂無喧譁三杯淡醪酥一曲
冷琵琶坐久香成蕙夜深燈欲花陶陶復陶陶醉鄉
豈有涯聚骨扇詞云幾股湘江龍骨瘦巧樣翻騰疊
作湘波皺金鏤小鈿花艸聞翠條更結同心扣金殿
日長承宴久招來暫喜春清風透忽聽傳宣湏急奏
輕輕褪入香羅袖又擘橙為軟金盃詞風流紫府郎
痛飲烏紗岸柔軟九迴腸冷怯玻璃盃纖纖白玉蕙
分破黃金彈借得洞庭春飛上桃花面嘗為鐵券行
數十韻筆力甚雄又有送張建致仕歸玉王庭筠下
世詩具載飛龍記中

王
一作
吊

豫王允中世宗第四子也好文善歌詩有樂善老人
集行于世

寶字旁一本旁注寶字

密國公璿字仲寶世宗之孫越王允常之子也幼有
俊才能詩工書自號樗軒居士宣宗南渡防忌同宗
親王皆有門禁公以開府儀同三司奉朝請家居止
以誦讀吟咏為樂時時潛與士大夫酬唱然不敢彰
露正大間余入南京因訪僧仁上人會公至相見欣
然其舉止談笑真一老儒絕無驕貴之態後因造其
第一室蕭然琴書滿案諸子環侍無俗談可謂賢公
子矣乃出其所藏書畫數十軸皆世間罕見者後余

誦讀作誦誦酬唱一作
唱酬

翰林一作榆林

祖字一本無

丰一作風

遷陳送以二詩甚佳又為予先子集作後序一時文士如雷希顏元裕之李長源王飛伯皆游其門飛伯嘗有詩云宣平坊裏翰林巷便是臨淄公子家寂寞畫堂豪貴少時容詞客聽琵琶蓋實錄也天興初北兵犯河南公已卧疾于候之因論及時事公曰敵勢如此不能支止可以降全吾祖宗且本夷狄如得完顏氏一族歸我國中使女直不滅則善矣餘復何望爾後數月薨五子幼曰守禧字慶之年少亦有俊才作詩與字畫亦可喜狀貌白皙丰神秀徹如仙人公特鍾愛嘗會予指其書畫曰將以付斯人公薨崔立

城一作禁

刻一作刊為一作首

之愛皇族皆聚于城中將北遷慶之病死年未三十公平生詩文甚多晚自刻其詩三百篇樂府一百首號如菴小藁趙間閒序之行于世其佳句有聞閒閒再起為翰林云蓮燭光中久廢吟一朝超擢睿恩深四朝耆舊大宗伯三紀聲名老翰林人道蛟龍得雲雨我知麋鹿強冠襟寶岩空谷西窓夢不信秋來不上心又過昏相墓云亭亭華表立朱門始信征南宰相尊下馬讀碑人不識夷山高處望中原甚有唐人遺意又絕句孟津休道濁于淫若遇承平也敢清河朔幾時桑柘底只淡王道不淡兵不可謂無志者也

空字一作鏗

征南一作征西

遺一作遠疑說

起本作起旁注起字

趙學士秉文字周臣磁州滏陽人少擢第作詩及字
画有名王庭筠子端薦入翰林因言事忤旨外補後
再入館為修撰待制轉禮部郎中出典岢嵐平定寧
邊三郡南渡為直學士遷侍讀拜禮部尚書致仕再
起為禮部改翰林學士天興改元夏四月卒年七十
三公幼年詩與書皆法于端後更學太白東坡字兼
古今諸家學及晚年書大進詩專法唐人魁然一時
文士領袖壽考康寧爵位士大夫罕及馬性踈曠無
機鑿治民鎮靜不生事在朝循循無異言家居未嘗
有^飽穀^飽之娛夫人卒不再娶斷葷肉粗衣糲食不恤

學作華

也酷好學至老不衰後兩目頗昏猶孜孜執卷抄錄
上至六經解下至浮屠莊老鑿學丹訣無不究心其
所著有太玄解老子解南華指要滏水集外集無慮
數千萬言自號間間居士云

李翰林純甫字之純弘州襄陰人祖安上嘗魁西京
進士父采仲文卒于益都府治中公幼穎悟異常先
初為詞賦學後讀左氏春秋大愛之遂更為經義學
踰冠擢高第名聲煒然為文法莊周左氏故其詞雄
奇簡古後進宗之文風由此一變又喜談兵慨然有
經世心泰和南征兩上疏策其勝負章宗咨異給送

進一作晉

軍中後多如所料宰執竒其文薦入翰林及北方兵起又上疏論事不報宣宗南渡再入翰林時丞相木虎高琪擅權擢為左司都事公審其必敗以母老辭去俄而高琪誅死識者智之再入翰林連知貢舉正大末由取人踰新格出倅坊州未赴改京兆府判官卒于南京年四十七公為人聰敏于學無所不通少自負其才謂功名可俯拾作矮柏賦以諸葛孔明王景略自期由小官上萬言書援宋為証甚切當路者以迂濶見抑士論惜之中年度其道不行益縱酒自放無仕進意得官未嘗成考旋即歸隱居閑與禪僧

才一作材

人作又

云字本無

云作曰涅一作涇

士子遊惟以文酒為事嘯歌袒裼出禮法外或飲數月不醒人有酒見招不擇貴賤必往往輒醉雖沉醉亦未嘗廢著書至于談笑罵燥然皆成文理天資喜士後進有一善極口稱推一時名士皆由公顯于世人與之拍肩爾汝忘年齒相懽教育撫摩恩若親戚故士大夫歸附號為當世龍門云嘗自作屏山居士傳末云雅喜推借後進如周嗣明張毅李涇王旌雷淵余先子姓名宋九嘉皆以兄呼而居士使酒弄玩世人忤其意輒嫚罵之皆其志趣也其自贊曰體軀短小而芥視九州形容寢陋而蟻虱公侯語言蹇

一本無鳴道集解四字

為字一本無文字一本
作父字旁注文字

鄭原一作鄭厚

吃而連環可解筆札訛廢而挽回萬牛寧為時所棄
不為名所囚是何人也耶吾所學者淨名莊周晚自
類其文凡論性理及閔佛老二家者號內豪其餘應
物文字如碑誌詩賦號外豪蓋擬莊子內外篇又解
楞嚴金剛經老子莊子又有中庸集解鳴道集解號
為中國心學西方文教數十萬言嘗曰自莊周後惟
王績元結鄭原與吾此其所學也每酒酣歷歷論天
下事或談儒釋異同雖環而攻之莫能屈世豈復有
此後傑人哉

雷翰林淵字希顏應州渾源人與余同里閑且姻家

東河一作東阿

也父思西仲名進士任至同知北京轉運司註易行
于世公幼喪父以孤童入太學讀書晝夜不休雖貧
甚不以介意從李屏山遊遂知名俄中高第調涇州錄
事坐高庭玉獻臣之獄幾死後改東平遷東河令授
徐州觀察判官興定末召為英王府文學俄入翰林
為應奉拜監察御史言五事稱旨又彈劾不避貴在
出巡郡邑有威譽凡奸豪不法者立箠殺之坐此為

有字一本多所至三字

誦一本作訟

小人所誦罷去久之起為太學博士南京轉運司戶
籍判官遷翰林修撰一夕暴卒年四十八公博學有
雄氣為文章專法韓昌黎尤長于叙事詩襍坡谷喜

新奇好收古人書畫刻碑藏于家甚富喜結交凡當道貴要與布衣名士無不往來居京師賓客踵門未嘗去舍後進經公品題以為榮家無餘貲及待賓客豐腆甚蒞官喜立名初登第攝令遂平一邑大震嘗筇州魁吏州檄召不應罷去後凡居一職輒震耀六坐此仕不達然士論未嘗不壯之嘗為文祭高公獻臣其詞高古一時傳誦工于尺牘辭簡而甚文朋友得之輒以為珍藏發書頃刻數十軸皆得體堪愛在館與諸同年友制辭皆槩其不及以箴之如誥商衡平叔云將迎間有六須風節之自持誥聶天驥元吉

堪一作可

云讀書大可益人宜勤講學少年賦松庵詩曰庵中偃卧龍閱世鬚髯古人天共護持半風夜起風雨過華山懷陳希夷云五季乾坤半晦冥先生有意事澄清勦勦四十年来睡開眼東方日已明又梅影云維摩文室冷于冰千劫蕭然無盡燈天女散花愁不寐夜深高髻影鬢鬢人皆傳之初善李平山後善馮公叔獻後善高公獻臣最後善趙公周臣陳公正叔早與余先子交嘗同鄉校同太學後同朝先子歿公寄輓詩有云鄉校連裾春誦學上庠同榻夜論心余因請為墓誌迄今予家有公書簡甚多也善飲啖未嘗見

平山一作屏山

啖一作嚼

一本無此字

大醉酒間論事口吃而甚辨出奇無窮此真豪傑士也

宋翰林九嘉字飛卿夏津人少游太學有詞賦教從屏山游讀書為文有奇氣與雷希顏李天英相埒也至寧初擢高第歷閩中四邑以能稱召補省掾為當軸者所忌求去已而為延安帥府所辟充經歷官召為南京右巡院使風采甚著以不能事權要罷官俄入翰林為應奉得瘋疾引去遭亂北邊道病歿年未五十士大夫惜之飛卿為人剛直英邁不群能政能文甚為時望所屬不幸中以病廢哀哉初召至南京

瘋一作風邊作還

時字二本多一少字

時屏山亦在于每從之遊亂後予居八仙館與飛卿相適日相見屬和其詩猶在于橐中時題太白泛月圖云江心月影盡一掬舡頭杯酒盡一吸夜深風露點宮袍天地之間李一李白可想見其意氣也文辭簡古法宋祁新唐書惜乎為吏事所奪不多著性不喜佛雖從屏山遊嘗與爭辨在關中時因楊煥然赴舉書與屏山薦之曰煥然佳士往見吾兄慎無以佛老乃嫚之也屏山持之示友交遊以為美其後西行予以序送之偁論其守道不回今茲云亡豈復見此挺持之士乎

爭辨一作辯爭

歸潛志卷第一

歸潛志卷第二

李經天英錦州人少有異才入太學肄業屏山見其
詩曰真今世太白也盛稱諸公間由是名大震字畫
亦絕人再舉不第拂衣歸南渡後其鄉帥有表至朝
廷士大夫識之曰此天英筆也朝職以武功就命倅
其州後不知所終天英為詩刻苦喜出奇語不蹈襲
前人妙句人莫能及號無塵道人題太真圖云君前
欲拜還未拜花枝無力東風羞又夜雨云燈火萬家
夜瀟瀟簾下教晚望云夕陽萬里眼人立秋黃中夜
起云月半不得月河漢空星辰又步雲意云一片崑

職一作議

妙句一作妙處

瀟瀟一作蕭

崙心夕陽小烟樹又四言云老峰躡雲壁立挽秀林
陰洒雨蒼蒼玉閨虛明滿鏡夜氣成畫此其詩體也

一作少有俊才丰一作風

一作壽齊于腹

張鼓伯玉許州人伯英運使弟也有俊才美丰姿鬣
長齊于腹為女豪邁不羈奇士也初入太學有教從
屏山遊與雷李諸君及余先子善雅尚氣任俠不肖
下人再舉不中遂輒科舉計居許之郟城有園囿田
宅甚豐日役使諸姪治生事而已則以詩酒自放偃
然為西州豪俠魁邑令過使昏下之喜稱人善交游
有患難極力挈扶俗子少不愜意輒嫚罵年四十餘
不娶有一妾因小過以鐵簡殺之嘗衣紫綺裘半醉

輒一作輒囿一作有

坐堂上人望之如神迨酒酣興發引紙落筆往往有
天仙語後病腦疽死年未五十麻九疇知幾為文以
祭辨其為人大略少時與屏山飲燕市有詩云日日
飲燕市人人識張鬣西山晚來好飲酒不下驢又云
昨日上高樓西山翡翠堆今日上高樓西山如死灰
想見屏山老癯飢西山隈餐盡西山色高樓空崔嵬
又賦古鏡云軒姿古鏡黑如漆錦華鱗皴秋雨濕入
以為不減李長源云

周嗣明晦之真定人叔昂德卿名士文章氣勢一時
流輩推之屏山最愛之嘗曰若德卿搢履端重學問

昂一作昂

一作更着短周時緩頰

淳深真韓歐輩人也晦之為人學長于議論自號
放翁屏山嘗與作真贊與雷宋張李輩頡頏同余先
子擢第後從其叔北征在軍中敗軍父子俱縊死屏
山贊淡晦之序也屏山送李天英詩云髯張元是人
中龍喜如俊鶻盤秋空怒如怪獸拔枯松更着周時
短緩頰智囊無底眼如月斫頭不屈面如鐵一說未
終復一說勦敵相扼已錚錚二豪同運又連衡屏山
直欲樹降旌那得人間有阿英阿英魁竒天下士筆
頭風雨三千字醉倒謫仙元不死時借竒兵攻二子
可想見三人者也

萬一作若

王稚士衡真定人又名之竒從屏山遊屏山稱之為
人跌蕩不羈喜功名博學無所不覽酣飲放歌人以
為狂屏山為作狂真贊與余先子同年進士然仕宦
連蹇晚召入朝為部勾當官俄辭為縣令未赴家魯
山為縣吏所辱憤惋發疾死貞祐初余先子攝許州
幕時屏山二張伯英伯玉雷魏諸公皆在馬日會飲
為樂忽高公獻臣將赴河南來過諸公詣之及夕獨
希顏士衡留宿高既去未幾為主帥所誣陷以有異
志逮捕諸黨與符下潁川械二公赴洛獄梏掠萬端
會赦方得免然自茲士衡無仕進之意矣

廟一作屬

二作乙

廷一作庭試一作以

麻九疇知幾初名文純易州人幼穎悟善艸書能詩
號神童既長入太學刻苦自勵為趙間閻李屏山所
知南渡後居鄆蔡間入遂平西山讀書為經義學精
甚與定未試開封府詞賦一經義魁再試南省復然
穀譽大振南都婦人小兒皆知名及廷試誤紕士論
惜之已而隱居不為科舉計正大初門人王說王采
苓俱中第上以其年幼怪而問之且知知幾為師近
臣言其有才學平章政事侯公摯翰林學士趙公秉
文俱薦之特召賜進士第以病不拜官告歸病已赴
調授太常寺太祝俄入翰林復以病去居鄆久之北

下覆一作射覆
傳一作符

兵入河南知幾挈其孥入確山避亂後復出為兵士
所得驅之北邊至廣平病死知幾為人耿介清苦雖
居貧不妄干求卓然以道自守然性隘狹交游少不
愜意輒怒去蓋處士之剛者也初因經義學易後喜
邵堯夫皇極書因學筭數又喜卜筮卜覆之術晚更
喜鑿方輿名鑿張子和游畫傳其學為文精密巧健
詩尤奇峭妙處似唐人嘗作透光鏡篆韻詩人爭傳
寫後以避謗畏時忌持戒不作詩益潛心為易學與
張伯玉宋飛卿雷希顏李欽叔及余先子善先子初
攝令偃城日與唱酬為友後知幾試開封先子為御

史監試而王翰林從之李翰林之純為有司因相與
讀舉子之文見其有雄麗者相謂曰是必知幾因權
為魁已而果然士林以得人相賀晚景為趙聞聞所
知有送麻徵君序并詩云

辛愿敬之河南人自號女几野人又號溪南詩老幼
嗜書苦學坐環堵數年由是六經百家無不通貫喜
作詩五言尤工人以為得少陵句法平生不為科舉
計且未嘗至京師嘉然中州一逸士也為人質古不
關世事麻條州履或倚杖讀書市中人訝之亦不恤
嘗謂王鬱飛伯曰王侯將相世所共嗜者聖人有以

浴一作澡

得之亦不避得之不以道與夫居之不能行己之志
是欲浴其身而伏于廁也此言他人難聞子宜保之
此可見其志趣也貞祐初先子主長葛簿敬之素不
識聞其名來謁相得甚懽及別厚贈之歸而買牛使
其子躬耕以自給居女几山下往來長水永寧間惟
以吟咏講誦為事朝士大夫願交而不得也正大中
先子令葉渡來游復歸洛下病歿有詩數千首常在
竹橐中其佳句有云院靜寬留月窓虛細度雲又鶯
啣晚色啼深樹燕掠春陰入短牆又波搖朗月浮金
鏡嶺隔華星斷玉繩又箕山潁水春風裏喚起巢由

共一杯又王綺暫來為漢友巢由終不是唐臣真處士詩也

趙宜祿宜之忻州人初舉童子第及壯病目失明自號愚軒居士高才能詩其所讀書皆自少時不忘居西山下止以吟咏為樂名士無不與遊趙李諸公甚重之屏山嘗賦愚軒云我雖有眼不如無安得恰似愚軒愚後病歿有愚軒集其題嵩陽歸隱圖云風烟萬頃一椽茅立壑端能傲市朝窈窕雲山三兔穴飄飄風樹一鳩巢本來無取亦無與合自漁還自樵三十六峰俱可隱願從君後不須招送辛敬之云李白

一本無止字

久矣騎長鯨後五百歲之純生

史學優學河南人昆弟三人兄才長亦知名學優之學長于史傳地理工詩絕句殊妙年五十擢南省魁後中進策得主武陽簿頗有政教再辟廬氏令病卒與定未與余同試于進始識之中夜棘闈談至旦後先子令葉學優復來遊先子歿學優寄挽詩未幾亦下世有詩教百首其七夕云箱牛回馭錦機開天下悲懽亦夢間月夜凭肩人不見蕭蕭楓葉滿驪山又絕句石壁城頭夜軒闌軟紅塵底曉催班道人一笑那知此門外清溪屋上山又哭屏山云張侯新作九

碎一作停

闈一作圍

原人珣梁子今為戰血塵仲注四海交游零落盡白頭扶杖哭之純

李獻能欽叔河中人先世以武功顯仕至金吾衛上將軍時號李金吾家造欽叔昆弟皆以文學有名從兄欽止獻卿先擢第維又欽叔又繼以仲兄欽若獻誠從弟欽用獻甫故李氏有四桂堂欽叔苦學博覽無不通尤長于四六南渡擢南省魁復中宏詞遂入翰林為應奉考滿再留出為鄜州觀察使判官再入遷修撰正大末授河中帥府經歷官北兵來攻軍敗奔陝又為陝府徑歷官天興改元陝亂見殺年四十

維又作維以疑當作維以

翰字下本有林字

三欽叔為人眇小而黑色頗有髯善談論每敷說今古報鏗亮可聽作詩有志于風雅又刻章樂章在翰院應機敏捷號得體趙間間李屏山嘗曰李欽叔天生今世翰苑材故諸公薦之不令出館嘗謂人云吾幼夢官至五品壽不至五十後竟如其言異哉

冀禹錫京父惠州龍山人幼聰敏絕倫年十九擢大興魁入太學有毅弱冠登高第時雷希顏宋飛鄉皆同榜號為得人京父入仕以能稱遇事風生老吏莫及初主沈丘簿以年少喜交遊飲酒遂為其令所乘坐廢再調考柘二城皆主簿又以治聞由前過終不

得京官朝士屢薦之為當途者所沮居間日與諸公
宴游蒙昭雪得扶風丞因客睢陽為行樞密院辟為
都事末帝東遷擢為應奉翰林文字充尚書省都事
蒲察官奴之變與宰相李蹊同見殺年四十三京又
少年作詩鍛鍊甚工畫亦勁健可喜其贈先子詩
有云忠策萬言憂國獻好詩千首課兒抄又哭先子
云大才自古無高位吾道何人主後盟又醉鄉廣大
寬留地仕路崎嶇小作程聞誅高琪詔下寄聶元吉
云開函喜讀故人書四海窮愁一豁無見說帝廷新
殛鯨逆知天意欲亡胡兩宮日月開明詔萬國衣冠

入坦途莫向新亭共囚泣中興豈止一夷吾散文亦
精徵嘗作余先子哀辭雷希顏善之

王渥仲澤後名仲澤太原人家世貴顯少游太學有
詞賦教屢中高選南渡後擢第為時帥與屯邦獻完
顏斜烈所知故多在兵間後辟令寧陵有治迹召為
省掾因使宋至揚州應對華敏宋人重之回為太學
助教充樞密院經歷官俄遷右司都事稍見信用天
興改元從赤盞合喜提兵出援武仙鄭州西遇北兵
大戰歿于陣性明俊不羈博學無所不通長于談論
使人聽之忘倦工尺牘字畫道美有晉人風作詩多

有佳句其過穎亭云九山西路絡烟霞去一水南吞澗
壑流賓主唱酬空翠琇干戈橫絕是滄洲又贈李道
人云簿領沉迷嫌我俗雲山放浪覺君賢又穎州西
湖云破除北客三千恨慚愧西湖五月春又過龍門
云詩成一大关浩浩洪波東

李汾長源先名讓字敬之太原人少游秦中喜讀史
書覽古今成敗治亂慨然有功名心工于詩專學唐
人其妙處不減太白崔顥為人尚氣跌宕不羈頗褊
躁觸之即怒以是多為人所惡嘗以書謁行臺胥相
國昂胥未之禮也長源後投以書盡發胥過惡胥大

怒然以其士人容之元光間游梁舉進士不中能詩
穀一日動京師諸公辟為史院書寫時趙間間為翰
林雷希顏李欽叔皆在院長源少不下之諸公怒將
逐去亦不屑後以病目免歸後入南京上書言時事
不報出客唐鄧會北兵入境恆山公武仙署為掌書
記在軍中金國亡長源勸仙歸宋未幾為仙麾下所
殺年未四十哀哉平生詩甚多不自收集故徃徃散
落其再過長安有云三輔樓臺失歸燕上林花木怨
啼鶻空餘一掬傷時淚暗隨昭陵石馬前又下第絕
句云學劍攻書事兩違回頭三十四年非東風萬里

時一作將

鵲一作雀

衡門下依舊中原一布衣又記時事云捕得酒泉生
口說衆酋釐面哭單于望少室云圭影靜涵秋氣老
劍峯橫倚斗杓寒夏夜云鴉銜暝色投林急螢曳餘
光入草深鶴鵲樓云白鳥去邊紅樹小斷雲橫處碧
山多樂府歌行尤雄峭可喜

李夷子遷後名試字季武陳郡人出于兵家能刻苦
為學喜讀史書究古今成敗治亂尤喜武事習兵法
擊劍馳射有志于功名累舉詞賦不中改試徑義復
不售後將棄工科以武舉進身無何陳陷死年四十
二子遷為人介特自守不群然尚氣使酒劉甚平居

掣一作擊

造一作通

隴一作壟

循謹惟恐傷人既醉雖王公大人嫚罵不卹為文尚
竒澀喜唐人作詩尤勁壯多竒語然不為鄉里所知
貞祐末先子為陳幕一見喜之為延譽諸公間後為
麻知幾雷希顏所重東方浚進皆推以為魁若侯季
書伯威王飛伯杜仲梁曹遷甫輩皆以兄事與余家
深于遷既死余嘗為哀詞道其為人之詳平生詩不
甚多不如意輒毀去嘗賦古鏡諸公稱之其詩曰盤
盤古皇州夢新繁華缺一鞭春事忙耕出隴頭月土
蝕背花暗啼泫駭龍蹲鬚髯殆欲張不敢着手捫星
環紫極位劍外十三字細看清用文其篆文云漢漢
為清日用

君墓誌壽堂鎖羨花引得阿紫家榛烟夕霏時幾照
拂雙鴉神物污難久一日落吾手壽兄閩人多常有
此客不呵呵吾戲云雅志踵先民鏡裏春風向泉下
今日塵九原不可作哲弟師有若摩娑一面銅便有
親炙樂又弔張伯玉云匣內青蛇亦悲吼竟憑誰識
扶雲材又贈赤腿王云石鼎夜聯詩句健布囊春醉
酒錢籠

歸潛志卷第二

歸潛志卷第三

侯策李書先字君澤中山人少不喜學聞雞走狗雄
鄉里南渡後慨然有為學心與一時名士游盡絕少
年事喜作詩刻苦自學自漢魏六朝唐宋人諸集無
不研究初為李于遷所知薦于余先子亦喜之王飛
伯負其材素少許可一見李書詩即加敬為人任俠
尚氣然修謹無過失與余交最深久之居南頓家甚
貧遇朋友傾所有共樂天興改元陳亂失妻獨走大
梁詣余會疾作數月死諸朋友為買棺葬西城余為
誌其墓刻石平生詩甚多同王飛伯唱和南頓同余

唱和梁園又甚效西崑體甚有得其弔一貴人云歌
翻薤露烏雲遠門掩秋風甲第深又云巖前雨送閨
中夢樓上雲凝扇底歌又明月花樓開玉鳳秋風桂
漏憂銅龍又九疑湘瑟悲龍竹子夜秦簫隔鳳樓又
幽鳥弄音花覆地斷虹沉影水明河又咏雨云勢侵
書帙湘芸潤散入簾旌蠟炬清又和飛伯云世事催
人南去早夢魂失踞北歸遲置之唐人集中誰復疑
其非也

雷瑄伯威坊州人父秀實亦名進士伯威博學能文
作詩典雅多有佳句時輩稱之初予過陽夏聞其名

及一見傾倒歎甚後伯威赴葬余先子淮陽為誄文
雅淡可喜余以示雷翰林奇之已而以家貧母老為
國史院書寫秩滿為人作使亂後南奔道為兵士所
殺年未四十哀哉伯威為人議論刻深然于文字甚
工細每酒酣談說今古莫能窮又欲取奇異功名自
喜亦不羈之士也其詩多散落有游龍德宮云千年
金谷銅駝怨萬里蜀天杜宇啼又明月清風一壺酒
與君同酌信陵墳

王鬱飛伯奇士也少與一歲與余交最深儀狀魁奇
目光如鶴步武翻然相者云病鶴狀貌也少居釣臺

閉門讀書不接人事數載為文閱肆竒古動輒數千
百言法柳柳州歌詩飄逸有太白氣象初為御史程
公震所知繼為李翰林欽叔麻徵君知幾史廬氏學
優嘉賞且共為延譽藉藉正大初余先子令葉飛伯
持諸公書來投先子異其文置門下遂與余定交每
觴酒讌遊無不在已而入南京見趙雷諸公皆稱之
不已布衣少年名動京師後因下第西遊洛中余居
淮陽凡三過留輒數月唱酌談論相高每相別輒以
所著相寄且相商訂為益正大末南京被圍復相守
圍城中天興改元秋飛伯忽過余別印吾跽伏陷穿

不自得今將突圍遠舉然生死未可知因出其所作
王子小傳屬余曰茲不朽之託也余不能止之而去
三年不知存亡丙申歲南遊遇交游輩說飛伯初為
東諸侯兵士所得其將厚遇之飛伯徑行不設機久
之為其下所忌見殺臨終懷中出書曰是吾平生著
述可傳付中州士大夫王飛伯死矣計其時年甫三
十餘哭諸鎮陽蓋飛伯為人雖聰穎絕人然涉世日
淺頗驚岸不通徹此所以不免余嘗見其舉止言談
無顧忌旁為懼然而飛伯益自信莫能戒以是常得
謗議為俗人所憎迄今談其名不悅者多矣嗟乎以

斯人之才氣稍有鍛鍊其文章所至豈易量哉今而
中道摧折不迄于大成可以為斯文嘆其黜文往來
與余最多有淮陽唱和南頓聯句古賦銘贊書序教
十首遭亂皆在余橐中今仍略載其小傳云先生名
青雄一名鬱大興府人也十五代祖珪相唐太宗官
侍中永寧郡公曾祖衍金紫光祿大夫定海軍節度
使兼萊州管内觀察使祖彥信邠州直祿尉父欽山
東路轉運使監鐵判官先生始生之月父夢神人自
天而下開所負紫絛囊賜大一鵬且云吾後必來取
其鵬在地振羽一鳴驚而寤訪諸日者繇曰凜凜霜

一作凜凜霜鷲賜上字

法生貴子 鵬 自上穹既文于外又剝于中法生貴于其應在
一作五 日必作青雲之雄先生既生因採其語為名字

年十八父歿家素富貲累千金遭亂蕩散無幾先生
殊不以為意發憤讀書是時學者惟事科舉時文先
生為文一掃積弊專法古人最早為麻徵君九疇所
賞其潛心述作未嘗輕求人知李欽叔過釣臺詩其
所著傷魯麟導懷等賦并楊孝董碑王夢祥哀辭大
驚騰書徧薦于諸公先生之名始滿天下自此去釣
臺放游四方又移隱陸山覃思古學正大五年先生
年二十五矣來游京師諸公倒屣爭識其面宰相聞

其字下一本有後字

其名取所作文章將薦之事中格標軒皇叔審閑開
朝廷二大老皆致禮于先生交館之明年以兩科舉
進士不中西遊洛陽放懷詩酒盡山水之歡先生平
日好議論尚氣自以為儒中俠所敢為不以毀譽
芳心又自能斷大事其論學孔氏能兼佛老佛老為
世害然有從事于孔氏之心學者徒能言而不能行
縱欲行之又皆執于一隅不能周徧故常欲著書推
明孔氏之心學又別言之行之二者之不同以去學
者之弊其論經學以為宋儒見解最高雖皆嘆東漢
之傳法今人唯知蹈襲前人不敢誰何使天然之智

倡一作唱

知有一作有知

識不具而經世實用不宏視東漢傳注尤為甚亦欲
著書專與宋儒商訂其論為文以為近代文章為習
俗所蠹不能遽洗其陋非有絕世之人奮然以古作
者自任不能倡起斯文故嘗欲為文取韓柳之辭程
張之理合而為一方盡天下之妙其論詩以為世人
皆知作詩而未嘗知有學詩者故其詩皆不足觀詩
學當自三百篇始其次離騷漢魏六朝唐人過皆置
之不論蓋以尖慢浮雜無古體故先生之詩必求盡
古人之所長削去後人之所短其論詩之詳皆成書
其論出處以為仕宦本求得志行其所知以濟斯民

蟠作璠君一作居

其或進而不能行不若居高養豪行樂自適不為世
經所羈願以李白為則先生受知最深者曰樗軒公
完顏禱間公趙秉文余先子雷淵孝猷能王若虛
麻九疇史學優程震宋九嘉其游從寡久者曰李汾
楊弘道元好問魏蟠張邦直杜仁傑曹君一雷瑄龔
禹錫張介王說王采苓趙著張甫王鑄劉輯李全劉
源楊煥胡權徒單公履呂鯤史環李伋侯策張傑劉
郁左袒牛汝霖木虎遠烏林答燕僧性英諸公隨得
書無次第至于心交者惟李冶劉祁二人而已八年
先生復至京師十二月遇兵難京城被圍先生上書

言事不報明年四月圍稍解五月先生挺身獨出遠
隱名山不知所終

劉昂霄景賢陵川人博學能文從屏山遊與雷希顏
辛敬之元裕之善嘗由任子入官已而隱居洛西山
水間踰四十病卒其詩有云歲月消磨詩硯裏河山
浮動酒盃中迢迢萬里乾坤眼凜凜千年艸木風元
裕之嘗稱之余恨未之識也

木虎遠士立先名珏字溫伯女直納隣猛安也雖貴
家刻苦為詩如寒士喜與士大夫游初受學于辛敬
之習左氏春秋後與侯季書交築室高水大野中惡

與字上本有又字

水糲食以吟咏為事詩益工時余在淮陽屢相從講
學迨北兵入河南被命提兵戍亳州已而亂見殺
年未四十也少年詩云山連嵩少雲烟晚地接嶠函
草樹秋其寄余云西湖風景昔同游醉上蘭舟泛碧
流楊柳風生潮水濶芙蓉烟盡野塘幽花邊落日明
金勒雲裏清歌遠画樓今夜相思滿城月梁臺楚水
兩悠悠又睢陽道中云又渡潁江二月時睢陽東下
思依依丘園日暮生春艸城闕荒涼對落暉去國十
年初避亂投荒萬里正思歸臨岐却羨春來雁亂逐
東風向北飛又書懷云關中客子去遲遲飄泊炎荒

日暮一本作寒莫

兩鬢絲三楚樓臺淹此日五陵鞍馬想當時春風艸
長淮陽路落日雲埋漢帝祠回首故鄉何處是北山
天際綠參差甚有唐人風致

烏林荅與字肅孺女直世襲謀克也風灑神洒美少年

性聰穎作奇語喜從名士游居淮陽日請余家夜歸
其室抄寫諷誦終夕雖世族家甚貧為後母所制踰
冠未娶惡衣糲食恬如遇交游杯酒豪縱可喜余謂
使其志不輟年稍長則當魁其輩況壬辰陳陷赴水
死年未三十初賦鄴硯詩有云上有丹錫花秋河碎
星斗磨研清且厲玉瑟鳴風牖又賦古尺云背逐一

夕一作日

堂一作空

道十三虹赤鬣金鱗何天矯翻思昨夜雷霆怒只恐
乘雲上天去又七夕曲云天上別離淚更多滿堂飛
下清秋雨其才清麗俊拔似李賀惜乎不見其大成
也

為一作力

單字下本有人字

劉琢伯成中山人刻苦為學事母教弟以孝友聞用
友居鄧州人甚重之正大初舉進士南京余始與相
識俄下第歸久之河南亂聞在武仙軍中仙使使宋
回為所殺哀哉作詩甚工有云吳蚕絲就方成繭楚
柳綿飛又作萍非淺淺者所能道也其過葉哭余先
子詩亦佳

力作功

史懷季山陳郡人少游宕不羈然有才思年既壯乃
折節為學與名士李子遷侯季書王飛伯游作詩甚
有力冬日即事云簷雪日高晴滴雨爐烟風定暖生
雲亦可喜也又作古劍詩極工陳隋死

桃一作姚

劉昉仲宣中山人讀書有才學作詩甚有可喜稱嘗
作睢陽八詠工甚居西華之小桃鎮時來游陳余識
之遭亂歿

高永信鄉漁陽人個儻尚氣輕財好交游頗讀書喜
談兵文詞豪放長于論事從屏山游與李長源元裕
之杜仲梁李稚川相善累舉不第家甚貧正大末余

居淮陽信卿持諸公書來謁因為定交留月餘西去未幾同在南京被圍嘗上書言事不報以病死自號應菴

胡樵直卿衛州人南渡有詩聲累舉不第貧甚性狂狹不能容尋常人年四十方娶嘗投余先子淮陽又與余同試于京遭亂北歸以病卒

田永錫義州人叔思敬耀鄉名進士永錫少有詩藪其過東坡墳詩云富貴一場春夜夢文章萬斛冷雲泉英魂返却眉山秀依舊春風草木天為人傳誦與定同試南京擢第遭亂南奔在江淮間病卒

李澣公渡相州人王黃華門生也自號六峯居士工詩及字畫皆得法與黃華趙間間諸公游連蹇科場竟不第至六十餘病終時人言公渡賦不如詩詩不如字字不如畫科舉賦最緊何公渡最緊下也與定未與余同賦開封中選公渡甚喜有詩示余先子後云姓名偶脫孫山外文字幸為坡老知誰念三生李方叔欲將殘喘寄鑪錘先子和荅云瓶有儲糧鬢有絲嗟訖歲晚坐書痴軻川畫隱王摩詰錦里詩窮杜拾遺應舉尚陪新進士主文多是舊相知春闈看決魚龍陣未必尖錐勝舊鎚士林相傳以為笑談

劉勳少宣雲中人初名勳字辯老與其兄漢老俱工
詩幼隨官居濟南二十餘載後南渡居陳敷與余先
子唱酌為人俊賞爽滑稽每尊俎間一談一笑可喜
科舉連蹇竟不第年五十餘陳陷死平生詩甚多大
槩尖新長于對屬其佳句有云午風襟袖知秋早甲
夜闌干得月多又濟南泛舟云人行着色屏風裏舟
在迴紋錦字中又上先人云南山有後傳能賦北闕
無人繼敢言送余赴試云文章四海名父子孝友一門
佳弟兄又贈王清卿云長拖酒債杜工部新有詩教
侯校書贈馬元章云曾着麻鞋見天子敢將道服襯

迴一作回

响一作響

朝衣又車轂春雷震屋山馬蹄亂電响然閑何時得
箇茅庵子不在車塵馬足間又畫馬末云神馬世間
尋不見五陵春草色萋萋仲兄譙字遑老亦好古作
詩不凡

審知微明甫宿州人博學無所不知尤長于史事劇
談古今治亂或諸家文章歷歷不可窮援筆為詩文
亦敏贍可喜舉徑義連不中遷居淮陽與余游二載
家積書萬卷載以行麻知幾及余先子皆重之後還
鄉遭亂不知所在或云渡淮在南中余嘗有西游詩
四十餘篇明甫取而觀一夕盡和其韻以見示其間

佳句甚多

崔遵懷祖燕人父建昌萬鄉名進士懷祖少有詩賦
聲所文皆名士累舉不第南渡輟科舉不為居嵩山
下以讀書作詩為事正大末北兵入河南懷祖為兵
所得脅令往招洛陽見殺嘗有詩云青山似有十年
舊小雪又為三日留元裕之稱之
曾恆君章應州人高丞相汝礪之壻也少讀書不喜
為科舉計惟孤介不冝事富貴人南渡居大梁葺軒
種竹號友直余先子為作記賦之又收古人好書畫
器物藹然有士君子風遭亂病歿有子之謙擢第

王賓德鄉亳州人擢第為虹會有聲入為省掾坐事
罷遭亂還鄉會兵寢賓起率眾據城後屬金亡已
而見殺為人詆譖輕脫嗜酒無威儀詩頗工有上先
子云致君有道莫如律敢諫不行猶得名

歸潛志卷第四

王元朗字子元弘州人余高祖南山翁壻也家世貴
顯才高以詩酒自放擢第得官輒歸不樂仕宦與余
從曾祖西岩子多唱酬其明妃詩云環佩魂歸青塚
月琵琶聲隔斷河秋漢家多少邊征將泉下相送也
自羞甚為人所傳

一作琵琶聲斷黑河秋

故一作豪

劉仲尹致君號龍山遼陽人李欽叔外祖也少擢第
終管義軍節度副使能詩學江西諸公其墨梅詩云
高髻長眉滿漢宮君王圖玉按春風龍沙萬里王家
女不着黃金買畫工為人所傳又有梅影詩云五換

巖更三唱鷄小樓天淡月平西風簾不著闌干角
見傷春背面啼

陳君可永寧人有梅影詩云隔窓疑是李夫人江月
多情為返魂不似丹青舊顏色十分憔悴立黃昏

王特起正之代州崞縣人少工詞賦有聲年四十餘
方擢第作詩極高嘗有龍德聯句為時所稱又題楊

叔玉所藏雙峯競秀圖云龍頭蠹雙角駝背堆寒峰
諸公嘉其破的晚年取一側室留別一樂章喜遷鶯

至今人傳東樓歡宴寄遺簪綺席題詩羅扇月枕雙
歌雲窻同夢相伴小花深院舊歡損成陳迹翻作一

破作頗

傳字下本有之字
寄一作記

杜唐子
一此杜唐二字係詳候考

登一尊相餞留戀情纏繞

程程遠但願此心如舊天也不違人願再相見老生
涯分付藥爐經卷詩餘惜不多見嘗為沁源令政頗

巖後為司行監官疾卒
劉昂次霄濟南人有才譽以先有劉昂之昂故號小

行一作竹

樂字下本有章字下
章字一本無詞字下本有
曰字 背一作臂似作視

劉之昂泰和南征作樂一闕上平西為時所傳其章
詞蔓鉉極塘背展敢盟寒似洞庭彭蠡狂瀾天兵小

試萬蹄一飲楚江乾捷書飛上九重天春滿長安舜
明文唐日月周禮樂漢衣冠洗五川烟瘴江山全蜀

下也劍閣何用一泥丸有人傳信日邊來都護先還
終郅平令

金國初有張六太尉者鎮西邊有一士人鄧千江者

獻一樂章望海潮雲雷天塹金湯地陝名藩自古臯

蘭綉錯雲屯山形米聚喉襟百二河關秦鏖戰血猶殷

見陣雲冷落時有鵬盤靜塞樓頭曉月依舊自玉弓彎

看看定遠西還有元戎關令上將齋壇區脫晝空曉

鈴夕舉甘泉報夜平安吹笛虎牙開但宴陪珠履歌

按雲鬢未討先零醉魂長遠賀蘭山太尉贈以白金

百星其人猶不愜意而去詞至今傳之

報夜一作夜報

師一作師

高左司遶玉宇獻臣遼東人少擢第入官有能叅吏

事明敏人莫能及尤傲儻重氣節敢為為左司郎中

譽甚重一時人士推仰焉貞祐初出為河南府治中

主師溫迪罕福興奸偽人也公臨事少不遜讓遂交

惡是時北兵圍燕都事已迫四方無勤王師公獨慨

然有赴援意屢以言激福興福興憚之因誣以有異

志輒收赴獄名士如龐才鄉雷希顏辛敬之皆連繫

考掠無實然公竟為福興所困死獄中餘會赦得釋

公既卒朝命下除公河南路安撫副使代福興士夫

痛憤後朝廷知其寃謫福興遠郡昭雪之屏山於人

士字下一本有士字

材少許可至論必獨以為真濟世材又言其學術端正可以為吾砥柱時之不幸為奸人所害屏山以詩哭之甚哀雷希顏又為文以祭述其事為時所稱屏山又將文其碑未著死後其子屬之雷公公以其仇人猶在也亦未著死迄今事狀不詳惜哉公詩亦高余家有數十篇遭亂失去嘗記其中秋詩有云跳上玉龍背抱得銀蟾光亦奇語也

楊尚書雲翌字之美平定人先擢詞賦第又徑義魁入仕能官練達吏事通材也南渡為翰林學士吏禮部尚書御史中丞將大拜以風疾止再為學士卒士

論惜之公為學於九流無不通又善天文算學博洽人莫及嘗上疏諫宣宗南征鞠獄以寬恕待士謙甚士無賢不肖稱焉晚年與趙間間齊名為一時人物領袖且屢知貢舉多得人南渡時詔昏公筆其應制白兔詩云光搖玉斗三千丈氣傲金風五百霜又吊余先子有云清華方翰府憔悴忽佳城其餘文字甚多家有集子恕

龐戶部鑄字才卿遼東人少擢第仕有能名南渡為翰林待制遷戶部侍郎坐遊貴戚家出倅東平擢京兆路轉運使卒博學能文工詩書藹然為一時名士

伶一作憐
公一作翁

穀一作穀

其題楊秘監雪谷晚裝圖云溪流咽咽山昏昏前山
後山同一雲天公談玄玉屑噴散為花雨白紛紛詩
公瘦馬之何許忍凍吟詩太清苦老奴寒縮私自語
作奴莫作詩奴苦木僵石槁鳥不飛山踞益深詩益
苦奇老奴忍哭伶公痴不知詩好將何為楊侯胸中
富丘壑醉裏筆端驅雪落如何不把此詩公畫肉州
堂深處著

張運使穀字伯英許州人少擢第以謹愿純厚著名
嘗為監察御史言奸臣紇石烈執忠事士論壯之後
以母喪歸居許之西城有園圃號小斜川花木泉石

未考一已未考

佳處公日在其間行吟坐嘯客至一觴一詠

弟穀一作第穀

家一作蒙

盡歡襟韻脩然君子儒也尋判隕州刺史召為戶部
郎中同知河南府遷平陽路轉運使卒公莅官以廉
俸祿未嘗妄糜布衣蔬食泊路如也性友愛弟穀才
高相與甚歡所蓄稱其所用獨好收古人器物所在
購求以是叢子家古鏡尤多其樣製不可徧識字畫
勁古有類類平原風詩學黃魯直格嘗贈余先子詩云
丘垤孰與南山尊公卿皆出山翁門遺文人共師夫
子陰德天教有是孫問禮庭中新有桂忘憂堂下舊
多萱人間樂事君兼有歌我新詩侑壽樽此斜川時

重陽一作垂楊

事也赴隰州被召時又寄詩有句云溪口急流截燕尾山腰世路轉羊腸到郡蒞官才九日過家上塚正重陽

宣宗作便宜師一作帥

陳司諫規字正叔絳州人弱冠擢第南渡為監察御史上宣宗十事直言當時得失忤旨出為徐州師府經歷官正大初收用舊人召為右司諫教上書論事改刑部郎中以事罷再為補闕復拜司諫言事不少衰朝望甚重凡宮中舉事上曰恐陳規有言近臣竊議惟畏陳正叔挺然一時直士也後出為中京副留守未赴卒于圍城士論惜之公為人剴毅質實有古

破作頗

人風萬學問至老不廢晚喜為詩與趙雷諸公唱酬其弔人詩有云驄馬餘威行尚避仙鳧善政去猶思人以為破的初先人見其所上十事嘆曰宰相材也惜乎朝廷不能用後同朝相見甚懽未幾先人下世余復從之游每論及時事輒憤惋蓋傷其言之不行也死之日家無一金知友為葬之

人一作仁

許司諫古字道真河間人父安人子靜名士汾陽軍節度使公少擢第南渡為侍御史時丞相木虎高琪擅權變亂祖宗法度公上章劾之上知其忠常庇翼凡有奏下尚書省輒去其姓名然竟為高琪所中貶

迨一作迨

居一作俱

田一作由

鳳翔幕正大初召為補闕遷左司諫言事稍不及昔時後致仕居嵩山下病卒平生好為詩及書然不為士大夫所重公論但稱其直云初貶鳳翔朝士畏高琪故皆不敢與言余先子時為提舉南京榷貨事獨以詩送之有云有晉必~~有~~楚兩雄難並驅向來既發藥其可止半途又曰君年迨桑榆隻身憂患餘雙親白楊拱同氣紫荆枯貧無孟光春醉無驥子扶唯有忠義名可與天壤居蓋欲堅其初志也聞者竦然多傳之後田叔麟之為鳳翔錄事先人又寄以詩云寄語多言唐諫議生還取記李師中亦此意也

一本史字無

趙尚書思文字廷玉中山人與其弟庭秀廷直皆名進士公少擢第為省掾從完顏福興守燕都福興死奔詣南京行宮擢侍御史出為汝州防禦使遷集慶軍節度所在鎮靜吏民賴之公暇以詩酒為樂好吹笛多著樂章為人傳誦南渡後士大夫有典郡之榮者不及也正大末召為禮部尚書卒為侍御史時與予先子同臺為禮部時余始一識也為人寬厚有君子之風

蕭尚書貢字真鄉京兆人少為名進士時號三蕭南渡為戶部尚書後致仕還鄉卒公博學嘗注史記又

霍一作崔

著蕭氏公論數萬言評古人成敗得失甚有理
史翰林公奕字宏文大名人工書有能名自號歲寒
堂主人正大初為翰林修撰又充益政院官為上議
書後致仕居亳卒重厚人也
霍翰林禧字伯善衛州人與屏山同年進士也長于
史學歷代典故無不通南渡為翰林待制與聞開屏
山同在院後出刺永州病卒
王翰林良臣字大用潞州人長于律新尖新工對屬
南渡在館後從李天英北征遇害其上移刺總管云
筆底有神扶氣力人間無處著聲名又絕句云流轉

皆一作多

年光橋下水翻騰時態巔頭雲溪翁道號竒聾子除
却松風百不聞人皆傳之

石抹翰林世勳字晉鄉契丹人少有詞賦教擢第讀
書為文有體致南渡為左司郎中坐事免久之為禮
部侍郎司農太常卿翰林侍講學士從末帝東征至
蔡州城陷死有子嵩全隆

王左司字公玉臨潢人少擢第八任以能稱大安末
為左司負外郎累遷青州防禦使與宰相抹樵盡忠
不協左遷刺州南渡以病免居蔡州卒雜學善易及
佛老莊書

講一作讀

全作企一作公

刺州一作刺史

夫字上本有兩字

呂陳州子羽字唐卿大興人少為名進士擢第南渡為左司郎中坐事免官後同知開封府遷陳州防禦使時軍旅數興戶口逃竄公因以實聞于朝而小人李渙以為不憂國失軍儲下吏當死公恥之謚于太康驛後朝廷知其無罪復其官公入仕以能稱讀書為文有士大夫風致死非其罪天下傷之

李治中邁字平甫欒城人少擢第有能教工詩善畫與屏山諸公游自號寄菴老人諳然名士大夫也南渡授東平府治中後致仕居釣臺病卒有子治屏山嘗贈詩云寄庵丈人眼如月墨妙詩工兼畫絕儒術

吏事更精研只向宦途如許拙為監察御史言紇石烈執中不法事聞者竦然

潘翰林希孟字仲明磁州人少擢第南渡為吏部主事遷翰林修撰後病風疾卒為文條暢有法宣宗哀冊五冊皆其筆也

郭翰林伯英字伯誠上黨人第進士為南頓西平令有治迹正大中由應奉遷修撰以風疾暴終為人質厚不苟合喜讀書為文詞有香山賦諸公皆有詩劉翰林祖謙字光甫解州人少擢第為吏有教由軍陵令丁父憂數年不調南渡召為大理司直拜監察

言作書

記作請為一作馬

辭一作罷

御史出為河南府判官再召為翰林修撰遭亂北還為兵士所殺公博學兼通佛老百家言從趙間開李屏山諸公游甚為所重談論亶亶不窮援筆為文奇士也嘗記屏山誌其父墓屏山以事廢命余代為銘辭屏山筆也迨屏山沒公以文祭有曰鳳不足以言瑞龜不足以效靈吾視之其猶龍也諸公稱之與余父子交嘗屬余作蒲萄酒賦題其父所畫河山形勢詩亦一知己也

馮吏部延登字子俊吉州人少擢第南渡為太常博士累遷吏部郎中翰林待制奉使北朝踰年歸遷吏

學一作歷

部侍郎遭亂不知所終公為人謹厚吏事亦精篤學問長年猶不輟在公署日抄書為文苦思尚奇澀詩亦新巧可稱與余先子交最善先子入翰林公與趙間開所薦也平生著述甚多嘗以示余亂後失散可

初學一作初學 一標葉 子一介第

借刻記

時治中習字天保後乃字多福滄洲人少為人奴後讀書為學第進士其主良之南渡為監察御史歷清要致仕卒為人純厚好學多讀易左氏春秋君子儒也自號拙菴嘗為余作記與余家三世交王府判仲元字清鄉東平人廣道先生之孫也工書

法趙黃山自號錦峯老人卒于京兆幕
張司直穀英字仲傑趙州人擢經義高第從屏山諸
公游為文以多為勝嘗為南頓令從軍數年入為省
掾大理司直卒自號無著道人屏山為作夢記余先
子同年進士也

三著一仍三著

歸潛志卷第四

歸潛志卷第五

王翰林彪字武叔大興人貞祐五年經義魁也為文
頗馳騁波瀾性疎放嗜酒不拘細事初對廷策宣宗
喜其文以為似古人特授太子副司經國史院編修
官進司經末帝在東宮頗見知後入翰林為應奉遷
修撰出為平涼府治中入為待制出刺州未赴南京
被圍食乏服絕粒藥俄飲酒被藥死嘗賦呂唐鄉海
藏齋詩云虛白雲中含法界軟紅塵底寄虛舟又只
應烏帽紅塵底羞見蒼烟白鷺洲亦可喜也
張翰林邦直字子忠河內人少工詞賦嘗魁進士平

刻一作刺

食乏作執之

好學下二本作敬善謹
甚士多愛之

艱一作憂

陽南渡為國史院編修官遷應奉翰林文字在館五
六年後趙間游性朴澹好學尤喜談論人多愛之
間間本注太立子忠嘗言親授于閔中隱士薛子明
因相與講辨甚久俄丁母艱出館居南京後學者甚
衆束脩惟以市書悉衣糲食雖士官如貧士也同年
如雷宋諸人皆以教名意氣相豪子忠獨恬退以學
自樂正大初余先子入翰林子忠從之游後先子下
世有挽詩云桃李雙鳧鷗風霜一豸冠才華驚世易
勲業到頭難白日空金馬青天下玉棺傳家有嘖子
文或以歐韓甚為諸公所稱先子歿與余善後南京

賣一作鬻

死一作卒

魁一作冠

士論下二本有皆字

發一作法

被圍闕食余遇之富城西樊衣襁綈可憐已而聞賣
卜天街值一回鶻問卜子忠以文語應之為回鶻所
毆北渡將還鄉道病死哀哉
張翰林仲安字晉臣燕山人貞祐六年詞賦魁也為
人謙謹有禮法時輩稱焉為文亦平暢得體尤工詞
賦自居太學有教入翰林為應奉秩未滿卒士論惜
之
高斯誠發颺大興人至寧九年經義魁也讀書有學
問與王從之李之純游為詩文枯淡自得初調鳳翔
府錄事為行部檄監支納陳州倉因忤郡魁吏構之

下獄幾死已而赦免病終頗喜浮屠自號唯菴與余
先子俱善

劉過鼎臣真定人興定五年詞賦魁也少與王從之
周晦之游兼往義學有譽南渡為國史院書寫已而
擢第應奉翰林後出為鄜州帥府經歷官遇害嘗與
余同文會且同試于廷讀書有文學

張翔茂進太原人第進士為南京權貨司勾當官遷
南京趙使出為太康令蒞官清苦有治教好書從士
大夫講學為文作詩有志于時名遭亂殍卒與余交
最善

董治中文甫字國華潞州人第進士南渡嘗為大理
司直後為河南府治中卒自號無事老人為人淳謹
萬實學道有得其學叅取佛老二家不喜高遠奇異
循常道臨終預知死期齋浴而逝時人異之興定初
余先子居喪淮陽公乘傳過馬道談竟夕余時為童
子竊聽憲下蓋其于六經論孟諸書凡一章一句皆
深思思而有得必以力行為事不徒誦說而已既去
先子大稱之後于郝文國才處得所著一編皆論道
之文迄今藏余家其于安仁傳其學亦謹厚人也
申編修萬全字百勝高平人與其兄無移百福俱擢

勤一作勤勤

每一作屢

祭字下本有之字

游字本無

第百勝為人沉重不妄交好經學勤勤君子儒也嘗為鄭縣令愛民慎獄不為赫譽邑民便之浚召入史館俄攝監察御史應奉翰林居京師朝歸閉門講誦不出覩事時不愜意每欲以母老歸未果也正大末為南伐行臺辟掌書檄至淮上大兩宵行溺水死去論惜之趙間間為文以祭哀甚初百勝在太學與雷丈希顏及余先君同舍相善先君嘗稱其為人浚入朝先君已下世余因得從游為文亦典雅有體許國至忠懷州人少擢第有能名性閑淡不銳仕進居廬氏西山下不赴調數年後召為南京豐衍庫使

傾家貲市書後告歸趙間間諸公多重之余嘗至其家喫衣糲食環堵蕭然蓋清苦之士也未亂病卒王貢安之北京人恭知政事之翰從子也擢第以修潔稱南渡得度居鄆掾行純謹時人甚重之浚病卒王或子文沼州人少擢第南渡為省掾覩時政將亂一旦棄妻子徑入嵩山剪髮為頭陀自號照了居士改名知非字無咎居達摩菴苦行自修朝廷初疑為遣使廉之知其非矯偽乃止當世號王隱居名甚高後十餘年忽下山歸其家復如妻子如舊妻死更娶又為洛陽行省叅議遭亂不知所終歿嗟乎有始有

沼一作沼

卒者難矣哉

馬天采元章太原人擢第與雷希顏宋飛卿同年為人詭怪好異又喜為驚世駭俗之行人莫測焉南渡為史院編修官不事麻絲草履沉浮閭里殊無朝士風雜學通太玄教又喜繪畫及塑像雖居官輒為人塑畫自神頗善李屏山當屏山歿為寫真且題以贊皆恠語末曰若到黃泉見魯仲連藺相如道余傳示其狂誕如此後以病終

楊戶部楨字正夫吉州人少擢第有能名南渡為左司員外郎頗與權要辨爭以罷後為戶部侍郎又行

楨一作楨

部河中北兵攻胡壁堡將陷正夫知不免先使其妻子赴黃河已泛之死為人慷慨有氣節士大夫多稱之甚可惜

李中丞英字子賢遼東渤海人布衣以氣節聞後擢第為省掾貞祐初北兵犯京師與侯摯田琢請偕行提兵扼居庸關屢戰有功擢宣差都提控南渡召為御史中丞詔與元帥庚壽同率兵援燕都至滌州遇北兵戰死初子賢之出也河南民望太平遽喪敗天下惋惜朝廷褒贈焉

田總管琢字器之蔚州人少擢第為省掾貞祐初北

請偕行一作偕請行

庚一作庚

未一作求衝要作要衝

渡一作度

林一作裕

莘一作華道一作遜
尸作戶

兵圍燕器之慨然來見願出招鄉里義兵守衝要宣
宗壯之擢同知蔚州節度使得兵數千屢與敵戰有
功遷濟州防禦使宣差都提控南渡駐軍陳州久之
命守華州領節度使戰潼關下軍敗歸罪于其副任
鑄斬之改東平路轉運使俄命守益都為山東東路
兵都總管張林之變逐器之以城北降朝廷召之將
加罪道發疽卒趙間有送器之詩云田侯落落奇
男子主辱臣生不如死殿前畫地作山西願與義軍
相表裏恨我不得學李英愛君不減侯莘卿橫道保
尸三十萬潼關大關哥舒翰

梁翰林詢誼字仲經父絳州人戶部尚書襄子也少
游太學有毅為人多膂力尚氣節慨然有取功名志
屏山諸公皆壯之尤與雷希顏善文章豪放有作者
風既擢第復舉宏詞為應奉翰林文字出為上京留
守判官宣宗南渡宗室萬奴叛據上京獨仲經父不
從以節死朝廷優贈之

韓府判五字溫甫燕人少讀書尚氣節擢第入翰林
為應奉文字後為鳳翔府判官大安中北兵圍燕都
夏人連陷邊州陝西帥府檄溫甫為都統募軍得萬
人出屯華亭與夏人戰敗之而溫甫毅然有勤王志

事字上本有然字

一作士夫

因移檄關中言詞忠壯聞者感動其檄有云人誰無
死有臣子之當為事至於今忍君親之弗顧勿謂百
年身沒虛名一聽史臣只于今日目前何以再居人
世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富貴功名當自致耳或誣溫
甫以有異志收鞠死獄中士大夫憤惜
聶左司天驥字元吉五臺人弱冠擢第沉靜寡言不
妄交入官以謹愿自守興定初為省掾時胥吏專威
士人往往附之獨元吉不少假借彼亦不能害也後
平涼帥辟經歷官軍敗同其帥並責俄擢左司負外
郎天興改元末帝東遷留二執政居守元吉與馬崔

專一作擅

立之變二執政死元吉亦被創甚歸卧于家旬日不
食卒金亡士流之在位以節死者惟元吉一人其死
也其女子適以寡來歸家居見其父歿亦縊死時人
傷之虞卿麻草信之為作聶孝子傳

程御史震字威鄉東勝人與其兄鼎和鄉俱擢第公
入仕有能穀興定初召百官舉縣令公得陳留陳留
南昌屬邑頗繁公治為河南第一召拜監察御史彈
劾無所撓時皇子英王為宰相家僮輩往往恃勢侵
民公以法劾之英王怒未幾坐為故吏所訟罷官歲
餘嘔血卒公為人剛直有材幹忘身殉國不少私與

一本作士論情不盡其材

余先子同年擢第相得甚懽已而同為御史臺綱大振小人皆側目故俱不能久留于朝公既居閑慨然有志于學將延致名儒執弟子禮師事之會卒士論惜之

魏戶部琦字民英弘州順聖人少工詞賦擢高第為鄴陽令有治行南渡為南京留守判官遷戶部員外郎郎中以材幹稱貞祐末兵犯潼關行部北軍前至洛陽見殺朝廷官其子馬

吾古孫左司數申字道遠由女直人譯史入官性伉特敢為有直氣嘗為監察御史時中丞完顏百家以

疎一作聳

堂一作臺

經一作仕

酷烈聞道遠以事糾罷朝士疎異後為左司郎中近侍局使皆有名天興東狩留南京居守崔立之變同御史大夫裴滿阿虎帶自縊于堂中與余先子善余嘗為賦古漆井詩

裴滿御史大夫阿虎帶字仲寧女直進士也經歷清要名亞完顏速蘭嘗為陳州防禦使累遷御史大夫使北朝崔立之變自縊死同時戶部尚書完顏仲平亦自殺仲平亦女直進士

末帝寶符李氏國亡從太后皇后北遷至宣德州居摩訶院李氏自入院止寢處佛殿中作為旛旆教合

士字下一本有也字

武州作武州

會當同后妃赴龍庭將發于佛殿前自縊死且自書
門紙曰寶符御侍此處身故允施旃旆幾何較之后
妃輩失節者何啻霄壤甲午歲余家武川觀其遺跡
李尚書元忠字獻可武州人少擢第歷清要南渡為
工部尚書審決河南冤獄多所平反俄坐督修京城
工不謹出為秦寧軍節度使致仕居陳州每朝廷有
政事不令或民間利害屢上言亦讀書有學問和厚
人也

李陳州山字夏卿一字安仁大名人少擢第歷清要
南渡同知開封府遷陳州防禦使為小人所陷罷開

風一作峯

居南京以事赴井死為人重厚讀書喜作詩號松風
老人

事字一本無

劉戶部元規字元正咸平人少擢第南渡為侍御史
時木虎高琪為相擅權公數抗言事爭殿上出同知
武昌軍節度使後為戶部郎中行部河中坐事斥後
致任天興改元詔使北朝不知所終

使字下一本有事字

康司農錫字百祿趙州人與雷希顏冀京父同年進
士正大初由省掾拜監察御史上章言點檢完顏撒
合輩預政非宜又言宿帥訖石烈牙虎帶太恣橫不
法時二人權勢赫然百祿皆不屑士論稱焉後為河

南字下本有路字

隸字上本有打字

南司農少卿再授河中帥府經歷官北兵陷河中帥率兵南奔濟河船敗死為人重厚有為頗讀書嘗賦隸詩云高飛遠走偶然耳坎止流行知所之余先子云亦有理也

楊左司居仁字行之其先大興人後居南京十八年擢第入仕以能稱為人謹密朝廷上下皆愛之為監察御史言事稱旨由吏部郎中改太常少卿使北朝凡再往歸坐事廢天興末遷為左司郎中與二執政居守崔立之變被傷竄卧余家已而為立強起復舊職俄以病辭去將北渡舉家投黃河死時年未五十

被一作披

讀詩一作讀書

用一作因

公少有吏能晚讀詩作詩有佳處使任清時不失為名卿材大夫遭世亂用蹟可嘆與余父子交最善余嘗送其北使序及詩

房刑部維禎字周卿濟南人少擢第南渡為左司都事司農少卿出刺申州召為刑部郎中卒為人謹愿讀書作詩頗好賢

齊申州椿字壽之夏津人少擢第入官以廉稱南渡為監察御史右司都事許古嘗為書薦之後為司農丞進少卿出刺申州卒

張戶部俊民字用章延安人擢第以材幹稱嘗為戶

部郎中進侍郎遭亂北遷病卒為人慷慨尚氣義喜學易

楊戶部慥字叔玉五臺人擢進士第南渡為監察御史戶部郎中司農卿遷戶部侍郎通吏事有能名正大末權叅知政事後罷守戶部南京降病卒嘗與余先子同任御史頗作詩

高尚書夔字唐卿保州永平人第進士蒞官有才譽南渡歷戶部員外郎後遷尚書專治糧儲嘗巡行京東便宜行事抵罪詔釋之天興初為翰林學士亂後北遷還鄉卒

馮內翰璧字叔獻真定人為人嚴毅整肅望之儼然人莫得視然文采風流言談洒落使人愛之不能捨以去詩筆清道字畫巖峻為一時所稱與李屏山王從之同年第二公皆重之大安初入翰林由應奉遷修撰後屢為法宮臺察彈劾不避權勢時高琪當國察其畏謹數以公推考貴人所擬輒稱旨朝士多側目頗有刻骨之譏屢上章言事又條上恢復之策出為同知亳州致仕歸嵩山結第玉峯下自號松菴徜徉泉石間釀酒名松醪味勝京師採蘭置室中與山僧野客作聞蘭會壬辰之亂北歸由東平至鎮陽以

歿年七十有九平生文章工于四六尺牘當為代之
冠人得一篇皆寶藏之與韓溫甫高獻臣友善後進
中特喜雷希顏冀京父王仲澤皆從之游頗與余先
子善壬辰歲圍城中余居與公相近甚相往來時公
年已高神采毅然目光如炬布袍麻履杖策翩然後
生輩莫及也北還後再見于鎮陽今其亡矣前輩風
流遂不復見惜哉子涓以孝稱

王芣字德新弘州人少有才思詩筆尖新風流人也
屢舉不第以任子仕晚由恩得主宜君簿北渡居雲
內後遷雲中卒年七十餘名士皆其友也尊酒之間

一談一笑甚有前輩風今不復見也戊辰冬赴試西
京自以年高與諸後進偕入復作此舉因有詩云慣
掣蒼龍曉漏鐘受恩曾入大明宮香浮扇影迎初日
人逐鞭聲靜曉風轉首俄驚成異世此身雖在已衰
翁喚回五十年前夢再着麻衣待至公

郭子通為太常博士宋國遣信使以申議為名將有
所求也宰相下其事于禮官諸公環視未對于通曰
申者重也再也自大定甲申講和之後盟約既定無
復再議之事且以小事大事若有祈請亦難申議之
名宰相是之後宋使之來改曰祈請議者服其識遠

大定十七年三月朔萬春節諸國人使將見而大雨
作太宗伯張公問于通曰禮當何如于通曰哀公問
孔子曰諸侯朝于天子而不得見也有四兩沾服失
容一也張公曰此非使臣之事于通曰彼國主之事
尚不得見况其臣乎少頃有勅放朝士大夫服其知
體右見李致美作于通神道碑于通卒清州防禦使

歸潛志卷第五

歸潛志卷第六

散一作名

貸一作代

強一作疆

高丞相汝礪字巖夫應州人少擢第入仕有能散嘗
為左司郎中諫議大夫入戶部專掌財賦遷尚書改
三司副使倡行鈔法以貸貸泉宣宗南渡拜叅知政
事遷左右丞進平章政事右丞相封壽國公正大初薨
于位年七十餘為人慎密廉潔能結人主知守格法
循默避事不肖強諫故為相十餘年未嘗有譴訶壽
考康寧當世莫及金國以來書生當國者唯公一人
耳
賈左丞守謙字彥亨東平人少擢第蒞官以能稱章

宗時為諫議大夫皇叔鎬王以疑忌下獄公力爭士
論直之夫安未拜叅知政事南渡進右丞遷左丞致
仕薨

胥平章鼎字和之代之繁時人又持國章宗時執政
公少擢第以能稱為右司郎中善占對大安末為叅
知政事俄出鎮平陽宣宗南渡行臺河中兵民安輯
進平章政事兼左副元帥移鎮京兆封華國公後朝
廷將伐宋取蜀召議公歸上言止之坐事忤旨致仕
薨公通達吏事有度量為政鎮靜所在無賢不肖皆
得其懽心南渡以來書生有方面之柄者惟公一人

而已

青物一以清州

張左丞行信字信甫先名行忠避末帝膺諱改馬莒
州人御史大夫暉之子太子太傅行簡之弟也家世
以純厚稱士論以為如漢萬石君家公少擢第歷清
要宣宗南渡為禮部尚書時丞相木虎高琪擅權百
官側目因廷議事公獨抗言折之上甚喜明日拜叅
知政事未幾為近侍所譖出鎮涇州到官上既論近
侍之奸士大夫稱重正大初首召拜左丞言事稍不
及前人望頗減後致仕數年薨為人簡樸不修威儀
惡衣糲食如貧士既致仕家居惟以抄書教子孫為

事葺園池東城號靜隱亭時時游詠其間為樂南渡
宰執中最有直名初至南京父暉以御史大夫致仕
猶康健兄行簡為翰林學士承旨公為禮部尚書諸
子姪俱中第居官當世未之有也

侯平章挈字華鄉東阿人少擢第慷慨有為貞祐初
北兵圍燕都公由中都趨使請出幕軍已而膺城有
功自行戶部侍郎遷河平軍節度使宣宗南渡為叅
知政事出鎮東平移鎮下邳所至吏民安爰後入朝
遷左丞正大初進平章政事封蕭國公居相位憤無
所施請守大名詔出行尚書省未幾還朝致仕居南

挈一作擊 華一作萃

京有園亭蔡水濱公日在閑與耆老讌飲後南京降
以前宰執為北兵所殺為人有威嚴御兵人莫敢犯
在朝遇事必敢言頗喜薦士如張文舉雷希顏麻知
幾皆由公進用南渡後宰執中人望最重

李叅政鞏字君美河中人少擢第有能名南渡為叅
知政事出鎮平陽北兵至城陷自殺從子復亨字仲
修踰冠擢第以才能稱為人通敏善奏對南渡為左
司郎中大為宣宗所器一時譽甚隆遷翰林直學士
知開封府進吏部尚書為叅知政事年方四十父母
俱存近世未有也興定初末坐監試進士失取人出

鎮同州未幾北兵攻城陷自殺叔姪相繼執政俱死
事士論所嘉愚軒趙直之挽仲修詩云報君唯有死
見叔固無慚人以為破的也

師恭政安石字仲安青州人少擢第輕財尚氣義聞
于朋友為省掾宣宗南渡浚完顏福興守燕都福興
將死以遺表託仲安使赴行在既達上嘉之擢樞密
院經歷官時末帝任春宮領院事遂見知遇正大初
進同僉樞密院事遷御史中丞工部尚書遂為恭知
政事其驟用如此既居位人望頗減俄以腦疽薨
李左丞蹊字貫之大興人少擢第通吏事能官南渡

為左司郎中遷吏部侍郎為蒲察合住所陷下獄當
死詔釋之後為大司農正大初拜恭知政事進左右
丞專掌財賦北兵圍南京坐糧不給除名久之起為
工部尚書權恭知政事復左丞奉使軍前送曹王後
從末帝東征至睢陽官奴之變見殺

吾古孫恭政仲端字子正女直進士也為人謹厚蒞官
以靜寬稱興定間由禮部侍郎使北朝後入西域二
年始歸為陳州防禦使遷御史中丞為恭知政事人
望甚隆天興東狩罷為翰林學士承旨知時事不可
支家居一室陳平生玩好日與夫人宴飲為懽癸巳

一本作迄今傳世間也

蒞仕歷清要本傳蒞官
脩謹得名流輩作輩流
頗為可稱一作頗可稱
故一時屬望甚隆一作仕歷
清要時望甚隆

正月下旬忽閉戶自縊其夫人亦從死明日崔立之
变若先知者金國亡大臣中全節義者一人公使歸
時偕談西北所見屬趙間記之趙以屬屏山屏山
以屬余余為錄其事趙書以石迄今傳世
完顏泰政速簡字伯陽至寧元年女直進士魁也蒞
仕歷清要然苛細不嚴任大事較之流輩頗為可稱
故一時屬望甚隆為宣宗所知擢任近侍局頗直言
有補益旋罷出為諫議大夫居父喪不飲酒食肉廬
墓三年後為叅知政事同統石烈牙虎帶守京兆不
相協召還至陝被圍久之亡奔行宮道遇害與余先

子善

弟奴申字正甫亦女直進士仕歷清要由吏部侍郎
使北朝凡再往天興東狩拜叅知政事留守南京數
數不能有為崔立之变見殺

完顏右丞胡斜虎字仲德女直進士也為人忠寔有
時望嘗帥秦鞏天興改元南京被圍仲德提孤軍入
援轉戰數回止存五、六人至京城門遇末帝東狩因
從以行駐睢陽拜叅知政事從徙秦州進右丞間關
險阻中盡心不懈秦圍既急末帝內禪崑城陷仲德
帥兵三百力戰不支赴秦水死軍士皆從之其得士

秦州一作秦州

其得士下本有二字

涼作梁師一作帥

闕一作蘭

雖古之田橫無以加也金國亡死君者唯仲德
完顏平章合打由護衛入官典郡當陷北朝亡歸南
都累擢平涼師為人勇敢忠寔一時人望甚隆拜叅
知政事代胥相昂鎮京兆軍民便之北兵犯闕閔將
兵距戰有功入朝進平章政事封芮國公正大末北
兵由襄漢大入詔合打帥精兵距之已而失利退保
釣臺軍敗見殺
完顏中郎將陳和尚字良佐兄斜烈畢里海世襲猛
安也忠義勇敢著名嘗陷北朝亡歸擢帥壽泗威望
甚重性好士幕府延致文人改安平都尉嘗憤鬱無

所施發病死良佐從其兄在軍中勇冠一時嘗坐擢
殺人將抵死上奇其材特赦之為忠孝軍總領擢禦
侮中郎將天興改元北兵入河南良佐從完顏合打
力戰釣臺軍敗被擒不屈死良佐為人愛重士大夫
王渥仲澤在其兄幕府良佐從之游學仲澤書極可
觀且同講經學讀書不輟亦一時弟兄良將帥也
移刺都尉買奴字溫甫契丹世襲猛安也讀史書慷
慨有氣義喜交士大夫視女直同列諸人奴隸也常
為宣撫使便宜鄧豫間以事杖殺經歷官坐廢後為
虎賁都尉提兵赴闕中後由高南全軍而迴病死自

學一奉作文

號拙軒趙開開為賦之諸公皆有詩正大初先子令
葉余往省會溫甫屬余為拙軒銘先子亦有詩
移刺樞密粘合字廷玉契丹世襲猛安也弟兄俱好
文幕府延致名士初帥薊城雷希顏在幕楊叔能元
裕之皆游其門一時士望甚重為將鎮靜守邊不擾
軍民便之天興東狩知國亡率鄧州軍民詣宋人納
款宋以兵馬轄處之賜第居襄陽未幾病死
南渡之初將帥中最著名者曰郭仲元俗號郭大相
公其軍號花帽子曰郭阿里俗號郭三相公其軍號
黃雀袖二人本非親兄弟以其壯勇年齒先後為配

皇太后作皇右

及一作敵

仲元為將重厚沉毅有謀守鳳翔北兵力攻數月不
下而退卒保其城以聞後為兵部尚書皇太后衛尉
卒阿里最驍勇人莫能及屢與北兵戰有功一時為
士庶屬目後提兵關中與宋人戰馬倒被擒不知存
歿也

客一作克

南渡後諸女直世襲猛安謀客往往好文學與士大
夫游如完顏斜烈兄弟移刺廷玉溫甫總領夾谷德
園木虎士烏林荅肅孺輩作詩多有可稱德固勇悍
在軍中有勍嘗送舍弟以詩亦可喜天興初提兵戍
譙軍亂見殺

南渡之後為將帥者多出于世家皆膏粱乳臭子若
完顏白撒止以能打毬稱又完顏訛可亦以能打毬
號板子元帥者又完顏定奴號三脆羹有以忤忍號
大燎元帥者又統石烈牙忽帶號盧鼓椎好用鼓椎
擊人也其人本出親軍頗勇悍鎮宿泗數年屢破宋
兵有威好結小人心然跋扈不受朝廷制嘗入朝誹
都堂訛毀宰執亦不敢言而入主倚其鎮東亦優容
之也尤不喜文士僚屬有長裾者輒取刀截去又喜
凌侮使者凡朝廷遣使者來必以酒食困之或辭以
不飲因併食不結使餓而去張用章嘗以司農少卿

者字本無有字士本有
又字

行戶部過宿見馬牙虎帶召飲張辭以有寒疾牙虎
帶笑曰此易治耳趣命左右持艾炷來當筵令人拉
張卧遽藝艾于腹張不能爭遂炙數十又因會宴諸
將并妻皆在座時共食猪肉饅頭有一將妻言素不
食猪肉牙虎帶趣左右易之湏臾食訖問曰爾食何
肉其人對曰蒙相公易以羊月甚美牙虎帶笑曰不
食猪肉而食人月何也爾所食非羊人也其人大嘔
疾病數日又御史大夫合住因事過宿牙虎帶館之
酒月使妓歌于前及使夜因使其妓侍寢遲明將發令
妓徵錢合住愕然牙虎帶因強發其篋筭取繒帛悉

付妓曰豈有官使人而不與錢者乎合住無以對而去故司農御史皆不敢入其境避之又宿州有營妓數人皆其所喜者時時使一妓佩銀符屢任州郡取賕賂州將夫人皆遠迎號省差行首厚贈之其暴橫若此及康錫伯樂為御史上章言其事且曰朝廷容之遠所以善之欲保全其人宜加裁制然朝廷竟不能制其罪後北兵入境移鎮京兆軍敗召還道病死在東方時盧鼓椎之名滿民間兒啼亦可怖大槩如呼麻胡云

任履真子山許州長葛人讀書喜禩學深于醫又有

制一作洽

鄉行邑人皆信之貞祐初召入太醫院旋告歸與閑閑屏山諸公及余先子善先子主長葛簿其修儒宮及太虛觀子山之力居多為鑿起人疾甚衆既卒閑閑誌其墓云

張子和睢州考城人初名從正精於醫貫穿雜素之學歷歷在口其法宗劉守真完素藥多用寒涼然起疾救死多取效士大夫稱焉為人放誕無威儀頗瀆書作詩嗜酒久居陳游余先子門後召入太醫院旋告去隱然名重東州麻知幾九疇與之善使子和論說其術因為文之有六門三法之目將行于世會子

完素一作宗素

喜字上本有善字

圖一作圓

和知幾相繼死迄今其書存焉
僧德普武川人自號勝靜老人做儻有機術與士夫
夫游飲酒食肉豁如也嘗為木虎所重高琪在軍中
論兵南渡居陳之開元寺與余先子善嘗著弥陀偈
談理性先子為序之屏山亦喜其俊爽不羈也頗喜
字畫作詩年六十餘死余謂古之文暢秘演之流
僧圖字基子初姓田氏北人雖為浮屠善與豪士
游負其材畧有握兵治民之志蓋隱于僧者也嘗任
持南京靜安寺以不檢去之峴山歷嵩陽死與德普
相善頗能詩嘗題移刺右丞畫云調燮之餘總是閒

間中游戲到毫端而今亦有丹青手猶在磻溪把釣
竿可見其有志也又詠柳葉云一氣潛通造化中人
間無處不春風莫嫌冷地開青眼試看天桃幾日紅
王赤腿不知其名字年齒人以其衣短號哨腿玉或
云名予可字南雲河東人幼嘗為卒不詳居郾蔡間
以乞食為事衣皮衣露膝長嘆好挿花額上繫一銅
片如月人問皆之有說又時時自言為天帝所召有某
仙某神在焉所食何物皆詭詭莫可測然善歌詩有
求之者索韻立成字亦怪異在郾城亢寺觀樓閣及
名家屋壁書其詩殆遍往往有奇麗語如天仙有夢

名作氏

梅云鼎鑄陶鈞政格新橫斜踈影慰騷魂嬰香枕算
黃昏月懋棟東風芙蓉谷春又徑閑瓊几虛雲鎖盃捲
江山枕岳樓却憶西岩舊宮殿半橫星斗下瀛洲又
題石潭云石裂雲華浸月秋又松影陰滾碎闌干角其
他多闕恠不可曉問之則曰出天上何書書名亦不
可曉或云為鬼物所憑麻知幾獨重之李子遷贈詩
云骯髒風儀古丈夫鶴袍鐵面戟髭鬚人間春色向
頭剩天上月明當額孤石鼎夜聯詩句健布囊春醉
酒錢簾危樓試倚街頭月應見潛飛入玉壺狀其人
殆盡正大初余過鄆諸公為召至索詩求韻立書辭

亦不可曉後病失一目明遭亂北渡病死

歸潛志卷第七

興定初木虎高琪為相建議南京城分八十里極大
難守于內再築于城周方四十里壞民居屋甚衆工
役大興河南之民皆以為苦又使朝官監役分督方
面少不前輒杖之及北兵入河南朝議守于城或云
一失外城則于城非我有遂止守外城外城故宋所
築土脉甚堅北兵攻之旬餘不能拔而新築于城竟
無用也嗟乎愚人之慮何如哉使天群邑俱色失縱
然獨保一子城何以國也然于城初起時于地中得
一石碣上有詩云瑞雲靈氣鎖城東他日還應與北

不能拔一作竟不拔竟作殊

一本無書字

單作兵

王作皇天字上本有後字

同歲月遷移人事變却來此地再興功亦有教云其
字書類宋人迄今猶在相國寺

大梁城南五里號青城乃金國初粘罕駐軍受宋二
帝降處當時后妃王族皆詣馬因盡俘而北天興末
末帝東遷崔立以城降北兵亦于青城下寨而后妃
內族復詣此地多戮死亦可怪也

南渡之後南京雖繁盛益增然近年屢有妖怪元光
間白日虎入鄭門又吏部中有狐躍出宮中亦有狐
及狼又夜聞鬼哭輦路每日暮烏鵲蔽天皆亡國之
兆迄今一丘墟瓦礫傷哉

一說本作為傷一作哀下南
京段別本聯焉

司作同

南京司樂園故宋龍德宮徽宗所修其間樓觀花石
甚盛每春三月花發及五六月荷花開官縱百姓觀
雖未嘗再增葺然景物如舊正大末北兵入河南京
城作防守計官盡毀之其樓亭材大者為樓櫓用其
湖石皆作為砲矣迄今皆廢區壤址荒蕪所存者獨
熙春一閣耳蓋其閣皆沙木壁飾上下無土泥雖欲
毀之不能世豈復有此良匠也

宣宗喜刑法政尚威嚴故南渡之在位者多苛刻徒
單右丞思忠好用麻椎繫人髀麻椎相公李運使持
立友之號半截劍馮內翰壁叔獻號馬劉子浚雷希

持一作特

傳一作得殺字下本有字

注一作住

渡一作都

顏為御史至蔡州縛奸豪杖殺五百人又號雷半千
又有完顏麻斤出蒲察咬汪皆以酷聞而蒲察合住
主阿里李漢之徒胥吏中尤狡刻者也

宣宗后妃皆出微賤南渡人有云頭巾王過道史白
酒龐指三外戚家也王氏有成國夫人者宣宗皇后

之姊末帝之姨奢侈尤甚權勢薰天當塗者往往納

賂取媚積貲如山且出入宮掖無時度號自在夫人

一本作凡富貴之家或作凡富貴家者

天興改元末帝東遷崔立之變凡富貴家搜括金銀

成國竟捶死又有平章政事完顏白撒以內族位將

相尤奢僭嘗起第西城如宮掖然其中婢妾數百皆

衣綾金綺繡如宮人在尚書省惡堂食不遺口以其
家膳供然為將相無他材能徒以議體為事後末帝

東征方渡河督戰遽勸上迴奔睢陽眾以其誤國歸
餓死下本有人皆唱之四字

餓死下本有人皆唱之四字
相一作執

罪請廢末帝不得已下獄餓死

南渡之後為宰相者往往無恢復之謀上下同風止

以苟安目前為樂凡有人言當改革則必以生事抑

之每此兵壓境則君臣相對泣下或殿上發嘆吁已

而敵退解嚴則又張具會飲黃閣中英每相與豫時

事其危處輒罷散曰俟再議已而復然因循苟且竟

至亡國

下南渡一段別本聯寫

尚一作詞

竟不敢言作竟至敗也

南渡之後朝廷近侍以諂諛成風每有四方災異或
民間疾苦將奏之必相謂曰恐聖上心困當時有人
云今日恐心困後日大心困矣竟不敢言又在位者
臨事往往不肯分明可否相習低言緩語互推讓號
養相體吁相體果安在哉又宰執用人必先擇無鋒
鉞軟熟易制者曰恐生事故正人君子多不得用雖
用亦未久遽退閑宰執如張左丞行信臺諫官如陳
司諫規許司諫古程雷御史皆不能終其任也
南渡之後近侍之權尤重蓋宣宗喜用其人為耳目
以伺察百官故使其奉御輦採訪民間號行路御史

輦一作輦

下南渡之後至故其軍多喪敗
五行別本連寫於其任也下

貞祐以下別本跳行寫

或得一二事即入奏之上因所責臺官漏泄皆抵罪
又方面之柄雖委將帥又差一奉御在軍中號監戰
每臨机制度多為所牽制輒遇敵先奔故其軍多喪
敗貞祐間木虎高琪為相欲樹黨固其權先擢用文
人將以為羽翼已而臺諫官許古劉元規之徒見其
恣橫相繼言之高琪大怒斥罷二人因此大惡進士
更用胥吏彼喜其獎拔往往為盡心于是吏權大盛
勝進士矣又高琪定制省部寺監官各注進士吏員
又使由郡轉部由部轉臺省不三五年皆得要職士
大夫反畏避其鋒而宣宗亦喜此曹刻深故時全由

恭字奉毋

小吏侍東宮至為僉樞密院事南征帥又有蒲察合
住王阿里之徒居左右司李漢輩在外行尚書六部
陷士夫數十人亡國之政也
南渡後屢興師伐宋蓋其意以河南陝西狹隘將取
地南中失已所有不能保而奪人所有豈有是理然
連年征伐亦未嘗大有功雖斬蘄黃殺虜良多較論
其士馬物故且屢為水陷溺亦相當也策後盱眙軍
改為鎮淮府以軍戍之費糧數萬未幾亦棄去又師
還乘夏多刈熟麥以歸助軍儲故宋人邊檄有云暴
卒鷓張率作如林之旅飢民烏合驅師得罪之人駙

一作雖能破蘄黃論字本無

民一作氓

金作全

馬都尉僕散阿海僉樞密院事時金皆回轅即誅後
又謀取蜀時晉平章昂鎮關中奏請緩發昏由此罷
相嗟乎避強欺弱望其後振難哉此皆宣宗時事末
帝即位無南伐之議矣甚哉風俗之易人也南渡
後吏雄大盛自高琪為相定法其遷轉與進士等甚
者及疾馬故一時之人爭以此進雖士大夫家有子
弟讀書往往不終輟令改試臺部令史其子弟輩既
習此業便與進士為仇其趨進舉止全學吏曹至有
舞納賄甚于吏輩者惟僥倖一時進用不顧平日源
流此可為長太息者也

甚哉以下本連篇不空格

下金朝段別本聯篇

人字下本有才字

金朝取士止以詞賦經義學士大夫往往局于此不能多讀書其格法最陋者詞賦狀元即捷應奉翰林文字不問其人何如故多有不任其事者或顧問不稱上意被笑嗤出補外官章宗時王狀元澤在翰林會宋使進杞杞子上索詩澤奏小臣不識杞杞子惟王遘筠詩成上喜之呂狀元造父子魁多士及在翰上索重陽詩造素不學詩惶遽獻詩云佳節近重陽微臣喜欲狂上大天旋令外補故當時有云澤民不識杞杞子呂造能吟喜欲狂

與定初朝議縣令最親民依常調教換多不得人始

一本無升字

詔內外七品以上官保舉仍升為正七品資未及者借注人一時能吏如王庸登庸令洛陽程震威卿令陳留皆有治績或入為監察御史臺部官自是居官者爭能相尚民亦多受賜其後往往自納賂請託以得之故疲懦貪穢者亦多然士大夫為之者猶自力此良法也哉

正大初末帝銳于政朝議置益政院官院居宮中選一時宿望有學者如楊學士雲翼史修撰公燮呂待制造教人兼之論直每日朝罷侍講上尚書貞觀政要教篇間亦及民間事存補益楊公文與趙學士兼

爭字下本有以字
自作由以字一本無

論一作輪

文一作又

文共集自古治術分門類號君臣政要為一編進之
此亦開講學之漸也然歲餘亦罷

士氣不可不素養如明昌泰和間崇文養士故一時
士大夫爭以敢言敢為相尚迨大安中北兵入境往
徃以節死如王晦高子杓梁詢誼諸人皆有名而侯
擊李暎田琢輩皆由下位自奮于兵間雖功業不成
其志氣有可嘉者南渡後宣宗獎用胥吏抑士大夫
凡有敢為敢言者多被斥逐故一時在位者多萎靡
惟求免罪畧苟容迨天興之變士大夫無一人死節
者豈非有以致之歟由是言之士氣不可不素養也

杓作約

暎作英琢作琢

載一作代

南渡後疆土狹隘止河南陝西故仕進調官皆不得
遽入仕或守十餘載號重復累徃徃歸耕或教小學
養生故當時有云古人謂十年憲下無人問一舉成
名天下知今日一舉成名天下知十年憲下無人問
也其後有辟舉法行雖未入仕亦得辟為令故新進
士多使得一邑治民其省令史亦以次召補故士人
方免沉滯之嘆云

大臣尤當以至公至正黜陟百官夫不可畏嫌避黨
為自保計南渡為宰執者多怯懼畏懦不敢有為凡
處一事先恐人疑已如宰執本進士或士大夫得罪

下宰相段別本連下寫

知其無辜不敢辨言恐人疑其為黨也又或轉加詰責以示無私或要職美官寧用他流取媚于衆一登省府遽忘本用心如此望其成功名立節義難矣然亦徃徃不能以富貴自終向使以公正自持未必如是得罪也人云用智巧者竟何如哉

宰相之職佐人主治天下所患耳目不廣不能周知民間苦樂國勢安危故當忘私去智取諸人以為善以天下治天下至于百官士流賢否皆當如家人美惡一一辨其才然後進退用舍合公望辨職業而為國者立法使百官賓客不得謁見于私第何哉其意

此作正徇私作私徇

止以防其請託而徇私也夫果察其人徇私不公豈可使為宰相哉既以為宰相是已以天下付之矣誠不冝猶爾防閑也唐裴晉公一日拜相遽請于私第見百官賓客可謂遠謀而憲宗信之卒平淮蔡此其君臣遇合故有此奇偉士成功名使齷齪者為之亦不敢請而庸主亦不聽也余觀南渡後為宰執者自非親戚故舊徃徃不得登其門若夫百官士流未嘗接議論局局自保惟恐失之如此望其所用得人聞見不塞者未之有也

士大夫為吏者當以至公無心處之事自理民自服

不可委曲要譽以枉義也余在南方時見辟舉為令者往往妄用心如富家與貧家訟必直貧民勢家與百姓爭必直百姓不問理何如也又或故膺同道之家有科徵必先督促不少貸至加之刑罰其意以為如此示吾無私且賈細民稱譽嗟乎貧富相爭自有曲直彼貧民中亦有桀黠不逞者富家中亦有循良懦弱者烏可執一哉故同道之家義當假借不然止以無心處之可也至首加訊責不亦傷乎大抵此曹志于升進故爾甚者榜于門云無親戚故舊不見賓客不接士人世豈有一為郡邑而遽無親無舊者嘗

陸陋者以修陋

記有一人為縣令禁其子不令出其子犯禁笞責之其子赴井死哀哉不循中道縱得升遷何榮也

國所以設官士所以居官先以養其口體妻子然後得專意王事雖不可取民于奢縱善公亦不必沽名要譽太險陋也余見河南為令者有夜盪紙被朝服弊衣以示廉又令妻子輩汲爨不使吏卒代者其意皆欲闡上位媚細人然其聽斷撫養之道殊不在是能使其車騎儀從屋宇服用整鮮而遇事風生吏民稱快較之此曹何自苦也

南渡後士風甚薄一登仕籍視布衣諸生遽為兩途

本作雖不可取于民

要作取

甚作多

至于徵逐游從輒相分別故布衣有事或教誨見在位者在位者相報復甚希甚者高居臺閣舊交不得見故李長源憤其如此嘗曰以區區一第傲天下士邪已第者聞之甚怒遂至長源出史院又交訟于官士風如此可嘆

太作本

皇制袒問一作皇家袒免

省吏前朝止用胥吏號堂後官金朝大定初張太師浩制皇制袒問親宰執子試補外雜用進士凡登第歷三任至縣令以次召補充一考三十月出得六呂州倅兩考六十月得五呂節度副使留守判官或就選為知除知案由之以漸得都事左右司員外郎即

仕一作仕

禮一作體

中故仕進者以此途為捷徑如不為省令史即循資級得五呂甚遲故有節察令推何日了監度戶勾幾時休之語浩初定制時語人曰省遮天下儀表如用胥吏定行貨賂混淆用進士清源也其進士受賕如良家女子犯奸也胥吏公廉如娼女守節也議者皆以為當屏山嘗為余言之然省令史儀禮冠帶抱書進趨與掾史不殊有過輒決杖惜乎以胥吏待天下士也故士大夫有氣概者往往不就如雷翰林希顏魏翰林邦彥宋翰林飛卿及余先子或召補不願或暫為遽告出皆不能終其任也李文欽止為余言宋

史作文疑非

制省曹有檢正胥士大夫其堂吏主行移文字也且問余以宋制與金制孰優余以為宋制善欽止曰此議與吾合也

金朝用人大槩由省令史遷左右司郎中員外郎首領官取其簿書精幹也由左右首領官遷宰相執政取其奏對詳敏也其經濟大畧安在哉此所以在位者多長于吏事也

金朝兵制最弊每有征伐或邊釁動下令簽軍州縣騷動其民家有數丁男好身平成時盡揀取無遺號泣悲嗟闔家以為苦驅此輩戰欲其克勝報哉貞祐

平一作手

監富一作監當旁注作監官

斥一作斤

初下令簽軍會一時任子為監富者以春赴吏部調數宰執使盡揀取號監官軍其人憤慍叫號交愬于臺省又衝宰相鹵簿告丞相僕散七斥大怒趣左右取弓矢射去已而上知其不可用免之元光末備潼關黃河又下令簽軍諸使者歷郡邑自見居官者外無文武小大職事官皆揀之至許州前戶部郎中侍御史劉元規年幾六十亦中選為千戶至陳州余先子以前監察御史亦為千戶其餘不可勝言既至部曲須依軍律以次相鈐束物議喧然後亦罷之嗟乎以任子為兵已失體况以朝士大夫充廝役乎當是

律一作例

柱一作柱

貴一作資

無一作預

皆一作皆

二作右

二公厚本也三云
引說

時余以終場舉人獲免而先子以御史不免立法之
弊以至于斯余赴試開封先子以詩送之且寄趙開
間雷希顏有云老作一兵吾命也芳聯七柱汝身之
厚祿故人如見問為言塵土困王尼二公覽之一笑
金朝近習之權甚重置近侍局于宮中職雖五品其
要密與宰相等如舊日中書故多以貴戚世家恩倖
者居其職士大夫不與焉南渡後人主尤委任大抵
視宰執臺部官皆若外人而所謂心腹則此局也其
局官以下所謂奉御奉職輩本以傳詔皆供使令而
人主委信反在士大夫上故大臣要官往往曲意奉

承或被命出外帥臣郡守百計饋饋蓋以其親近易
得言也然此曹皆膏粱子弟惟以粧飾體樣相夸膏
面鑷鬚鞍馬衣服鮮整朝夕侍上迎合諂媚以逆樂
尊人主安其身又沮壞正人招賄賂為不法至于大
臣退黜百官得罪多自局中御史之權反在其下矣
其後欲收外望頗雜用士人完顏伯陽居之不歲餘
亦罷又于臺部令史選奉職數人又于進士中上選
一二人充備其人既入局中則趨進舉止曾亦未聞
有正言補益者且此曹本僕役之職士大夫處之可
羞而一二子泰然自以為榮亦陋也

歸潛志卷第七

歸潛志卷第八

以字上本有止字
一本作不暇習為他文

金朝取士以詞賦為重故士人往往不暇讀書為他
文嘗聞先進故老見子弟輩讀蘓黃詩輒怒斥故學
者止工于律賦問之他文則懵然不知間有登第後
始讀書為文者諸名士是也南渡以來士人多為古
學以書文作詩相高然舊日專為科舉之學者疾之
為仇讐若分為兩途互相詆訛其作詩文者自舉子
為科舉之學者指文士為任子弟咲其不工科舉殊
不知國家勅設科舉用四篇文字本取全才蓋賦以
擇制誥之才詩以取風騷之旨策以究經濟之業論

書一作著

自一作目

且作但

每字二本有然字

以考識鑒之方四者俱工其人材為何如也而學者不知粗于習俗止力為律賦至于詩策論俱不留心其弊基于為有司者止考賦而不究詩策論也吾嘗記故老云泰和間有司考詩賦已定去取及讀策論則止用筆點廟諱御名且數字數與塗注之多寡有司如此欲舉子輩專精難矣南渡後趙揚諸公為有司方于策論中取人於士風稍變頗加意策論又于詩賦中亦辨別讀書人才以是文風稍振然亦謗議紛紜每貢舉非數公為有司則又如舊矣

金朝以律賦著名者曰孟宗獻友之趙樞子克其主少年下第一洎下策疑非

文有藻鑒多得人者曰張景仁御史鄭子時侍讀故一時為之語曰主司非張鄭秀才非趙孟律賦至今學者法然其源出于吾高祖南山翁故老云孟晚進初不識翁因少年下第發憤闢一室取翁賦剪其八韻類之帖壁間坐卧諷詠深思已而盡得其法下筆造微妙再試冠于鄉于府于省于御前天下號孟四元迄今學者以吾祖孟師也孟雖任不甚貴作詩詞有可稱自號虛靜居士頗恬淡留意養生術嘗著金丹賦行于世詩詞亦有集

余高祖南山翁金國初闢進士舉詞賦狀元也故為

冠一作魁

一代詞學宗雅好成就後進見其文輒能斷其後中
第否當時名士大夫多出門下學者至今皆師尊之
四子長西岩次龍泉同年擢第二女長姑及笄將適
人一時貴顯者爭求之翁皆不許張御史景仁時在
布衣以所業詣翁翁嘉之俄翁與為有司取士張賦
甚佳為鄰坐者剽之盡坐同而黜已而翁知其然遽
以長姑嫁馮家人輩皆愠翁不恤也後三年翁復為
有司御試張擢別試魁驟歷清華以文章擅當世位
至翰林學士河南尹御史大夫嘗使宋有風節赫然
為名臣世皆以翁有知人之鑒也後翁墓表張所作

博學一傳翁翁之公記

其載其事云次姑適襄陰王元節亦名進士能詩博
學嘗為密州節度判官迄今士大夫嫁女多談翁之
事也

錢一作錫 金朝士大夫以政事最著名者曰王脩然嘗同知咸
平府攝府事時遼東路多世襲猛安謀克居焉其人
皆女直功臣子驕亢奢縱不法公思有以治之會郡
民負一世襲猛安者錢貧不能償猛安者大怨率家
僮輩強入其家牽其牛以去民因訟于官公得其情
令一吏好猛安者其猛安者盛陳騎從以來公朝服
召至聽事前語其事趣左右械繫之廼以強盜論杖

之作過

以作有

殺于市一路棘然後知大興府素察僧徒多游貴戚
家作之乃下令午後僧不得出寺街中不得見一僧
有一長老犯禁公械之長老者素為貴戚所重皇姑
其國公主使人詣公請焉公曰奉主命即令出立召
僧杖一百死自是京輦肅清人莫敢犯世宗深知見故
公得行其志也公為人恬淡簡靜頗留意養生每食
必以時過午則不食也臨終齋沐而逝于死生了然
其為吏之名至今人云過宋包極遠甚其子漸為吏
亦以能稱為中都警巡使

孫左丞鋒振之章宗時名臣為人正直敢言有學問
文采一時相望甚切俄詔下同輩皆相執政公再接
戶部尚書公意不愜因于戶部廳事壁間書唐人詩
云南隣北舍牡丹開年少尋芳去未回惟有君家老
栢樹春風來似不曾來有人奏之坐貶廊州防禦使
再召入朝未幾執政南渡為太子太師後致仕以壽
終

官字下作劉達卿或作
劉達卿

頁祐南征獲一統制官李伸之者帥府經歷官遠鄉
輩召而飯之且誘以降將宥焉伸之獻詩曰一飯感
恩無地報此心許國已天知胸中千古蟠鍾阜一死
鴻毛斷不移竟就死又云擬把孤忠報主知主知未

未報已身疲明朝定作長淮鬼馬草應煩為累屍又
云區區猶又上和親策安得元戎一點頭

聞一作問

先翰林嘗談國初宇文太學叔通王文盟時吳深洲
尹高視宇文為後進宇文止呼為小吳因會飲酒聞
有一婦人宋宗室子沈落諸公感嘆皆作樂章一闕
宇文作念奴嬌有宗室家姬陳王幼女曾嫁欽慈族
干戈浩蕩事隨天地翻覆之語次尹高作人月圓詞
云南朝千古傷心事猶唱後蓮花舊時王謝堂前燕
子飛向誰家偶然相見仙肌勝雪雲鬢堆鴉江州司
馬青衫淚濕同是天涯宇文覽之大驚自是人乞詞

次字下本有及字

輒曰當詣尹高也尹高詞集篇數雖不多皆精微盡
善雖多用前人詩句其剪裁綴點若天成真奇作也
先人嘗云詩不宜用前人語若夫樂章則剪裁古人
語亦無害但要能使用爾如尹高人月圓半是古人
句其思致含蓄甚遠不露圭角不猶勝于宇文自作
者哉

党承旨懷英辛尚書棄疾俱山東人少同舍屬金國
初遭亂俱在兵間辛一旦率數千騎南渡顯于宋党
在北方擢第入翰林有名為一時文字宗主二公雖
所趨不同皆有功業寵榮視前朝李穀韓熙載亦相

况也辛浚退閑有詞鶴鵠天云壯歲旌旗擁萬夫錦
韜突騎渡江初燕兵夜捉銀胡索漢箭朝飛金僕姑
思往事嘆金吾春風不染白髭鬚都將萬宇平戎策
換得東郊種樹書蓋紀其少時事也

高丞相岩夫在相位因元光二年元日慶七十會鄉
里交舊且求作詩文時先子以新罷御史避嫌不試
余方弱冠為作詩以公負誇且勸其退休也公得詩
大喜輒召余迎謂余曰解道青雲自致不須階耶又
撫余背曰汝曹字如何下來蓋余詩云青雲自致不
須階十稔從容位上召負荷一堂森柱石調和衆口

負字二本有頗字

輒作趣

可去以下當從他本作可以
引去之語上一作獻

費鹽梅勤勞密邇三朝重壽考康寧七秩開家道益
昌孫有息綠衣扶杖好歸來雷希顏為作序亦有乘
天眷未衰可去之以引語浚余將歸淮陽復上書勸
其舉一人自代可得致政歸然公竟薨相位不能從
也

陽一作揚

明昌承安間作詩者尚尖新故張翥仲陽由布衣有
名召州其詩大抵皆浮艷語如矮窻小戶寒不到一
爐香火四圍書又西風了却黃花事不管安仁兩鬢
秋人號張了却劉少宣常題其詩集後云楓落吳江
真好句不須多示鄭恭軍蓋訖之者也南渡後文風

一本毋者字

也作已

一變文多學奇古詩多學風雅由趙間間李屏山倡之屏山幼無師傳為文下筆便喜左氏莊周故能一掃遼宋餘習而雷希顏宋飛卿諸人皆作古文故復往往相法倣不作淺弱語趙間間晚年詩多法唐人李杜諸公然未嘗語于人也而麻知幾李長源元裕之輩出故後進作詩者爭以唐人為法也

趙間間嘗言律詩最難工須要工巧周圓吾聞竹溪党公論以為五十六字皆如聖賢中有一字不徑鑪錘使若一屑沾于廁其間也又云八句皆要警拔極難一篇中須要一聯好句為主但後以意收拾之足

好句一法四句影祝

為好詩矣又嘗與余論詩曰選詩曰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長安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明月照高樓沈光正徘徊此其含蓄意幾何又曰小詩貴風騷今人往往止作硬語非也

趙間間少嘗寄黃華詩黃華稱之曰姓王氏非作千首其工夫不至是也其詩至今為人傳誦且趙以此詩初得名詩云寄語雪溪王處士年來多病渡何如浮雲世態紛紛變秋草人情日日疎李白一杯人影月鄭虔三絕畫詩書情知不得文章力乞與黃華作隱居

得一作是

文一作久

特一作時 吟一作憐

入字一本無

作一作詩 一本作久 黃山 嘗於黃山道中

趙間間嘗為余言少初識尹無忌問文聞先生作詩
不喜蘓黃何如無忌曰學蘓黃則卑猥也其詩一以
李杜為法五言尤工間間嘗稱其游同樂園詩云晴
日明華構繁陰蕩綠波蓬丘滄海遠春色上林多流
水特雖逝遷鶯暖自歌可憐歡樂極鈺鼓散雲和又
入有佳句行雲春郭暗啼鳥暮天蒼野色明殘照江
聲入暮雲甚似少陵間間又稱趙黃山詩云燈暗風
翻幔蛩吟葉擁墻人如秋已老愁與夜俱長滴盡堦
前雨催成鏡裏霜黃花依舊好多病不能觴此詩信
佳作也又黃山嘗與予黃山道中作詩有云好景落

苑一作林

誰詩句裏蹇驢馱我畫圖中世號趙蹇驢余先子翰
林嘗談章宗春水放海青時黃山在翰苑扈從既得
鵝索詩黃山立進之其詩云駕鵝得暖下陂塘採騎
星馳入建章黃傘輕陰隨鳳輦綠衣小隊出鷹坊搏
風正爪凌霄漢翳目風毛墮雪霜共喜園林得新薦
侍臣齊捧萬年觴章宗覽之稱其工且曰此詩非宥
構不能至此

趙間間平日字畫工夫最深詩又其次散文也嘗語
余曰今日後進中作文者頗有三二人至作詩者絕
少字畫亦無也以是知公所長然議論經學許王從

之散文許李之純雷希顏詩頗許麻知幾元裕之字
畫頗許麻知幾馮叔猷也又嘗教余學書先法張旭
石柱記每曰汝輩幸有天資正不許學古人一點一
畫寫也李屏山雅喜獎拔後進每得一人詩文有可
稱必延譽于人然頗輕許可故趙間間嘗云彼之純
壞却後進只獎譽教為狂後雷希顏亦頗接引士流
趙云雷希顏文如此然屏山在世一時才士皆趨向
之至于趙所成立者甚少惟主貢舉時得李欽叔猷
能後嘗以文章薦麻知幾九疇入仕至今士論止歸
屏山也

訪之句法之句一區向刻

日作曰

李屏山教後學為文欲自成一家每日當別轉一路
勿隨人脚跟故多喜奇怪然其文亦不出莊左柳蘓
詩不出盧仝李賀晚甚愛楊萬里詩曰活潑刺底人
難及也趙間間教後進為詩文則曰文章不可執一
體有時奇古有時平淡何拘李嘗與余論趙文曰才
甚高氣象甚雄然不免有失失墮節處蓋學東坡而
不成者趙亦語余曰之純文字止一體詩只一句法
也又趙詩多犯古人語一篇或有數句此亦文章病
屏山嘗序其間集云公詩往往有李太白白樂天
語某輒能識之又云公謂男子不食人唾後當與之

純天英作真文字亦陰訖云
趙間間論文曰文字無太硬之純文字最硬可傷王
翰林後之則曰文字無軟者惟其是也余嘗以質諸
先人先人曰以趙論為是
興定元光間余在南京從趙間間李屏山王從之雷
希顏諸公游多論為文作詩趙于詩最細貴含蓄工
夫于文頗麗止論氣象大槩李于文甚細說關鍵賓
主抑揚于詩頗麗止論詞氣才巧故予于趙取則其
作詩法于李則取其為文法若王則貴議論文字有
體致不喜出奇下字止欲如家人語言尤以助詞為

首與屏山之純學大不同嘗曰之純雖才高好作險
句怪語無意味亦不喜司馬遷史記云失支墮節多
韓退之原道如此好文字末曰人其人火其書太其
字柳子厚肥皮厚肉柔筋脆骨之類此何等語千古
以來惟推東坡為第一又多發古名篇中痲病陶淵
明歸去來辭前想像後直述不相辨伯倫酒德頌有
大人先生是寓言後聞吾風殺吾當作其退之盤谷
序前云友人後云昌黎韓愈似不相識永叔蘇子美
墓誌銘多為人所傳既用爭字當曰人爭傳之不然
曰為人所傳不須爭字子瞻超然臺記_物有以蔽之矣

作字好此類甚多不可勝紀則論文尚簡古全法退
之詩亦喜韓兼好黃魯直新巧每作詩文好與朋友
相商訂有不安相告立改之此亦人所難也
正大中王翰林送之在史院領史事雷翰林希顏為庶
奉兼編修官同修宣宗實錄二公由文體不同多紛
爭蓋王平日好平淡紀實雷尚奇峭造語也王則云
實錄止文其當時事貴不失真若自作史則又**厲**也
雷則云作文字無句法委靡不振不足觀故雷所作
王多改革雷大憤不平語人曰請將吾二人所作令
天下文士定其是非**正**亦不屑王嘗曰希顏作文好

用惡硬字何以為奇雷亦曰從之持論甚高文章亦
難止以徑義科舉法繩之也

雷翰林希顏為人作碑誌雖稱其德善其疵短亦互
見之嘗曰文章止是褒與貶初作屏山墓誌數處有
微言劉光甫讀之不能平與宋飛卿**交**勸令削去及
刻石猶存浮湛于酒其性厭怠有不屑為之言余謂
碑誌本以彰其人之善雖不可溢美有媿辭然當實
錄其善事使傳信後世若疵短則不當書也况非作
史傳何必貶焉且其子孫覽之豈得自安也

趙間間作南城訪道圖諸公皆有詩嘗有一齋希顏

者題云億劫夢中誇識解一生紙上作風波到今不肯抽頭去畢竟南城有甚麼人頗傳之
趙間間以文學名一世于史事非所長與定初木虎高琪為相惡士大夫有罪輒以軍儲論加箠杖在位者往往被其害俄命趙公攝南京轉運司未幾果坐誤糧艸事當杖既奏宣宗曰學士豈當箠耶高琪曰不然無以戒後遂杖四十公大憤焉其後高琪誅詔遣當公筆首曰君臣分嚴無將之罪莫大夫婦義重不睦之刑何逃曾是一身兼此二惡人謂趙公之仇雪矣

翰林院一作翰苑

正大初趙間間長翰林院同陳正叔潘仲明雷希顏元裕之諸人作詩會嘗賦野菊趙有云崗斷秋光隔河明月影交荒蕪號蟋蟀病葉掛蟪蛄欲訪陶彭澤柴門何處敲諸公稱其破的也又分詠古瓶蠟梅趙云茗華吐碧龍文灑燭淚痕踈雁字橫後云嬌黃喚起昭陽夢漢苑淒涼艸棘生句甚工潘有云命薄從教官獨冷眼明猶喜物雙清語亦老也後分憶橙射虎題甚多最後咏道學雷云青天白日理分明亦為題所窘也間間同館閣諸公九月登極目亭俱有詩題云魏國山河殘照在梁王樓殿野花開鷗從白來

山河一作河山

明邊沒雁向青天盡處迴未必龍山如此會座中三
館盡英才雷希顏云千古雄豪幾人在百年懷抱此
時開李欽止云連朝惛惚簿書堆辜負黃花酒一盃
允作詩和韻為雜古人贈荅皆以不拘韻字迨宋蘓
黃允唱和須用元韻往返數迴以出奇余先子頗留
意故每與人唱和韻益狹語益工人多稱之嘗與雷
希顏元裕之論詩元云和韻非古要為勉強先子云
如能以彼韻就我意何如六一奇也嘗在史院與屏
山諸公唱和李唐鄉海藏齋詩舟字韻往返十餘首
先子有云綉拆舊圖翻短褐朱書小字記歸舟屏山

史作試

大稱其工用事也後居淮陽與劉少宣唱和村字韻
六往返數十首最後論詩有云楊劉變體號西崑竊
笑登壇子美村大抵俗儒無正眼惟應後世自公言
先生杜曲今千古派出江西本一源此道陵遲嗟又

古作丈

笑不才安敢擅專門又樂府虛傳山抹雲詩名浪得
柳連村九原太白有生氣千古少陵無間言登太山
巔小天下到崑崙崑口知河源如君少進可入室願我
今衰不及門少宣以為全不覺用他人韻也

聯句亦詩中雜事蓋座中立書不暇深思也南京龍
德宮趙間間李屏山王止之聯句王云棘猴未窮巧

止作正

穴議已失王人多稱之余先子亦留意王長葛簿時
與屏山張仲傑會飲坐中有定磁酒甌因為聯句先
子首唱曰定州花磁甌顏色天下白諸公稱之屏山
則曰輕浮妾玻璃頑鈍奴琥珀張則曰器質至堅脆
膚理還悅澤後居淮揚冀京父來過雪夜聯句先子
有云簾疎見飛雲寔靜聞落屑又李欽叔來過李子
遷在坐會合聯句先子有首唱曰王立兩箇仙鼎峙
三敵國又云三強出奇兵八戰乃八克一去怯大敵
三戰即三北後自大梁歸陳與初聯句先子首云紅
拋汴梁城綠吸淮揚酒後令葉縣中秋夜與郝坊州

如委淮揚一平他凡
淮陽新詞

公戰作八柱

仲純王飛伯輩聯句具載蓬門集中

歸潛志卷第八

歸潛志卷第九

余先子翰林令葉時同坊州仲純賦昆陽懷古詩諸
公多繼作先子有云營屯淦水橫陳處計墮劉郎小
怯中天上雷風掃妖氣人間虎豹畏真龍千秋一片
昆溪月曾照堂堂蓋世雄郝云戰骨至今埋淦水暮
雲何處是春陵李長源云潁川南下鬱坡陀遐想當
年戰壘多自是真人清宇宙誰為豎子試干戈元裕
之云英威未覺消沉盡試向春陵望鬱葱王飛伯云
落日一川英氣在西風萬葉戰聲來後云誰倚城樓
弔興廢一穀長苗暮雲開史學優李欽叔白文舉皆

有詩余亦作一古詩也

古人多有偶得佳句而不能立題者如山谷云清鑒風流歸賀八飛揚跋扈付朱三未知可以贈誰又云人得交游是風月天開圖畫即江山亦無全篇余先子嘗有句云推愁不去若移石呼酒不來如望霓又半生竊祿魚食餌四海無家鳥擇栖又未解作詩如見畫常憂讀賦錯呼霓

夢中作詩或得句多清邁出塵余先祖龍山君嘗夢得句云山路蘄有壁松風清無塵先子夢中詩云落月浸天地余幼年夢中亦作詩云猿哭處江天暮白

楊一作陽

雁來時澤國秋如鬼語也

先翰林罷御史間居淮楊種五竹堂後自娛作詩云撥土移根卜日辰森森便有氣凌雲真成闕里二三子大勝樊川十萬軍影浸涼蟾窟上見穀敲寒兩枕邊聞林間故事傳西晉不數山王詠五君以寄趙間間會間間亦于間間後種竹甚多一日禮部詔余曰昨夕欲和丈丈竹韻牽于韻自作一篇荅其意可也因出其詩云君家種竹五七箇我亦近栽三四竿兩地平分風月破大家留待雪霜看土膏生意葉猶賸客枕夢魂殼已寒見此又思君子面何時相對倚闌

竹韻本作竹詩

于先子後和其韻云我家陳郡子梁園不約同栽竹
數竿清入夢魂千里共咲開詩眼幾回看出姿淡不
追時好苦節相期保歲寒八座文昌天咫尺得如開
客倚闌干又李漣公渡因游圍城會雲中一僧曰德
超談及鄉里名家劉雷畧淡近日諸孫事頗覺哀懷
阿思師人許我謂劉雷畧淡近日諸孫事頗覺哀懷
一咲開衆道髯蒼且帥幕謂希人憐短簿去霜臺謂
先圍城香火西庵地嘗記秋高雨後來後先子過圍
見之和其韻云上林春晚數歸期轆轤車散疾轉雷
翠幄覆田桑葉密綠雲夾路麥花開偶因假館留蕭

寺試問游方指厄臺陳郡白首衲僧同里開亦知吾祖

有雲來余以示開開開和其韻寄先子云屏山

歿後使人悲此外交親我與雷千里老懷何日寫一

生关口幾時開心知契濶留陳土時復登臨上吹臺

目極天低雁回處西風忽送好詩來先子渡和云西

地相望雲與霓敢期膠漆嗣陳雷遙怜曉鏡霜鬢滿

但對故人青眼開且赴梅芳醉梁苑莫因雁過問燕

臺上林花柳鶯春晚蓬勃西風捲土來

正大初先君由葉令召入翰林諸公皆集余家時春

早有兩諸公喜而共賦詩以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

雲一作溫

且赴一作且赴

生為韻趙閑閑得發字其詩云君家南山有衣跡叢
桂馨香老蟾窟從來青紫半門生今日兒孫床滿笏
邇來雲鄉復秀出論事觀書眼如月豈惟傳家秉賜
彪亦復生兒劇劬勃往時曾乘御史駟未嘗霜蹄聊
一蹶雙鳧古邑試牛刀百里政教傳馬卒今年視草
直金盞雲章妙手看揮發老夫當避一頭地有慙老
驥追霜鶻座中三館盡英豪健筆縱橫建安骨已知
良會得四併更許深杯辭百罰我辭不飲願助勇政
要青燈照華髮但今風雨破天慳未厭歸途洗靴襪
先君得好字因用解嘲其詩云春寒桑未稠歲早麥

深杯原序

後作後

將槁此時得一兩奚翅萬金寶吾賓遠在席喜氣溢
襟抱酒行不計觴花底玉山倒後來慳混嘲蓋為俗
子道北海得開尊天氣豈常好况當生發辰露足恨
不早東風又吹簷滴乾主人不慳天自慳是日諸公
極歡皆露醉而歸後月餘先君以病不起趙以天慳
為詩識云

元裕之李長源同鄉里各有詩名由其不相下頗不
相減李好憤怒元嘗云長源有憤擊徑元好滑稽李
輟以詩訛罵元亦無如之何元嘗權國史院編修官
時末帝召故駙馬都尉僕散阿海女子入宮俄以人

減一作威
輟一作輟

故一作放

言其罪又蒙放出元因賦金谷怨樂府詩李見之作
代金谷佳人答一篇以拒馬一時士人傳以為美技
元詩云娃兒十八嬌可憐亭亭裊裊春風前天上仙
人玉為骨人間畫工畫不出小小油壁車軋軋出東
華綉帶盤綾結雲裙踏雁沙嬌雲一片不成玉被風
吹去落誰家豈無年少恩澤侯錦韜貂帽六風流不
然典取鸚鵡裘四壁相如堪白頭金谷樓臺香無主
燕子不飛花着雨只知環珮作離聲誰解琵琶浣私
語有情蜂雄蛺蝶雌無情雞欺翡翠兒勸君滿飲金
曲卮明日無花空折枝李詩云石家園林洛水濱粉

裙一作裾

研一作研

垣碧瓦迷天津樓臺參差映金谷歌舞日日嬌青春
是時天下甲兵息江南已傳歸命臣永平以來本康
治四海一詭無窮人洛陽城中厭醜醜司隸夜過不
敢噴王門戚里爭豪侈車馬如水爭紅塵燒金研玉
延上客季倫豈輸趙王倫兩家炎炎貴相軋笙芋嘈
嘈妓成列珊瑚紅樹鞭擊碎步障青絲馬踏裂目緣
睚眦貴人怒詔下黃門使收捕郵夫防吏急喧驅河
南牒擊御史府鐘鳴漏盡行不休生存華屋歸山丘
綠珠香魂浣塵土侍兔忍兒居樓上頭君王慈明翁
率土妾身竄名籍民伍平生作得健兒婦狗走雞飛

目一作因

浣一作浣

豈敢惡元和其詩先子稱工
麻徵君知幾在南州見時事擾攘其催科督賦如毛
百姓不安嘗題雨中行人扇圖詩云幸自山東無賦
稅何須兩裏太倉皇尋思此箇人間世盡出人來也
着忙雖一時戲語也有味知幾若見今日事又作何
語耶又戲題太公釣魚圖云向使文王不獵賢一竿
潦倒渭河邊當時若早隨時世直喫羊羔八十年亦
中時病也又有道人云太公壽命八十餘文王一見
便同車而今若有磻溪客也納被官中要納魚雖俚
語可以想見時世也

王翰林從之嘗論黃魯直詩穿鑿太好異云能令漢
家重九鼎桐江波上一絲風若道漢家二百年自嚴
陵釣竿上來且道得然閑風甚事又云猩猩毛筆平
生幾兩屐身後五車書此兩事如何合得且一猩猩
毛筆安能寫五車書耶余嘗以語雷丈希顏曰不然
一猩猩之毛如何只作筆一管後以語先子先子大
笑云

金朝律賦之弊不可言大定間諸公所作氣質渾厚
學問深博猶可觀其後張承旨行簡知貢舉惟以格
律痛繩之洗垢求疵苛甚一時士子趨向模題畫影

一本作甘甜泉水侵作浸
君題作若題

至不成語言以是有甘泉甜水之喻文風侵襲故士林相傳但君題小賦必曰國欲圖治君當灼知隔句貼多用可得而知四字以故文人見一舉子必指曰入一可得而知者有人云聞一老師令席生作漢高祖斬白蛇賦席生小賦破題云蛇不難斬君當灼知師改曰不然不若國欲圖治君當斬蛇又令作鴻雁來賓賦曰秋既云至雁當灼知此可以軒渠也許州有蘓嗣之者東坡後裔蓋子由久居潁川有族而不南渡者也其人頗蠢駘富于財以貲入官交結權要短衣女直中士大夫多以為美以其肥碩也呼

為蘓胖余嘗與雷希顏談及之雷曰頗聞夜僵水牛之說乎余對不知也雷曰昔東坡生一夕眉山州木盡死今蘓胖生一夕鄭村水牛盡死也此可大笑趙翰林周臣為學士楊之美為禮部尚書二公相得甚惟蓋楊雖親趙進稍後且齒少趙以其學問政事過人雅重之而楊視趙亦謹正大初朝廷以夏國為北兵所廢將立新主以趙公年德俱高且中朝名士遂命入使冊之既行館閣諸公以為趙公此行必厚獲蓋趙素清貧也至界上朝議罷其事飛驛卒遣追回當驛卒之行也楊公在禮部召至授以一卷書封

邱甚謹諭以直至學士面前開拆卒既至趙所先授
以省符次白有禮部實封趙公疑訝不知為何事啟
之乃楊公持一首也其詩云中朝人物翰林才金節
煌煌使夏臺馬上蓬人唾珠玉筆頭到處洒瓊瑰三
封書貸楊州命半夜碑轟荐福雷自古書生多薄命
滿頭風雪却迴來趙公撫掌大笑後朝野喧傳以為
笑談

張特立文舉東明人少擢第有能教調萊州節度判
官不赴居汜之圍城躬耕田野以經學自樂正大初
侯左丞摯荐諸朝廷為洛陽令稱治召拜監察御史

汜作杞

廷作起

事作時

奉法無所私因劾省掾高楨輩受請託飲娼家坐不
實得罪蓋初劾時嘗以草示應奉王鶚伯翼共議之
王乃其門生也事既行高楨輩訟之當事同席并有
省掾王賓德鄉張以其進士也故不劾于是朝省疑
其私併治文舉德鄉文舉左遷邳州軍事判官杖五
十賓亦勒停士論皆惜之文舉之去賓因作詩有云
王鶚既曾經手改高楨自是着心攀就中最苦張文
舉收拾閑雲返故山時人以為笑
高丞相岩夫自南渡執政在中書十餘年無正言直
諫聞于外清論鄙之公性勤慎密以此為人主見知

至一作坐

糧一作糗

一作不可不慎

每朝入待漏院必先百官至有人云丞相方秉燭至院中忽一朝士朝衣立于前公不識之問曰卿為誰其人曰吾歐陽修也爾為誰公曰吾丞相也卿豈不識耶其人曰修不識丞相丞相亦不識修朝野相傳以為笑又為三司使時主行鈔法及出支軍糧頗靳惜且折支他物軍民號不支及薨人又云丞相死既焚其骸猶不支也嗟乎士大夫得志可不慎一有失衆心其訛誚如此可畏也已

王翰林從之貌嚴重若不可親然喜于狎笑酒間風味不淺崔翰林伯善性儉嗇家居止蔬食為常故院

甚字下本空格

中為之語曰崔伯善有肉不餐王從之無花不飲崔伯善有肉不餐却圖箇甚王從之無花不飲誰慣了你來又云崔伯善有肉不餐要餐也沒玉從之無花不飲不飲即休

李屏山在燕都時與雷希顏張伯玉諸公宴游李嗜酒雷善飲哺因相戲言之純愛酒如蠅希顏見肉如鷹伯玉好色如僧遂相與大笑

李長源雖才高然不通世事傲岸多怒交游多畏之李欽叔嘗云長源上頗通天文粗知地理中間全不曉人事也或者傳為本謂王飛伯正大中長源過余

哺一作哺

淮陽因談及飛伯余舉欽叔言長源大笑曰此政謂我也

李屏山視趙間間為丈人行蓋屏山父與趙公同年進士也然趙以其才交之忘年屏山每見趙致禮或呼以老叔然于文字間未嘗假借或曰醉嫚罵雖愠亦無如之何其往刺寧邊嘗以詩送有云百錢一足絹留作寒儒視訖其多為人寫字也又云一婢醜如鬼老脚不作溫訖其侍妾也又送王從之南歸有云今日始服君似君良獨難惜花不惜金爰聒不爰官亦一特戲之也

絹作絹

嘗作嘗

趙間間本好書以其名重也人多求之公甚以為苦嘗于禮部廳壁上榜云當職係三品官為人書扇面失體請諸人知既致仕于宅門首書曰老漢不寫字然燕居無客未嘗不抄書相識輩強請亦不能拒若夫其心所不喜者雖懇求竟不得也雷希顏得其書最多凡有求未嘗拒蓋公頗憚雷且雷善求其書時或邀公食復出古人墨迹使觀之又出佳硯精紙名墨在前或飲以一二杯待公有書興引紙落筆俄頃數幅雷旁觀輒稱嘆凡一點一畫必曰此顏平原也此米元章也公既喜遂書不俸又雷與屏山皆不工

書趙公嘗笑之曰希顏堂堂如此而寫如此字一日
在禮部適公為王從之書末云某月日為從之天下
士書髯雷在側笑其不工也闔坐大噱又一日雷得郭
恕先篆數幅甚珍之以示趙公公亦喜雷因求跋尾
公跋云恕先篆不減唐人然迄宋百餘年不經諸名
士發揚此一字雷希顏而趣售之其鑒裁如此然其
書不減李屏山此一字沒數日公壻張履求書余亦
在座公跋其尾云年某月日微雨中為張倩書雷希
顏欲以恕先傳篆相易雷愕然公徐曰劉京叔不可
乃止因相與大笑又王武叔出館補外未赴甚貧會

此多三字本每而字本無

此多三字一本六無

五月麥熟將出京求濟于交友輩持素紈扇數十詣
公求書公拒之武叔素嗜酒不檢既出公門大叫呼
公公聞而遽召為書之然每一扇頭但書古詩一聯
有曰黃花入麥稀者有曰麥天晨氣潤者有曰麥隴
風來餅餌香者蓋嘲王求麥也然王竟以其書多所
獲又一日公在禮部白樞判文舉諸人邀公飲丹陽
觀公將往先謂諸人曰吾今往但不寫字耳如求字
者是吾兒文舉曰先生年德俱高其等真兒行也公
笑又為書之

李屏山平日喜佛學嘗曰中國之書不及也又曰西

方之書又曰學至于佛則無所學釋迦贊云竊吾糟粕貸吾糝糠粉澤丘軻刻畫老莊嘗論以為宋伊川諸儒雖號深明性理發揚六經聖人心學然皆竊吾佛書者也因此大為諸儒所攻興定間再入翰林時趙間間為翰長余先子為御史李欽止欽叔劉光甫俱在朝每相見輒談儒佛異同相與折難久之屏山因以禪語解中庸那着無多事只怕諸儒認識神先子和之亦書其後云談玄政自伯陽孫佞佛真成次律身畢竟諸儒板不去可憐饒舌廢精神蓋屏山嘗言吾祖老子豈敢不學老莊吾生前一僧豈敢不學

認一作認

佛故先子及之屏山覽之大笑且曰板字如何下來先子曰公羊諸大夫板隱而立之是也又屏山解道生一云一二三四五蝦蟆打杖鼓大抵皆如此葛藤語及其屬疾蓋酒後傷寒至六七日發黃遍身如金迄卒色不變鑿所謂酒疸者交游因戲曰屏山平日喜佛今化為丈六金身矣而張介夫祭文直云公必乘雲氣騎日月為汗漫之遊不然則西方之金仙矣趙間間本喜佛學然方之屏山願畏士論又欲得扶教傳道之名晚年自擇其文凡主張佛老二家者皆削去號淦水集皆以中和誠諸說冠之以擬退之原

直作真

淦一作淦皆一作首

道惟楊禮部之美為序直推其繼韓歐然其為二家所作文并其葛藤詩句另作一編號開外集以書與少林寺長老吳粹中使刊之故二集皆行于世余嘗與王從之言公既欲為純儒又不捨二教使後人何以處之王丈曰此老所謂藏頭露尾耳又深戒殺生中年新葷腥嘗謂余曰凡人欲甘己之口舌而害生物彼性命與人何異也又曰吾先人晚年亦新葷腥臨終閉目逝少頃復開目曰我見教人擔肉教擔過去蓋吾命所得食而不食者也或者戲曰死則已矣不亦枉了此月乎然推公之心本慈祥嘗曰吾生

前是一僧又曰吾生前是趙抃閩道蓋閩道亦奉佛也余先子自初登第識公公喜其政事既南渡喜其有直名後由公薦入翰林相得甚懽嘗謂同僚曰吾將老而得此公入館當代吾又曰其官業當為本朝第一未幾先子歿公哭甚哀又為文以祭為詩以挽又取諸朝士所作挽詞親書為一軸寄余余請表諸墓至于新修葉縣學詩及先子惠政碑皆公筆也興定末余初試南京初識公已而先子罷御史歸淮陽余獨留日從公游論詩講道為益甚多然公以吾家父子不學佛議小不可且屢誘余余亦不能從也嘗

一作已而余歸

本無之字作字下空一格

反其身作其反身

謂余曰學佛老與不學佛老不害其為君子柳子厚
喜佛不害其為小人賀知章好道教不害其為君子
元微之好道教不害為小人亦不可專以學二家者
為非也余曰悟公以吾父子不學二家恐其相疵病
故有是論而余亦歸淮陽公又與余書曰慎不可輕
毀佛老二教墮大地獄則無及矣聞此必大笑但足
下未知大聖人之作耳余荅曰若二教豈可輕毀之
自非當韓歐之任豈可橫取謗議哉自非有韓歐之
智豈可漫浪為哉君子者但知反其身則以誠處事
則以義若所謂地獄則不知也然公終于余有所恨

同一作因

門字上本有公字

石林嵩企隆亦從公學佛公甚愛之嘗慧林院謁長
老公親教企隆持香爐三棹脚作禮同語梁戶部斗
南曰此老不亦壞了人家子弟耶士林傳以為笑談
公既致仕苦人求書大書榜于門有一僧將求公作
化既以釘釘其手于門公聞遽出禮之為作既且為
書也

歸潛志卷第十

李屏山晚年多疑畏見後進中異常者必摩撫之雷公希顏奉其門下士後見其鋒鉷氣勢恐其害已甚憚之常為檄以詘其過惡已而焚之李公欽止劉公光甫皆推挹屏山然屏山以為李有鈞鉅劉談鋒出皆憚之嘗謂余曰若欽止之日希顏之髯光甫之牙皆可畏余每與先子言以為美

正大間雷希顏李欽叔俱在翰林王鶚伯翌以新進狀元上入院為應奉然其趨向各不同故當時館中有云凡在院諸公有侯門戚里者有秦樓謝館者有

請字二本有通字

田夫野老者侯門戚里者謂雷交權要也秦樓謝館者謂李狎歌酒也田夫野老者謂王為其鄉人請託也

秦和大安以來科舉之文藝蓋有司惟守格法無育材心故所取之文皆猥弱陳腐苟合度程而已其逸才宏氣喜為奇異語者往往遭絀落文風益衰及宣宗南渡貞祐初詔免府試而趙開闢為省試有司得李欽叔賦大愛之蓋其文雖格律稍踈然詞藻壯麗

此廉作莊嚴
人作又

絕俗因擢為第一人擢麻知幾為策論魁于是舉子輩譁然愬于臺省投狀陳告趙公壞了文格又作詩

人作字原如此
刻怪

歷作廉

譏之臺官許道貞奏其事將覆考久之方息俄欽叔

久作文

中宏詞科遂入翰林眾始歷服正大中欽叔復為省試有司得史學優賦大愛之亦擢為第一於是舉子輩復大譟蓋史之賦比李尤踈第以學問詞氣見其為大手筆史賦中多用禽獸對屬眾言何考官取此賦為魁蓋其中口味多也又曰可號學優為百獸家俄學優對廷策中之議者亦息嗟乎士皆安卑習陋久矣一旦見其有軒昂峭異者其怪駭宜哉夫科舉本以取天下英才格律其大約也或者舍彼取此使士有遺逸之嗟而趙李二公不循眾好獨所取得人

見其有一本無其字

一作始鑄新錢

彼議者紛紛何足校也

金朝錢幣廢止用銅錢正隆大定泰和間始鑄銅錢餘皆宋舊錢及高岩夫為三司副使唱行鈔法初甚貴重過于錢以其便于持行也爾後兵興官出甚眾民間始輕之法益衰南渡之初至有交鈔一十貫不抵錢十文用者富商大賈多因鈔法困窮俗謂坐化官知其然為更造號曰寶券新券初出入亦貴之已而復如交鈔官又為更造號曰通貨又改曰通寶又改曰寶貨曰寶泉珍寶珍會最後以綾織印造號珍貨抵銀一起一衰迄國亡而錢不復出矣予在淮陽

時嘗聞宋人喜收舊錢商賈往往以舟載下江淮貿易于是錢多入宋矣嗟夫錢為至寶自古流行今日棄置與瓦礫等而以諸幣相誑欺無怪乎天下之遠

幣一作帛

田穀一作穀

興定末予在南京會屏山至釣臺日游每從之多問以金朝舊事屏山偁為予談之其談田穀侍郎黨事云熙宗時韓丞相企先輔政好獎進人材田穀輩風采誠一時人士魁名士皆顯達焉凡宴會談集間諸為以分別流品升沉人物為事時蔡丞相松年

一本無用利字字空格

一作會韓丞相病草

曹尚書望之許宣徽霖居下位欲附其中而毅輩不許曰松年失節望之俗吏霖小人皆屏而不用三人者大恨之時太師遼王以皇叔當國三人者游其門甚言毅等專進退人材用以利將不利朝廷遼王信之將有以發怒會丞相韓企病革遼王候馬遼毅在內聞之趨避門後丞相屬王以後事曰田毅可代吾遼王忿然曰是子當誅相公昏矣因起而出毅聞之沾衣已而丞相薨毅等失勢三人者促遼王起黨事秦聞熙宗曰黨人何為遼王曰黨人相結欲反耳上曰若爾當誅之于是收毅等下獄且遠捕四方黨

與每得一人先漆其面赴訊使不相識榜掠萬狀毅其瞻皆死獄中而松年望之霖皆進用矣其後松年在相位晨赴朝上馬見毅召辨左右但聞松年云某當便行望久在吏部聽事亦見毅召辨二人由此薨而霖病創頸斷卒天之報施亦顯哉大抵類田蚡灌夫事也當毅用事時士之希進者無不附之獨吾高祖南山翁不預其^及違禍天下士多不免獨吾祖得全世以擬郭林宗張御史景仁表翁墓有云當時以毅勢為能吏巧相附會者未嘗推免公公亦不以此屑意其後皆坐用黨淪胥以敗公獨不與識者莫不多

之蓋實錄也

屏山又談趙開閣初上言諸公坐詩譏諷得罪事云
章宗誠好文獎用士大夫晚年為人謔間頗厭怒如

一本空骨字一格坐作坐

劉左司之昂宗御史端修先以大中事骨生謗議朝

鐔一本作鐔

政謫外官其後詔侍御鐔周戶部昂王修撰遶筠復

日作日

以趙開間事謫絀每日措大輩正好議論人故泰和

九作天用作困

三年御試上自出題曰日合九統以用諸進士止取

二十七人皆積漸之所致也初趙秉文由外官為王

遶筠所薦入翰林既受職遽上言云願陛下進君子

退小人上召入宮使內侍問當今君子小人為誰秉

一本無下使字皇一作惶

文對君子故相完顏貞小人今恭政骨持國也上復

使使詰問汝何以知此二人為君子小人秉文皇迫

不能對但言臣新自外來聞朝廷士大夫議論如此

時上厭守貞直言由宰相出留守東京嚮持國論諛

驟為執政聞之大怒因窮治其事收王遶筠等俱下

吏且搜索所作譏諷文字復無所得獨省掾周昂送

路鐔外補持有云龍移鱗鱗舞日落鷓鴣嘯未須發

三嘆但可付一笑頗涉譏諷奏聞上怒曰此政謂世
宗升遐而朕嗣位也大臣皆惧罪在不可測恭知政
事孫公鐔從容言于上曰古之人臣亦有擬為龍為

日者如孔明卧龍荀氏八龍趙衰冬日趙盾夏日亘
無他于是上意稍解翌日有旨連筠坐舉秉文昂坐
訊諷各杖七十左貶外官秉文狂愚為人所教止以
本等外補初秉文與昂不相識被累已而昂杖卧秉
文謝焉大為昂母所詬秉文但曰此前生冤業也故
人為之語曰有不攀欄檻只攀人之句其後趙公以
文章翰墨著名位三品主文盟然此少時事終不能
掩大安中出刺寧夏屏山以詩送之有云明昌黨事
起實天子為根黃華文章伯抱恨入九原槃槃周大
夫不得早調元株速及見黜公獨擁朱旂蓋許其舊

天作夫

引一作援

事也余嘗聞故老論金朝女直宰相中策賢者曰完
顏貞相章宗屢正言有重望自號冷岩接引士流一
時名士如路侍御鐸周戶部德鄉諸公皆倚以為重
後竟以直罷相出留守東京德鄉賦冷山行頌其德
胥恭政持國由經童入仕得幸于章宗擢為執政一
時權勢赫然而張仲淹諸人游其門附以進用時號
胥門十哲泰和南征宋人傳駭有云經童作相監女
為妃皆指以罪章宗監女者元妃李氏其家因罪沒
入官為奴婢屬監戶李氏少給事太后章宗見而悅
之其即位大被寵嬖專房拜為元妃勢敵正后其兄

駁一作檄

喜兒少嘗為盜黃緣為宣徽使弟帖哥至近侍局使一家權勢薰天士大夫好進者往往趨附南京李按察炳中山李翰林者皆與妃家結為親獨李懷州晏亂不肯後章宗崩無子元妃等與宰相撒速定策立衛王王世宗子章宗叔也王既立撒速欲奪其功媒孽李氏罪惡以為嘗為壓勝事衛王下詔賜元妃死且廢為庶人使天下止呼其小字李師兒其母王坐誅兄喜兒弟帖哥皆竄北邊李氏一族灰滅矣當其盛時不減開元楊貴妃家然止于奢縱不能善政蠹民也世言李氏姿色不甚麗性慧穎能迎合人主意

以此幸于章宗初不知書後見上好文遂能作字知文義婦人女子變化有此哉

張仲淹復亨少為進士同郭黼周詢盧元中宏詞科為文有體且長于吏事大為章宗所知登第不十年位三品擢中都路都轉運使卒時年方四十餘不然大拜矣然以其附胥氏得進清論鄙之士大夫趨尚不可不慎也

紇石烈執忠小字胡沙虎世宗時為護衛得幸于章宗為人兇悍慧橫為舉朝所惡且莅官不法臺諫屢有言上常右之每曰汝輩無他事何止言胡沙虎也

斯人止是跋扈耳蓋恭政鑄時為御史中丞對曰聖
世豈容有跋扈之臣上無以應然屢斥屢召恩寵不
衰衛王即位北方兵起命執忠為帥大敗于古北口
北兵由此犯燕都衛王疏其罪除名為民未幾復起
為四門都提控仍令恭議省事執忠既得兵柄遂有
廢立心時駙馬都尉南平衛王心腹也方用事判大
興府執忠一旦勒兵言南平謀反殺之于衛即詣官
斬關以入車載衛王還第自號監國元帥坐都堂百
官無敢言者時完顏元奴以恭政將兵教萬備北邊
執忠惧其見討使其家人好召之元奴遲疑久竟赴

官一作宮

關執忠執而誅之遂縊衛王死時豐王判彰德府即
迎入立是為宣宗士論謂元奴不入都執忠必不敢
弑逆政如皇甫嵩之就董卓徵也庸人無斷至誤國
家如此宣宗以執忠為太師尚書令澤王進退百官
自恣有震主之威宣宗拱手而已木虎高琪者時為
西南路招討使將兵執忠命出都與北兵戰高琪敗
歸見執忠執忠將誅之已而釋之復命提兵以出又
敗高琪惧誅號令軍士將順衆心誅執忠衆皆喏夕
入執忠第被甲胄露刃以前執忠方濯足見火駭走
入卧内高琪軍士追殺之持其首赴宮門請罪宣宗

火一作火

大惧遽傳詔赦之明日拜平章政事高琪既為相復
跋扈擅權南渡政事自己出宣宗甚憚之然其為人
頗廣月俸計家所費外悉納于官性忌忍多害其敵
已者殺平章政事林樵盡忠殺東平帥移刺部其力
也興定初生殺其夫人為訟家人訟言宰執將奏之
法當退避高琪忿然遽索馬歸宣宗即命親兵擒下
獄以大不敬論殺之

衛王初即位改元大安歷四年改元崇慶歷二年又
改元至寧人謂三元大崇至矣俄有胡沙虎之變
南京未破時一二年市中有一僧不知所從來持一

一作于街中拾破瓦子

布囊貯棗持以散市人無窮所在兒童從之又有一
僧手拾街中破瓦子復用石擊碎所在兒童亦聚焉
人初不知何意後國亡方知散棗者使之早散擊瓦
者國家瓦解矣

宣宗興定六年夏彗星出西方長丈餘朝廷下詔改
元元光據漢武帝故事以厭之其年十一月宣宗崩
已而宋帝亦崩天道竟誰應耶

趙翰林可猷之少時赴舉及御簾試王業銀雜賦程
文畢于席屋上戲書小詞云趙可可肚裏文章可可
三場唯了兩場過只有這番解火恰如合眼跳黃河

嗟作推

如一作如

神字下作射字

有字一本無鳴一作鳴

知他是過也不過試官道王業艱難好交你如我時
 海陵庶人親御文明殿望見之使左右趣錄以來有
 旨諭考官此人中否當奏之已而中選不然亦有異
 恩矣後任世宗朝為翰林修撰因夜覽太宗神碑
 反覆數四明日會世宗親饗廟立碑下召學士院官
 讀之遠有可在音吐鳴暢如宿習然世宗異之數日
 遷侍制及冊章宗為皇太孫遠可當筆有云念天下
 大器可不正其本與而世嫡皇孫所謂無以易者人
 皆稱之後章宗即位偶問內者冊文誰為之左右以
 可對即擢直學士嗟乎猷之三以文字遇知人主異

投作投

阮作阮

哉猷之少輕俊文章健挺尤工樂章有玉峰閑情集
 行于世晚年奉使高麗高麗故事上國使來館中有
 侍妓猷之作望海潮以贈為世所傳其詞云雲垂餘
 髮霧拖廣袂人間自有飛瓊三館俊游百御高選翩
 翩老阮才名銀漢會雙星尚相看脉脉以隔盈盈醉玉添
 春夢魂雲同夜惜鄉鄉離觴州州同傾記靈犀舊曲曉
 枕餘醒海外九州郵亭一事別此生未卜他生江上數
 峯青悵斷兩殘雲不見高城二月遼陽芳州千里路
 傍情歸而下世人以為此生未卜他生之識云先是
 蔡丞相伯堅亦嘗奉使高麗為館妓賦石州慢云雲

海蓬萊風霧鬢髮不假梳掠仙衣卷盡霓裳方見宮
腰纖弱心期得處世間言語非真海犀一點通寥廓
無物比情濃與無情相搏離索曉來一枕餘香酒病
賴花鑿却潑灑金尊收拾新愁重酌半帆雲影載得
無際關山夢魂應被梅花覺梅子兩絲絲滿江干樓
閣二詞至今人不能優劣余謂蕭閑之渾厚玉峯之
峭拔皆可人然蔡之纖衣卷盡霓裳方見宮腰纖弱
與趙之惜卿卿皆不免為人疵議之矣
王副樞晦子明自布衣時慷慨以俠聞其友人出游
久妻與一僧私既歸晦以告其友無如之何晦教之

復為遠出計治裝即岐而他寓夕造其家僧見之趨
啟軒以逃晦伏軒外以鉄簡迎擊僧腦出而斃明日
晦詣有司等自陳其事有司義而釋之其後守順州
竟以節死

金朝名士大夫多出北方世傳雲中三老圖魏恭政
子平弘州順聖人梁恭政甫應州山陰人程恭政暉
蔚州人三公皆執政世宗時為名臣又蘓右丞宗尹
天成人吾高祖南山翁順聖人雷西仲父子渾源人
李屏山弘州人高丞相汝礪應州人其餘不可勝數
余在南州時嘗與交游談及此余戲曰自古名人出

東西南三方今日合到北方也

周戶部德卿嘗論時人之文曰正甫之文可敬後之
之文可愛之純之文可畏也正甫名珪真定人嘗為
省都事有能教泰和南征軍書羽檄皆出其手為文
條暢有法余嘗至察城縣署中有一遺愛碑正甫筆
也餘文不多見在南京時李屏山嘗云正甫文字全失
不傳以是知士大夫貴有良子弟也

趙閑閑于前輩中文則推黨世傑懷英蔡正甫珪詩
則策稱赴文鴉颯尹無忌如嘗云王子端才固高然
太為名所使每出一聯一篇必要時人皆稱之故止

赴文鴉颯趙文鴉

全字下本有散字

是尖新其曰近來陝覺無詩思縱有詩成似樂天不
免物議也李屏山于前輩中止推王子端避符嘗曰
東坡瘦而山谷山谷瘦而黃華人難及也或謂趙不
假借子端蓋與王爭名而李推黃華蓋將以軋趙也
屏山南渡後文字多禪禪語葛藤或太鄙俚不文迄
今刻石鏤板者甚衆余先子嘗云之純晚年文字半
為葛藤古來蘓黃諸公亦語禪豈至如此可以為戒
又多為浮屠作碑記傳贊往往詆訾吾徒諸僧翕然
歸嚮因集以板之號屏山翰墨佛事傳至京師士大
夫覽之多愠怒有欲上章劾之者先子嘗謂曰此書

贊字下本多一之字

胡不斧其板也屏山曰是向諸僧所鏤何預我耶後
屏山歿將板其全集間間為塗剔其傷教數語然板
竟不能起今為諸僧刻于木使傳後世惜哉

屏山之歿雷希顏誌其墓趙開間表焉余先子之歿
亦雷誌其墓趙開間表焉皆刻于石矣迨雷趙之歿
既葬而後元裕之誌之其外表迄今皆闕也

余高祖南山翁末第時嘗夢游山寺見佛衣紋隱隱
如金字然細視之乃七言詩也覺而記其四句云喜
逢漢代龍興日高謝高山豹隱秋蟾宮好養青青桂
須占鰲頭穩上游已而金朝初開進士舉中魁甲繼

以二子西岩龍泉同擢第又繼以孫洺州君又繼以
孫中奉君朝列君曾孫翰林君奉政君凡四世八人
也在南京時中奉君嘗求書八桂堂于趙開開問
曰君家豈止八桂而已耶為書叢桂桂窟四字
屏山之歿諸公祭文挽詩數十篇雷宋倡之已而余
先子歿諸公祭文挽詩撰數首後趙開開歿惟余及
宋飛卿楊煥然作祭文挽詩也

歸潛志卷第十一

錄大梁事

金正大八年辛卯冬十一月余居淮陽北兵由襄漢東下時老祖母老母在南京趨往省馬既至京師邊敵益急闕北兵阻荆江與平章政事完顏合打等謀從北兵東渡將以勁騎蹶入江北兵既渡皆殊死戰合打兵不能遏遂帥八都尉退保鈞州北兵襲之不進時朝廷憂懼不知所為然天下勁兵皆為二帥所統倚以決存亡又命叅知政事徒單兀典殿前都點檢完顏重喜提兵扼潼關九年正月下詔求言于東

華門接受陳言文字日令一侍從官居門待言者雖多亦未聞有施行者蓋凡得士庶言章先令諸朝貴如御史大夫裴滿阿虎帶戶部尚書完顏奴申等披詳可然後進多為諸人草撥百無一達者余時亦憤然上書且求見口陳會翰林修撰李大節直于門余付之且與論時事李曰今朝廷之力全在乎章副樞密看此一戰如何余無可奈何矣時正月十七日也翌日報聞十六日鈞臺與北兵戰酣會天大雪沒膝我師皆凍不能支轉戰良久北兵後自孟津南渡與南來諸兵會我師遂大敗移刺蒲瓦被擒完顏合打竄

于地穴中為所發見殺都尉苗英高英樊澤即將完顏陳和尚諸驕將皆死京師大震下詔罪已改元開興為守禦京城計四面置帥府置行戶工部和速甲蒲速輩帥北面李新帥東面范正之帥南面完顏習你阿不帥西面蒲察君平張俊民張師魯石抹世勣分領戶工部事時平章政事兼樞密使完顏白撒樞密院副使赤盞合喜用事二人奸佞無遠畧士庶皆悉之末帝信用不能斥去識者知其悞國矣俄聞陷鈞州又陷許州許帥卜倫死之二月陷陳州陳帥粘割奴申死之京畿諸邑所至殘毀末帝在宮中時聚

后妃涕泣嘗自縊為宮人救免又將墜樓亦為左右
救免御史大夫裴滿阿虎帶吏部侍郎劉仲周等詣
北兵告和不從三月北兵迫南京上下震恐朝議封
皇兄荆王守純子肅國公某為曹王命尚書右丞李
暉等奉以為質于軍前擢翰林應奉文字張本為
翰林侍講學士從以北北兵留曹王營中李暉等迴
其言彼雖受之待北投京師將不免攻明日北兵樹
砲攻城大臣皆分主方面將京師西南隅策急完顏
白撒主之西南隅尤急赤盞合喜主之東北隅稍後
丞相完顏塞北主之獨東南隅未曾攻時人情洶洶

士故作故士

皆以為旦夕不支末帝親出宮巡四面勞軍士故皆
死戰帝出從數騎不張蓋縱路人觀余時在道左欲
詣陳便宜忽見一士捧章以進帝令左右受之諭曰
入宮看讀當候之余謂此時當馬上奏覽行事今云
入宮又虛文也遂趨去已而其事竟無聞北兵攻城
益急砲飛如雨用人渾脫或半磨或半碓莫能當城
中大砲號震天雷應之北兵遇之火起亦數人灰死
軍士又自城根暗門突出殺傷甚衆總領蒲察官奴
高顯劉奕皆以力戰有功衆庶推之皆擢為帥使分
守四面相接應時自朝士外城中人皆為兵號防城

丁壯下令有一男子家居處死太學諸生亦選為兵
諸生訴于官請另作一軍號太學丁壯已而朝議以
書生輩廷羸不任役將發為砲夫諸生劉百熙楊煥
等數十人伺上出指馬前請自效上慰諭令分付四
面戶部工部作委差官由是得免砲夫之苦平章白撒
怒諸生之自見上也趨召赴部以緩期杖戶部主事
田芝又分令諸生監送軍士飯食視鑿藥書砲夫姓
名又令于城上放紙鳶書上語招誘脅從之人使
自拔以歸受官賞皆不免奔走矢石間又夜舉燈毬
為令使軍士自暗門出劫戰令諸生執役燈滅者死

源作漢

大作天

一作北朝有命

諸生甚苦之俄以燈毬未具杖刑部郎中石抹世勣
以前戶部侍郎李漁代之白撒本無守禦材材但以嚴
刻立威譽夏四月八日始輟攻下詔改元大典傳聞
北有朝命令勿擊衆謂攻三日不解城將隳已而城
上人望見北兵焚砲車衆皆以相賀俄聞北兵不退
四面駐兵邏之由是知禍未艾也士庶往往縱酒肉
歌呼無久生心秋七月北兵遣唐慶等來使且曰欲
和好成金主當自來好議之末帝託病卧御榻上見
慶等掉臂上殿不必禮致來旨畢仍有不避言近侍
皆切齒既歸館餉勞是夕飛虎軍數輩憤慶等無禮

病一作疾

避一作遜

以為和好終不能成不若殺之快衆心夜中持兵入館大謀殺慶等館伴使與屯按出虎及晝二人亦死遲明宰執趨赴館視之軍士露刃詣馬前請罪宰相遑遽慰勞之上因赦其罪且加犒賞京師細民皆靡呼踊躍以為太平識者知其禍不可解矣八月恆山公武仙提兵自鄧赴京師上命副樞合喜出兵援之至密縣遇北兵合喜遽退走仙兵與北兵轉戰于鄭州之西南會徒單兀典亦援兵東來相遇戰久之由合喜兵不相接皆敗仙引餘兵南歸兀典亦西徙合喜還京師士庶罪其誤國上不得已廢為民時京

師被圍數月倉廩空虛尚書右丞李暉坐糧不給下獄已而免死除名擢前戶部侍郎張師魯為戶部主糧儲事時民間皆言官將搜百姓糧人情洶洶甚以為憂冬十月果下令自親王宰相已下皆存三月糧計口留之人三斗餘入官隱匿者處死命御史大夫裴滿阿虎帶總帥知開封府徒單百家主之其餘朝廷侍從官分領其事凡王者所往劔戟從焉戶閩人詰不可少緩用鐵椎監之石杵震之恐藏城中士庶不熒以時或搜獲隱匿者械于街雖皇太后妃家皆不免軍士突入妃主驚逃驅繫奴婢使之指陳所匿

京師巨家著姓被罪者甚多總領蒲察定任尤酷甚杖殺無辜數人凶黠輩因之為奸利由是百姓離心識者知其必亡十二月朝議以食盡無策末帝親出東征丞相塞不平章白撒右丞完顏幹出工部尚書權叅知政事李暎樞密院判官白華近侍局副使李大節左右司郎中完顏進德張袞總帥徒單百家蒲察官奴高顯劉奕皆從上與太皇后皇后諸妃別大慟誓以不破敵不歸儀衛蕭然見者悲愴留叅知政事完顏奴申樞密副使完顏習你阿不權行尚書省兼樞密事以餘兵守南京上既出遇鞏州帥完顏胡

斜虎提兵轉戰來赴援因從以東初上疑東面帥李新跋扈有妄言先罷為兵部侍郎將出密諭二守臣羈繫之已而上出二人者以事召新詣省新疑其見擒縱馬突城門欲出門者止之新棄馬踰城二人者遽命將追及墮湟水中斬其首時末帝既出人情愈不安日夜顛望東征之捷俄聞北渡前鋒方交戰有功取蒲城進取衛州白撒等望見北兵遽勸上登舟舡南渡從官多攀後不及死于兵而驍將徒單百家高顯劉奕輩初不知上去已而軍士皆散沒上以餘兵狼狽入歸德杜門京民大恐以為將不救矣二守

乞一作句

一作乘騎馬牛

臣素庸闇無謀但知閉門自守百姓食盡無以自生米升直銀二兩貧民往往食人殍死者相望官日載數車出城一夕皆副食其肉淨盡縉紳士女多行乞于街民間有食其子錦衣寶器不能易米數升人朝出不敢夕歸懼為飢者殺而食平日親族交舊以一飯相避于家又日殺馬牛乘騎自啗至于箱篋鞍韉諸皮物凡可食者皆煮而食之其貴家第宅與夫市中樓館木材皆拆以爨城中觸目皆瓦礫廢區無復向來繁盛矣朝官士庶往往相結携妻子突出北歸衆謂不久當大潰二年正月末帝遣近侍局使徒單

盛一作侈

復一作後

四喜等入南京取太后皇后諸妃嬪赴歸德既出城與北兵遇復倉皇歸宮于復四喜獨携其族以去末帝斬之時外圍不解上下如在陷穽中且相繼殍死議者以為上既去國推立皇兄荆王以城降庶可救一城生靈且望不絕完顏氏之祀是亦春秋紀侯大去其國紀季鄒入于齊之義不得已者况北兵中有曹王也朝士皆知莫敢言二守臣但曰當以死守衆憤二人無他策思有一豪傑出而為之救士民余夕見左司郎中楊居仁白其事楊云是事固善然孰敢倡者彼二執政亦知之而不敢言耳不敢為也廿有

一日忽聞執政召在京父老士庶計事詣都堂余因
同麻革潛衆中以聽二執政立都堂簷外楊居仁諸
首領官從焉省掾元好問宣執政所下令告諭且問
諸父老便宜完顏奴申拱立無語獨完顏習你阿勃
決復申諭以國家至此無可奈何凡有可行當共議
且繼以涕泣諸愚叟或陳說細微不足採余語麻革
將出而白前事革言莫若以奏說密陳子歸革之吾
當共上也余以是退將明日同革敲書其夕頗聞民
間稱有一西南崔都尉藥招撫者將起事衆皆曰事
急矣安得無人余既歸夜牀書備論其事遲明懷以

一作泣涕

舍一作余

詣省避且邀革徃自斷此事係完顏氏存滅且以救
餘民雖死亦無愧矣是旦大陰晦俄雨作舍姑避民
閣忽聞軍馬轂市人奔走相傳曰達剌入門矣余知
事已不及遂急歸路聞非北兵蓋西南兵變已圍尚
書省矣時崔立為西南都尉權元帥同其黨韓鉉等
舉兵藥安國者北方人素驍勇為先鋒以進橫及入
尚書省崔立繼之二執政見而大駭曰汝等有事當
好議安國先殺習你阿不次殺奴申又殺左司郎中
納合德暉擊右司郎中楊居仁聶大驥創甚省掾皆
四走竄匿民家崔立既殺二人提兵尚書省號令衆

庶曰吾為二執政閉門誤衆將餓死今殺之以救一
城民且禁諸軍士取民一錢處死闔郡稱快以為有
生路也食時忽陰雨開霽日光爛然立提兵入宮見
太后自陳其事太后惶怖聽命拜立為左丞相都元
帥壽國公立以太后令釋衛邸之囚召衛王故太子
梁王某監國遂取衛族皆入宮即遣使將二執政首
詣軍前納降款明日立坐都堂召在京父老僧道百
姓諭言皆曰謝丞相得生立又自詣軍前投謁歸附
命歸令在京士庶皆割髮為北朝民初立舉事止三
百人殺二執政當時諸女直將帥四面握兵者甚多

皆束手聽命無一人出而與抗者人謂李新若在決
與立抗衡新死故立得志立度三日御史大夫裴滿
阿虎帶提點近侍局兼左右司郎中吾古孫納申猛
于臺中戶部尚書完顏仲平亦自殺初立以副元帥
藥安國首事雖制忌之因其夜取故監軍王守玉妻
旦坐都堂以安國犯令叱左右斬以徇于是朝士震
竦無令不從梁王雖監國在宮中虛名而已立以其
弟某為平章政事張頌為殿前都點檢韓鐸為副元
帥知開封府左司都事字不魯濟之為御史中丞皆
其黨也又以吏部侍郎劉仲周諫議大夫張正倫泰

議省事蓋立取仲周女為妻正倫有人望也又以前
衛尉與屯阿虎帶為尚書右丞前殿前都點檢溫迪
罕一十為叅知政事仲周正倫皆進叅知政事省令
史元好問為左右司負外郎又以刀壁為兵部尚書
元帥左監軍初立起與壁謀及其期壁不往立頗怒
之故不得執政一時人望與士大夫退閑者皆以次
遷擢臺閣中其除拜無虛日俄立自為太師尚書令
鄭王聞鈞汝間有衆據西山不從命立遣韓鐸帥兵
討之鐸中箭死以折知開封府立又封諸內藏庫將
以奉北兵亦往往取歸其第又搜選民間寡婦處女

折字下本空字

別作刷

亦將以奉北兵然入其家者甚衆又括別在京金銀
命百官分坊陌窮治之貴人富家俱被害陳國夫人
王氏末帝姨也素富于財平章白撒夫人亦富侈右
丞李蹊舊以取積聞其妻子皆被榜掠拷訊死立又
自詣軍前求免剽掠又求縱百姓出城挑菜充飢于
是人得出近郊採蓬子窠甜苣菜襍米粒以食又聞
京西陳岡上有野麥甚豐立請百姓往收之立又聚
皇族皆入宮俄遣詣青城皆為北兵所殺如荆王梁
王輩皆預焉獨太后皇后諸妃嬪宮人北徙百姓初
聞皇族當北徙有窳其間者亦被誅軍前又取壬辰

庚一作慶

許一作誰

諸宰執家屬治罪殺唐庚事故相侯摯亦見殺四月二十日使者發三教醫匠人等出城北兵縱入大掠立時在城外營中兵先入立家取其妻妾寶玉輦以出立歸大慟亦不敢訴何大臣富家多被荼毒死者而三教鑿匠人等在青城側亦被剽奪無遺俄復遣三教人入城許百姓與北兵市易城中人以所餘金帛易北米麥食之然多為北兵劫取莫敢語余時同諸生復入居八仙館中五月二十有二日會使者召三教人從以北嗟乎此生何屬親見國亡至于驚怖勞苦萬狀不可數廼因暇日記憶舊事漫記于編

若夫所傳不真及不見不聞者皆不敢錄

歸潛志卷第十二

錄崔立碑

崔立既寢以南京降自負其有救一城生靈功謂左司負外郎元裕之曰汝等何時立一石書吾反狀耶時立國柄入手生殺在一言省連日流血上下震悚諸在位者畏之于是乎有立碑頌功德議數日忽一省卒詣余家賣尚書禮房小帖子云首領官召赴禮房余初愕然自以布衣不預事不知何謂即徃至省門外過麻信之余因語之信之曰昨日見左司郎中張信之言鄭王碑事欲屬我輩作豈其然耶即同入

省禮房省掾曹益甫引見首領官張信之元裕之二人曰今鄭王以一身救百萬生靈其功德誠可嘉今在京官吏父老欲為立碑紀其事衆議屬之二君且已白鄭王矣二君其無讓余即辭曰其輩布衣無職此非所當為况有翰林諸公如王文從之及裕之輩在某等不敢裕之曰此事出于衆心且吾曹生自五得之為之何辭君等無讓余即曰吾當見王文論之裕之曰王論亦如此矣余即趨出至學士院見王文時修撰張子忠應奉張元美亦在焉余曰語其事且曰此寔諸公職某輩何與焉王曰此事據久矣蓋以

院中人為之若尚書檄學士院作非出于在京官吏父孝心若自布衣中為之乃衆欲也且子未仕在布衣今士民屬于子為之亦不傷于義也余于是陰悟諸公自以仕金顯達欲避其名以嫁諸布衣又念平生為文今而遇此患難以是知楊子雲劇秦美新其亦出于不得已邪因遜讓而別連延數日又被督促知不能辭即畧為艸定付裕之一二日後一省卒來召云諸宰執召君余不得已赴省途中遇元裕之騎馬索余因劫以行且拉麻信之俱往初不言碑事止云省中召王學士諸公會飲余亦陰揣其然既入即

引詣左奉政幕中見奉政劉公謙甫舉盃屬吾二人曰大王碑事衆議煩公等公等成之甚善余與信之俱遜讓曰不敢已而謙甫出見王文在馬相與酌酢酒數行日將入矣余二人告歸裕之曰省門已鎖今夕既飲當留宿省中余輩無如之何已而燭至飲余裕之倡曰鄭王碑文今夕可畢手也余曰有諸公在諸公為之王丈謂余曰此事鄭王已知衆人諸太學中名士作子如堅拒使王知諸生輩不肯作是不許其以城降也則銜之刻骨縉紳俱受禍矣是子以一人累衆也且子有老祖母老母在堂今一觸其鋒禍

及親族何以為智子熟思之余惟以非職辭久之且曰余既為州定不當諸公意請改命他人諸公不許促迫甚余知其事無可奈何則曰吾素不知館閣體今夕諸公共議之如諸公避其名但書某名在諸公後于是裕之引紙落筆州其事王丈又曰此文姑使裕之作以為君作又何妨且君集中不載亦可也余曰裕之作政宜某復何言碑文既成以示王文及語信之欲相商評王文為定數字其銘詞則王文裕之信之及存余舊數言其碑序全裕之筆也然其文止實叙事亦無褒稱言時夜幾四鼓矣裕之趨曹益甫

書之裕之即于燭前焚其稿遲明余輩趨去後教日
五坐朝堂諸事執首領官其敵其文以為壽遂召余
信之等俱詣立第受官余輩深惧見立俄而諸首領
官賈告身三通以出付余輩曰特賜進士出身因為
余輩賀後聞求巨石不得省門左舊有宋徽宗時甘
露碑有司取而磨之工書人張君甫者求書刻方畢
北兵入城縱剽余輩狼狽而出不知其竟能立否也
嗟乎諸公本畏立禍不敢不成其言已而又欲避其
名以賣布衣之士余輩不幸有虛名一旦為人所
劫欲以死拒之則發諸公嫁名之机諸公必怒怒而

達崔立禍不可測則吾二親何以自存吾之死所謂
自經于溝瀆而莫之知且輕殺吾身以憂吾親為大
不孝矣况身未祿仕權義之輕重親莫重焉故余姑
隱忍保身為二親計且其文皆眾筆非余全文彼欲
嫁名于余余安得而辭也今天下士議往往知裕之
所為且有曹通甫持楊叔能詞在亦不待余辯也因
書其首尾之詳以誌少年之過空山靜思可以一笑
辯止

或問金國之所以止何哉末帝非有桀紂之惡害不
及民疆土雖削士馬尚強而遽至不救亦必有說余

故一作收

曰觀金之始取天下雖出于夷狄過于後魏後唐石
晉遼然其所以不能長久者根本不立也當其取遼
時誠與後魏初起不殊及取宋責其背約名為伐罪
弔民故徽宗圖書車服褒崇元祐諸正人取蔡京童
貫王黼諸奸黨皆以順百姓望由能用遼宋人材如
韓企先劉彥宗韓昉輩也及得天下其封諫廢置政
令如前朝雖家法夷狄害亦不及天下故典章法度
皆出于書生至海陵庶人雖淫暴自強然英銳有大
志定官制律令皆可觀又擢用人才將混一天下功
雖不成其強至矣世宗天資仁厚善于守成又躬自

諫一作建

一本作敦厚謹教

儉約以養育士庶故大定三十年幾致太平所用多
敦朴謹厚之士如石琚輩為相不煩擾不更張偃息
干戈脩崇學校議者以為有漢文景風此所以基明
昌承安之盛也宣孝太子最高明絕人讀書喜文欲
變夷狄風俗行中國禮樂如魏孝文天不祚金不即
大位早世章宗聰慧有父風屬文為學崇尚儒雅故
一時名士輩^出大臣執政多有文采學問可取能吏
直臣皆得顯用政令脩舉文治爛然金朝之盛極矣
然文學止于詞章不知講明經術為保國保民之道
以圖基祚久長又頗好浮侈崇建宮闕外戚小人多

預政且無志聖賢高躅陰尚夷風大臣惟知奉承不敢逆其所好故上下皆無維持長世之策安樂一時此所以啟大安貞祐之弱也衛王苛吝不知入君體不足言已而強敵生邊賊臣得柄外內交病莫敢療理宣宗立于賊手本懦弱無能性頗猜忌懲旌臣之禍恒恐為人所搖故大臣宿將有罪必除去不貸其遷都大梁可謂失謀內使守關中猶可以數世况南渡之後不能苦心刻意如越王勾踐志報會稽之恥但苟安幸存以延歲月由高琪執政後擢用胥吏抑士大夫之氣使不得伸文法紛然無興復遠畧大臣

恥一作羞

謀漢一作謨謀無一作預

在位者亦無忘身狗國之人縱有之亦不得馳騁又偏私族類踈外漢人其机密謀謨雖漢相不得與人主以至公治天下其分別如此望群下盡力難哉故當路者惟知迎合其意謹守簿書而已為將者但知奉承近侍以偷榮幸寵無効死之心倖臣貴戚皆據要職于一時士大夫有一敢言敢為者皆投置散地此所以啟天興之亡也未帝奪長而立出于愛私雖資不殘酷然以聖智自處少為黠吏時全所教用術取人雖外視若為寬弘以取名內寔淫縱自肆且諛言過惡喜聽諛言又闡于用人其將相止取後來貴

有二作一有

戚雖不殺大臣其驕將多難制不馴况不知大畧臨
大事輒退怯自沮此所以一遇勅敵而不能振也大
抵金國之政褻遠宋非全用夷狄法所以支持百年
然其分別番漢人且不變家政不得士大夫心此所
以不能長久向使大定後宣孝得立盡行中國法明
昌承安間復知保守整頓以防後患南渡之後能內
脩政令以恢復為志則其國祚亦未必遽絕也嘗記
泰和間有雲中李純甫由小官上書萬言大畧以為
此政當有為日而當路以為迂濶笑之宴安自處以
至土崩瓦解南渡後復有以機會宜急有脩為言者

而上下泰然俱不以為心以至宗廟丘墟家國廢絕
此古久所謂何世無奇材而遺之冲澤者也
金銀珠玉世人所甚貴及過凶年則不及菽粟何哉
事有先後勢有緩急也平時富貴之家求一珠玉犀
象玩好器物至發粟出帛惟恐其不得將以充其室
誇耀于人以自樂者皆是也壬辰歲余在大梁時城
久被圍公私乏食米一升至銀二兩餘殍死者相望
人視金銀如泥土使用不計士庶之家出其平日珠
玉玩好粒其環珮錦綉衣衾日陳于天津橋市中惟
博鬻升合米豆以救朝夕嘗記余家一毳袍極緻密

鮮完博米八升金釵易牛肉一肩趨售之以是知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誠知其本也古人云薪如桂米如珠豈虛言哉

常一作當

文章各有體本不可相欺犯故古文不宜蹈襲前人成語常以奇異自強四六宜用前人成語復不宜生澁求異如散文不宜用詩家語詩句不宜用散文言律賦不宜犯散文言散文不宜犯律賦語皆判然各異如襟用之非惟失體且^梗目難通然學者闇于識多混亂交出且互相抵牾不自覺知此弊雖一二名公不免也長于此者必短于彼優于大者劣于小士

劣字二本有友字一本去君子以下另為一條

用一作困

君子窮處不能活妻子免飢寒及其得志則兼濟天下使民物皆得所太公用于鼓刀釣魚伊尹躬耕莘野彼豈不能妄營財利使生理優游耶恥不為也若夫韓淮陰少年乞食漂母人皆笑嗤及為將料敵制勝無遺策卒能佐漢祖定天下身享南面之樂豈昔之拙而今之巧耶材有所長志有所不為也因是以思吾儕今日遭大變適于深山荒澤中日惟糊口之不給而不免有求于人亦不足怪但恨不能自漁樵親耕稼以自給如古之人彼窮居妻子有愠言鄉人賤之交游美之又何病也理然也

深一作窮澤一作野

國家養育人材當如養木彼榘柙豫章之材封植之
獲持之任其長成一旦可以為明堂大室之用如或
牛羊啣之斧斤伐之則將惟悴慘澹無生姿或枯槁
而死矣又安能有干霄拂雲之勢耶士大夫亦然國
家以爵祿導之以語言使之精神橫出材氣得伸銳
于有為然後得為用倘繩以文法索過求疵為之則
有議言之則有罪將括囊袖手相招為自全計矣國
家何賴焉余先君嘗為言如屏山之才國家能獎養
挈提使議論天下事其智識蓋人不河吸惟其早年
暫欲有為有言已遭摧折所以中年縱酒無功名心

是可為國家惜也嗚呼是非堅剛不拔之志超世絕
倫之人其遇憂患遭廢絀而不變易者鮮矣哉傳曰
人眾亦能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余嘗疑之誠以嚴冬
在大厦中獨立悽淡不能久居然忽有外人共笑則
殊煖煥蓋人氣勝也因是以思謂人勝天亦有此理
豈特是哉深冬執爨或厚衣重衾亦不寒夏暑居高
樓以冰環坐而加以扇亦不甚熱大抵有勢力者
能不為造物所欺然所以有勢者亦造物所使也
人之生有三樂有志氣之樂有形體之樂有性命之
樂夫事業功名權勢爵位樂志氣也酒色衣食使令

車馬樂形體也仁義禮樂忠信孝弟樂性命也雖然
事業功名權勢爵位得時者之所有也酒色衣食使
令車馬富厚者之所備也惟仁義禮樂忠信孝弟雖
不得時不富厚而于我皆具蓋窮士之所有也今吾
既不得時有志氣之樂又不富厚有形體之樂居荒
山之中日惟藜藿之為養其所享無一毫過于人捨
性命其何樂哉

士之生于世何其多品耶有為公卿宰輔以事業功
名顯于後代者有雖居下位不得柄用猶能以節義
自著者又有浮沉閭里應物持身但以德善主名者

主作立

有放浪山林刈衣木食以高潔自居者有抒心文史
以著述吟諷有聞者又有研精技藝如陰陽鑿藥卜
筮字畫繪畫以名世者又有假酒放歌撥棄禮法以
樂其形體者又有抑情忘德鍊身服氣以覲飛昇者
要之各從所好且有定教在亦安能一其迹耶今吾
幼而苦學及于齒壯學雖粗成而未有所遇合窮居
草野日惟衣食之不克將為事業功名而不可得又
非居位當言且臨事變可以立節義願服鍊以懶惰
不能放縱以拘窒不喜諸技藝皆非所專心平生以
經籍文翰自娛願後日窮達猶未可知然則獨守吾

殘編斷藁者猶未為痴計也予生壯年其所歷多矣
嘗陪諸舉子進取矣亦嘗偕諸朋友講學矣又嘗視
諸農夫藝穫矣又嘗同諸少年嬉遊矣又嘗詣諸王
公貴人干謁矣自非上為卿相行經濟之謀下為僕
吏執奔走之役其于世故無所不涉今而遭值亂離
屏居故山之下回思向者之事擾擾膠膠于身初無
少異所謂如夢覺如醉醒而不見纖毫形迹以此觀
之百年之內亦可以默覺矣而獨區區慮衣食之不
克惧志意之不得而不能樂天知命坎止流行與萬
物同始終亦其學之不至也哀哉

三國時士尚雜詐其間不為風俗所移者陳實徐穉
魏晉間士尚虛玄其間不為風俗所移者徐邈卞壺
茲教人者或以道德顯或以節行聞或以智量稱或
以風義著行身立志卓爾不群皆豪傑之士也

余嘗觀道藏書見其鍊石服氣以求長生登仙又書
符呪水役使鬼神為人治病除孽且自立名字職位
云主管天條而齋醮祈禳則乃轉禍為福大抵方士
之術其有無誰能知又觀佛書見設天堂地獄因果
輪迴以為人與禽獸異且有千佛萬聖異世殊劫而
以持誦布施則乃生善地大抵西方之教其有無亦

黜一作黜一作枯

循一作尋

誰能知因思吾道天地日月照明山河州木蓄息其
間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禮文燦然而治國治家煥有
條理賞罰黜陟立見榮辱生死窮通互分得失其明
白如此豈有惑人以不可知之事者哉而世之愚俗
徒以二氏之恍惚怪異出耳目之外則波靡而從之
而飲食起居日在吾道中而恬不自知反以為尋常
者良可嘆也嗚呼愚俗豈可責耶而士大夫之高明
好異者徃徃為所誘不亦悖哉
舉世之人日奔走經營惟以衣食為事士君子則安
閑樂道不以衣食為憂舉世之人所畏者飢寒患難

死亡士君子則于飢寒患難死亡無所畏使道義充
于中雖明日飢而死無歉于天地使行不義而動非
禮雖貴于王公富積千金而內以愧于心外以忤于
人然則士君子之所為所守誠舉世之人所背而馳
者也使俗人美其迂而議其拙也宜哉

歸潛志卷第十三

吾在南方時從父母仕宦家貧頗溫而吾則專志于
學生事不一問食未嘗不日也寢未嘗不帷也出游
未嘗無車馬也役使未嘗無僮僕也然不知溫飽安
逸之味也今遭喪亂歸故山四壁蕭然日惟生事之
見迫食或旬日無醢醢及一得之則覺其甘寢或終
夜無衾裯及一得之則覺其暖出或徒行無驢及一
得之便覺其便居或汲爨無人及一得之則覺其泰
乃知夫溫飽安逸者世之人亦未易得然向之所失
猶不足也惑矣因思一時富貴權勢之人生長統緒

中或不遭患難挫折至老者非惟不知稼穡之艱難
流于奢淫以蠹國病民抑又不知世間溫飽安逸之
正味為不少可勝嘆哉吾故以自嘗試者述之可為
得志者哉戒

竊嘗考自古士風之變係國家長短存亡三代以前
其風淳質脩謹不必言三代以後世衰道喪士大夫
惟知功利為上故爭尚權謀戰國間游說縱橫之流
已而變為刑名摭刻以法律控持上下失士庶士以
至焚書坑儒毒流四海漢興其風稍安多厚重長者
然其權謀法律者猶相襍迨至武帝天下混同士風

尚

克

厚重作重厚

一變以學問為上故爭尚經術文章一時如公孫弘
董仲舒二司馬枚乘之徒出文物大備元成以來經
術之弊皆尚虛文而無事業可觀浮沉委靡以苟容
居位匡衡貢禹孔光之流重以諂諛故權臣肆志國
隨以絕東漢之初人主懲權臣之禍以法令督責群
臣群臣惟知守職奉法無過失及桓靈之制朝政清
亂奸臣擅權士民激厲以敢為敢言相尚故爭樹名
節袁安楊震李固杜喬陳蕃之徒抗于朝郭泰范滂
岑暉張侯之徒議于野國勢雖止而公議俱存猶能
使亂臣賊子有所畏忌已而諸豪割據士大夫各欲

儉

擇立立功名如荀攸賈詡程昱郭嘉諸葛亮龐統魯
肅周瑜之徒爭以智能自効晉初天下既一士無所
事惟以談論相高故爭尚虛玄王弼何晏倡于前王
衍王澄和于後希高名而無實用以至誤天下國家
南渡之後非有王導謝安輩稍務事業功名其顏廩
亦不可救矣宋齊梁陳惟以文華相尚門地相誇亦
不可觀故國祚不能久唐興士大夫復以事業功
名為尚貞觀諸人有西漢風其擁謀經術文章名節
者錯出間立故唐一代人材最多其扶支國勢亦至
三百載及其亂也死節者相望五代之間亦無可取

可作是

宋初士大夫復馳聘智謀厥後混一其風大變經術
文章不減漢唐名節之士繼踵而出大抵崇尚學問
以道義為先故維持國家亦二百載雖遭喪奔尚能
奄有偏方大抵天下亂則士大夫多尚權謀智術以
功業為先天下治則士大夫多尚經術文章學問以
名節為上國家存亡長短隨之亦其勢然也
余平生有二樂曰良友曰異書每遇之則欣然忘寢
食蓋良友則從吾講學見吾過失且談笑游宴以忘
憂異書則資吾見聞助吾辭藻屬文著論以有益彼
酒色膏粱如一時浮雲過目竟何所得哉肥醲甘脆

世所共珍使飽而遇之則食如泥土藜藿葵薺世所共賤使飢而遇之則食如飴糖乃知貧窮之士自樂富貴之人亦自苦是則吾輩區區以空乏為憂亦悖矣

國之不可治猶可以治其家人之不能正猶能正其身使家之齊而身之修雖隱居不仕猶可謂得志故吾嘗曰雖天下未太平而我一家獨不可太平乎是誠在我者也

昔人云借書一癡還書亦一癡故世之士大夫有奇書多秘之亦有假而不歸者必援此于嘗鄙之以為不恤一也

君子惟欲淑諸人有奇書當與朋友共之何至靳藏拙廣己之聞見果如是量亦狹矣如蔡伯喈之鄙論衡亦通人之一蔽非君子所尚不可法也其假而不歸者尤可笑君子不奪人所好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豈有假人物而不歸之者耶者因改曰有書不借為一癡借書不還又一癡也

夫詩者本發其喜怒哀樂之情如使人讀之無所感動非詩也予觀後世詩人之詩皆窮極詞華牽引學問誠美矣然讀之不能動人則亦何貴哉故嘗與止友王飛伯言唐以前詩在詩至宋則多在長短句今

之詩則俗間俚曲也如所謂源土令之類飛伯曰何以知云予曰古人歌詩皆發其心所欲言使人誦之至有泣下者今人之詩惟泥題目事實句法將以新巧取殼名雖得人口稱而動人心者絕少不若俗謠俚曲之見其真情而反能蕩人血氣也飛伯以為然六經中莫難窮者易莫難斷者春秋故予三十而學春秋以其壯而志立也四十而學易以長而多練事也余祖沂水君嘗訓子孫云士之立身如素絲然慎不可使黧汚少有點汚則不得為完人矣屏山稱之以為名言其作墓作表也亦備載云

老子之書孔子嘗見之矣而未嘗論其是非孟子亦常見之矣而未嘗言若莊子與孟子同時其名不容有不相知而亦未嘗有一言相及而孟子所排者楊墨儀秦莊子所論者孔顏曾史至于楊子始論老莊得失韓之則盛排之矣何哉夫老莊之書孔孟不言其偶然耶其有深意耶楊墨排之其得聖人微意耶其與聖人異見耶文中子一世純儒其著述動作全法聖人雖未能造其域亦可謂賢而有志者遺書在世韓子亦不容不見之而未嘗比數于荀子之列其意以為無足取耶其偶然耶至李翱則比諸世所傳

太公家教以為無辭而粗有理亦輕之矣司馬君寔則論其失而取其長為作補傳而程伊尹川則以為其議論儘高有荀揚道不到處諸公皆名世大儒而異同如此皆學者所當深究也

司馬君實作文中子補傳惟隋書不為文中子立傳而其子弟云凝為御史嘗彈侯君集君集與長孫無忌善以此王氏不得用其脩隋史者乃陳叔達魏徵畏無忌故不為立傳君子曰叔達固畏無忌徵豈以畏無忌故掩其師名耶以是為疑余嘗思使徵輩誠文中子門人其不為立傳亦自有深意將非以既擬

師以聖人欲列于傳恐小之欲援孔子世家之例而隋書無他世家且恐時人議故皆不紀以為其師之名不待史而傳乎如此然未可知也

余讀書至湯誓湯誥及泰誓牧誓觀湯武伐桀紂之際諭衆誨師無不以天為言如曰夏氏有罪予畏上帝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天道福善禍淫降灾于夏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上天孚祐下民罪人黜伏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今商王紂弗敬上天降灾下民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高罪貫盈天命誅之子弗順天厥罪惟均惟民^天惠民惟辟奉天

天其以予乂民戎商必克今商王紂自絕于天結怨于民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大抵以桀紂為惡逆天絕之我則誅惡救民為順天且若陰受上天之命而行者嗟乎聖人之心則天心也天之心則聖人心也天之所絕聖人則絕之天之所與聖人則與之初無一毫異有以見聖人以天自處也非徒以天自處其理誠一也故當是時為聖人者權其輕重計其公私而不暇顧其君臣之分彼桀紂所行誠順天耶吾則事之誠逆天耶吾則去之其事其去皆與天合既去彼而求其為天下

主者舍己其誰哉故踐位而代之不辭而天下翕然亦無異議要之所行者天也又豈有歎然于心耶其曰惟有慙德乎恐末世以為口實者懼後之人臣不知天理妄干天位者援以為例耳亦懼後學之士求其名而遺其實者耳豈真有慙德耶然則後之君子猶以臣伐君為疑者陋矣彼湯武之心求知于天而不求知于人者可見矣或者曰然則莽操之取漢司馬之取魏若以天為言亦可乎曰不然彼漢魏之政如桀紂乎莽操司馬氏之法如湯武乎有湯武之聖遇桀紂之惡然後可以言受天命不然則徒為篡逆

而已

吾道盛衰自有時吾嘗考之如循環相乘除也周衰諸侯不禮士至戰國則魏文侯燕昭王輩擁篲築臺師事馮經以始皇坑儒之禍漢末藩侯不禮士而光武則安車蒲輪徵聘馮經有桓靈黨錮之事唐朝士大夫往往為將相有勢位後有白馬之災宋興內外上下皆儒者顯榮至宣政極矣至于金國士氣遂不振而今日困頓摧頽亦何足怪但我輩適當此運者為不幸耳雖然窮達一也又何嘆也賢人君子得志可以養天下如不得志天下當共養之分人以財有

時而盡分人以善百世不磨

元時迎接之際禮貌語言過則為諂為曲不及則為亢為踈所以貴乎得中也如或失中與其諂也寧亢與其曲也寧踈張平章萬公父彌學座右銘有云欲求子孫先當積孝欲求聰明先當積學此至言也為善而遇災屯困窘者命也非分也為惡而遇災屯困窘者分也非命也為善而得富貴享達者分也非命也為惡而得富貴享達者命也非分也命分之理惟識者能辨之夫慾心不死道心不生若欲安時任命著書立言發

前人所未見域後世之大名惟忘富貴利達外物可
也
寧使敬而踈毋使狎而親人敬而踈不失為端士人
狎而親恐流而為小人獨不見冰雪與脂韋乎其
喻何如
厚于道味者必薄于世味厚于世味者必薄于道味
士君子苟不為世味所誘何名之不立何節之不立
哉士大夫多被富貴壞了名節吾嘗為柳子厚元微
之之徒惜也拚却死亡貧賤便做出好公事來不然
終不能有所立

被一作為

富貴爵祿世人所共嗜故忘身屈節而徇之惟君子
視之為外物得失付自然苟與世人同安得為君子
求合于聖賢必不合于世俗必欲與世俗合則于聖
賢之道遠矣同于古必不同于今苟欲富貴與道義
兼寧有是理是則付己之趨所趨內嗜好又何慍乎
貧賤哉以此自思便安

士君子得志可以濟天下不得志不能活一身故子
思居衛縕袍無裏菜公七十帶索無依近世陳無已
妻子常寄婦翁家誠不肯非義而取也
馮援書誠兄子使之効龍伯高無効杜季良所為則

善矣雖然杜季良仇人訟書引援誠為証竟免官而梁松竇固因之被難梁松由是恨援死後構陷至妻子不敢歸葬若是則初時戒于姪好議論人長短而不知先以此陷于禍也悲也夫
保養乎身勿以壽夭委之天勤儉乎家勿以有無付之命強勉乎政勿以否泰歸諸時忠愛乎君勿以昏明托諸上此所謂先盡人事後言天道先盡其在己者在人者初不計也定心之法莫善于此凡事寧失之緩無失之急寧失之不及無失之過急者古人以為病前輩有云優柔和緩又云天下事孰不因忙後

錯了曷嘗令君緩不及事宜深思之

游龍山記

麻信之草

余生中條王官五老之下長侍先人西觀太華迤邐東游洛因避地家焉如女兒烏樵白馬諸峯固已厭登飽徑窮極幽深矣草代以來自雁門踰代嶺之北風壤陡異多山而阻色徃徃如死灰凡艸木亦無粹容嘗切慨嘆南北之分何限此一嶺地脈遽斷絕不相屬如是耶越既^留滯居延吾友渾源劉京叔嘗以詩來盛稱其鄉泉石林麓之勝渾源實居代北余始而疑之雖然吾友著書立言斷信于天下後世者必非

誇言之也獨恨未嘗一游焉今年夏因赴武川歸
道源水脩謁于玉峯先生魏公公野服蕭然見余于
前軒語未周決驟及是邦諸山若南山若柏山業已
游矣惟龍山為絕勝姑缺茲以須諸文士同之子幸
未殊可喜乃選日為具拉諸賓友騎自治城西南行
十餘里抵山下山無麓乍入谷未有奇泓溪曲折行
數里州木漸秀潤山竦出嶄然露芒角水激鏘然鳴
兩峯間心始異之又盤山行十許里四山忽合若拱
而提環而衛者嘉禾奇卉被之蔥蒨醲郁風自木杪
起紛披震蕩山與木若相顧而墜者使人神駭目眩

又行數里得泉之泓澄渟滯者焉洑出石罅激而為
迅流者焉陰木蔭其顛幽州繚其趾賓欲休咸曰莫
此地為宜即下馬披州踞石列坐諸主湍觴以進酒
數行客有指其西大石曰此可識因命余余乃捉筆
書凡游者名氏及游之歲月而去又行十許里大抵
一峯一盤一溪一曲山勢益奇峭樹林益多杉檜栝
柏而無他凡木也溪花種種金間玉錯芬香入鼻幽
遠可愛木蘿松鬣罽人衣袖又縈紆行數里得崗之
高遽陟而上馬力殆不能勝行茂林下又五里兩嶺
若岐中得浮屠氏之居曰大雲寺有僧數輩來迎延

入館于寺之東軒林岫樹木櫛比植立皆在几席之下憇息過午謁主僧英公相與步西巔過文殊岩岩前長杉數本挺立有磴懸焉下瞰無底之壑危嶂怪石巔玩巧聞試一臨之毛骨森豎南望五臺諸峯若相聯絡無間斷西北而望峯豁而川明林虛井邑隱約微茫如奕局然徜徉者久之寅緣入西方丈觀故侯同知運使雷君詩石及京叔諸人留題廻乃徑北巔登萱州披蓋龍山絕頂也巔勢峻絕無路可躋步艸而往深弱而滑甚攀條捫蘿疲極乃得登四望群木皆翠杉蒼檜凌雲千尺與山無窮此龍山勝槩之

大全也降乃復坐文殊岩下置酒小酌日既入輕烟浮雲與暝色會少馬月出寒陰微明散布_昭上松檝脩然自萬壑來客皆悚視寂聽覺境愈清思愈遠已而相與言曰世其有樂乎此者與酒醺談辨蜂起各主其家山為勝如郭主太華劉主茲余主王官五老更嘲迭雜不少屈玉峯坐上坐亦怡然一笑詩所謂善戲謔矣不為虐者政如是也至二鼓乃歸卧東軒明旦復來各有詩識于石迨午飯主僧室已乃循巔而東徑甚微木甚茂密僅可通馬行又五里至玉泉寺山勢漸頽隘樹林漸稀闊顧非龍山比寺西峰

曰望景臺險甚主僧道客以登歷嶽峯坐盤石其傍
諸峯羅列或偃或立或將仆墜或屬而合或離而分
賈竒猷異不一狀北望川口窳寬肆金城原野分畫
條列歷歷可數桑乾一水紆繞如玦觀覽曠達此玉
泉勝處也從此歸路查不可騎皆步而下重谿峻嶺
愈出愈竒抵暮廼得平地宿李氏山家卧念茲游之
富與夫昔所經見而不能寐若太華之雄尊五老之
巧秀女几之婉嚴烏樵白馬之端重茲山固無之至
于與密濶邃樹林蒼蔚繁阜不一覽而得則茲山亦
其可少哉人之情大抵得于此而遺于彼用于所見

而不用于所未見此通患也今中書令湛然公紀西
域事稱金山之秀李于微貽友書論和林之勝有過
于中州者不知天壤之間六合之內復有幾龍山也
因觀山于是乎有得徒以文思淺狹且游之亟無以
盡發山水之秘異時當同二三友幅巾藜杖于于而
行遇佳處輒留更以筆札自隨隨得隨紀庶幾茲山
之髣髴云己亥歲七夕後三日王官麻草為之記同
游者

歸潛志卷第十四

歸潛堂記

亂一作齡

劉子朔方人生于雲中之渾源山水之間髫齡從父
祖仕宦大河之南初知誦讀偶屬為童子學少長習
時文為科舉計然亦時時閱古今詞章竊讀史書覽
古今成敗治亂慨然有功名心未冠計偕試開封禮
部中之及第而拙於是始大發憤以著述自力頗為
先達諸公所知又結交當世豪傑未有不與以文字
往還者舊有田淮水之陽春夏在陳視耕穫秋冬必
入汴避亂且從諸公講學已而先大人下世遂經紀

拙本作拙

人作夫

鄉字下應作印字

家事然讀書為文亦未嘗少休閒四方交游來把酒
論文談笑連日夕或留之旬月不能去時雖少年未
遂其進取心而會友著書亦自樂無歎豈知一旦時
移事變沅離兵革中生資蕩然僮僕散盡從行惟骨
肉數口膺書一囊由銅壺過燕山入武川幾一載始
得還鄉里鄉高侯為築室以居所居蓋其故宅之
址四面皆見山若南山山西岩吾祖舊游東為柏山代
北名利西則玉泉龍山山西勝處故朝嵐夕霽千萬
狀其雲烟吞吐變化窓戶間門前沅水教枝每靜夜
微風有聲琅琅使人清不寐劉子每居室中焚香一

枝一作支

炷置筆視楮墨几上書教卷偃息嘯歌起望山光尋
味道腴為終日樂雖糗衣惡食不知也間嘗自念幸
而為儒忝學聖人之道其平昔所志脩身治國平天
下窮理盡性至于命進則以斯道濟當時退則以斯
道覺後世今當壯歲遭此大變更賴先人之靈得返
鄉里幸而有居以自容將默養靜學以休息其心力
况世路方艱未可為進取謀因榜其堂曰歸潛且以
張橫渠東西二銘書諸壁客有過而詰之曰今吾子
生當亂世政英雄奮發之秋大而可以分疆據土奉
王命為諸侯下而可以附雄藩巨鎮馳騁才謀取富

名字下作等疑當作者

貴或如終軍請長纓入城越羈其王致北關下以功名
不然當効蘇季子司馬長卿以文詞談說干人
主六邱駟馬耀鄉俗吾子奚獨韜光晦迹甘為棄物
于一時使平日所學眇不見鋒鏃亦鄙陋之甚也劉
子曰嘻若亦不聞君子之道乎蓋君子之道以時卷
舒得其時而不進為固失其時而強進為狂且先願
其內之所有何如亦不在乎外也吾平生苦學豈將
徒老馬頤自鬻自求賢者所恥加之新羅蹇難始欲
自脩且將掃除吾先祖丘墓果其後日為時所用亦
安肯不致吾君澤吾民如或不然雖終身潛可也易

修軍一凡修量一字

刻侯考

曰龍德而隱遯世無悶傳曰君子若鳳治則見亂則
隱吾雖非聖賢亦安敢不學乎若非知吾之志者也
客既去遂書于堂以記之且歌曰南山漠漠兮渾水
洋洋桂樹蔥蔚兮松柏青蒼清泉涌其下兮白石皎
以如霜兕豹踰伏兮鸞鳳翮其來翔世溷濁而不照
兮蹇詘聘夫先路荆榛鬱以蒙達兮野縱橫其豺虎
矧余志之曼迂矣于罕罕而疇伍歸歆其潛于南山
之下又歌曰潛于農摯之侶兮潛于漁望之徒兮願
惟不肖豈敢與俱兮惟茲一堂有琴有書兮學其所
不知求進于聖途兮潛乎潛乎亦可以為娛兮嘻

樹對一作翁

乎一作夫

歸潛堂銘并序 寂通居士陳時可秀玉

潛之為言隱也古之所謂隱君子者無江海而開不
山林而幽蓋藏器待時樂天知命不潛而潛者也吾
京叔之文之行有不可掩者而以歸潛名其所居堂
第恐欲潛而不得耳且吾聞之易曰君子之道或出
或處或默或語應處而出非道應出而處亦非道語
默何異哉夫魚不厭深矣龍德則不戢飛潛以其時
孔子聖之時者也乃所願則學孔子子謂顏淵曰用
之則行舍之則藏其論逸民則曰我則異于是無可
無不可良止也聖人彖是卦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

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莊周陽擠陰助者也至其
養生之道亦引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紫立其
中央豈有吾聖門弟子反轉于潛之一字者耶京叔
以書求銘老夫告京叔能勿忘乎謹為銘曰
仲尼駐車蟻丘漿且僚陸沉于其旁夫妻臣妾登屋
梁季路往視渠以亡但見虛室依顏墻古人潛德不
欲出那用此字書其堂况君年甫三十強撐腸拄腹
徑傳香文氣渾爾持筆昌戶外履滿名飛揚吾恐自
此饒章薦遠來乞銘何可當拈出聖語吾頗長用之
則行舍則藏無入而藏出而陽得時忌作天際翔長勿

瘦一作庚

以深眇賢瘦彘歸歎歸歎且和光銘哉銘哉幸無忘

詩

定庵老人吳章德明

城上栖烏尾畢逋歸來小隱與時俱高山流水誰同
聽明月清風德不孤富貴于人真暫熱文章照世定
為娛廟堂一旦求遺逸只恐終南是仕途

定齋居士李猷卿欽止氏

落落奇男子生有四方志萬言長策六鈞弓三尺太
阿秋水似不喜雕蟲技不作兒女悲長安市上曾縱
酒奴命五陵年少兒壠荒萬里期一掃踏破輪臺磧
西島便調金鼎佐無為鳳池坐數汾陽考世無禮樂

攔一作龍破一作碎

濁一作混

二百年追縱直假三代前嘉生叶氣越唐舞坐令米
斗三四錢誰知天地遠反覆滄海橫沉陷平陸又如
烈火赫崑山孰辨頑石與真玉平生事業安用為携
家徑走南山陟布衣糲食溷漁釣妻孥粗足常熙熙
教椽茅屋門橫水盡着光陰文字裏有時俯仰塵土
間擾擾干戈如聞蟻我有一言君試聽乾坤萬古真
郵亭但教定宇天光發區區世間富貴何異蝶蠶與
螟蛉

擾一作擾攘

富字下本有與字

天其未厭卯金刀池上于今有鳳毛有才不肯學干
謁便入林泉真自豪衣如飛鷄馬如狗野飯盈盤厭
葱薤仰天大笑出門去桃李春風一盃酒列卿太史
尚書郎五更待漏靴滿霜何如一身無四壁醉踏殘
花屐齒香人物尤難到今世浮雲柳絮如根蒂不須
辛苦上龍門秋水寒沙魚得計

西崗呂大鵬鵬舉

擾擾人間世熒熒風燭光誰能逃厄數况復入吾鄉
嵐秀充朝餒冰柱向夜堂堂中幽獨吞昆秀足徜徉

太原元好問裕之

秀當作季
受勉一此詈
遁一此遊

南山老桂幾枝分翰墨風流屬兩君共說人間似歎
向爭教茅屋著機雲備嘗險阻聊乘化力戰紛華又
策勲却恐穀光埋不得皇天又矣付斯文

王官麻草信之

逃漁魚深處避戈鴻冥飛古來賢達士亦復咏采薇
南山先廬在兵塵悵睽違山空無人居惟見州木肥
翩然年千鶴一朝復來歸新葉臨渾水行徑幻以微
著書入理與得句窮天機前路政事迫此道倘可幾
殷勤抱中壁免留餘暉第恐遁世志還貧習隱机
永懷泉石上一觴與君揮惜無凌風翰遐舉非所希

幻一作爲此句下一本多四句
清流鳴前除白雲入晨扉迴
頭陵谷遷萬事條已非
政事迫作政自迫

又

塵土悠悠淡客襟一堂千古入幽潛喧無車馬雲迎
戶靜有琴書月掛簷渾水清冷通竹過南山蒼翠與
天兼遙知吟嘯同雲第剩有新詩洒壁纈

仰山性英粹中

二陸歸來樂有真一堂栖隱靜無塵詩書足以教稚
子雞黍猶能勞故人瑟瑟松風三徑晚濛濛細雨滿
城春因君益覺行蹤拙又為浮名繫此身

東城李微子微

滄海成田後携家返故鄉披榛尋舊址借力構新堂

真學引青心真趣

山給窓扉翠泉供枕簟涼故田依渾水別業勝淮陽
侍御遺風在南山慶派長芝蘭且並秀鴻雁自成行
經史胸中業龍蛇筆下章行當依日月寧以事耕桑
尚父終辭渭阿衡定佐高飛潛無定跡易道箇中藏

析津李惟寅舜臣

浩浩干戈裏怜君遂隱居雲蒸秋簟冷月落夜窓虛
歲月盃中物生涯几上書潛中有真趣吾亦愛吾廬
地僻心偏遠人閑物自幽功名真敝屣軒冕等浮漚
野鳥從喧寂山雲自去留不盃濁酒外萬事付休休

蒲城薛玄微之

罷熊一作熊罷常一作長

通作遊

肯構茅堂養道真滿前俗事罷紛紜磻溪夜釣波心
月汾曲春耕隴上雲常关罷熊勞應夢肯教猿鶴怨
移文斬新傳得安心法萬壑松風枕上聞
奔走紅塵二十年歸來蒼破淨名禪忙開菊徑成嘉
遁靜閉柴門州太玄千嶂雲嵐真輞谷一車風月小
壺天早時若用高岩兩應遍齊州九點烟
故山泉石隱栖遲緯國才名恐四馳節信情高方著
論淵明心遠更能詩素琴黃卷真餘樂明月清風忽
老時只恐葛龍潛不定一教雷雨躍天池

金城蘭光遶仲文

共蘭一作蘭

來一作家

雲一作雷

幾年蹤跡寄兵塵且喜歸來見在身滿眼雲山猶可
隱一庭松菊未全貧定慚巧宦盧藏用却愛成名鄭
子真祇恐池中非久處好看雲雨起天津

漁陽趙著光祖

萬里烟淡氣尚炎秋風携手賦歸潛當時北望長芳
夢今日南山副具瞻鴻雁不飛關日月鶴令無語靜
依簷遙思二路猶如此自愧區區未屬廐

河東張緯文

結廬高隱謝塵埃浩氣元從道學來北闕雲烟無夢
到南山草木覺春回四時風月供吟筆萬古乾坤入

酒盃却恐漢廷頽羽翬鶴書未許老岩隈

太原高鳴雄飛

高情謝氛埃歸隱南山隈顏然一茅屋瀟灑無纖埃
勝槩紛滿前懷抱長好開舒嘯野雲亂浩歌空翠來
瑤花晚夕靜相對揮清杯天崖風露下出興何悠哉
回首區中人擾擾良可哀

黃鵠入寥廓龍性何能馴英英劉處士天子不得臣
卧左州堂月吟盡南山春野飯足藜藿出爾充佩玦
一盃石上酒靜見天地萬慮此都寂孰知名與身
靈運卧岩幽出于陵釣渚濱神超物不違異世等達人

我無立豹姿亦欲事隱淪空歌紫芝曲早晚由東隣

邢臺劉德淵道濟

南國堂堂二鳳雛年來歸隱舊茅廬四圍山色水境何
勝一室琴書樂有餘長嘯松林月明夜行吟菜圃雨
晴初荒蕪庭院人休消天下終期一掃除

洛水劉肅才卿

屠龍破千金夢覺人已非二陸不可作故山歸采薇
江湖鴻雁樂原隈鶴鶴飛惆悵朱門客思歸不得歸

龍江張仲徑

羸駮短僕行夷猶西京才子云二劉荒山窮僻厭岑

鶴鶴一作鶴鶴

寂長裾徧謁東諸侯手中雖無丈八矛曾蟠河圖與
天球有時吐作出作靈瑞坐令宇縣還殷周憶昨長鯨
吞古汴千里還家異御縣築堂故址號歸潛要使新
詩走群老方今河朔藩鎮雄衣冠徃徃羅其中兩賢
胡為獨不出埋光挂彩為冥鴻朝亦潛暮亦潛東
山不起吾何瞻山中為問誰相識白鳥孤雲自入簾
燕山張師魯明道

岐路荆榛萬險夷丈夫出處不磷淄莫誇荀氏八龍
集且羨陸家雙鳳儀塵浪隨春夏改寸心惟有鬼神
知蒲團澤几爐烟靜卧讀黃庭樂聖基

東明張時立文舉

陵遷谷變海波翻葉室渠能返故園夜雨對床閑練
句春風滿座共開樽却無北關功名想且喜南山氣
象存才大到頭潛不得已傳華萼出蓬門

山東句龍瀛英孺

世路艱難已飽徑歸來一室晦虛名任他滄海掀天
惡喜我南山照眼明雲氣冷侵吟硯閨棣華香汎酒
杯清故園未遂歸休志慚愧劉家好弟兄
孫正憲公之孫諧和伯其字者來訪余曰鄉先生劉
神川宏博行大之士倡明道學會金亂投迹于趙陽

雷李諸子之間厭服名議守素不仕以衛中州之氣
文章議論一出于正遭亂後于鄉有居以自容扁曰
歸潛默然靜學以休息其心意抱志未施而沒平生
述作既多其弟歸愚以嘗編類就帙曰神川遁士文
集廿二卷鋟木于世先君文莊公鄉序後進嘗收先
生所著歸潛志十四卷藏于家蓋其言論談笑時事
見聞戒勸規鑒足以備采擇之錄階歆繡梓以垂其
名于不朽噫神川一代偉人世為賢猷之門其所志
窮理盡性以至于命進則以斯道濟當時退則以斯
道覺後世以永聖脉一時士大夫尊師之人文之盛

寔所賴焉孟子謂君子所以教有成德者有達材者
有私淑者神川私淑之徒成德達材彬彬輩出是身
雖沒而道不沒也道寄于文文傳于世世傳其文即
傳其名矣夫何憾茲嗟世道升降人物盛衰遠金之
間殆數百年太史宜有論載而奮聞闕遠後有述者
可無考訂于斯耶先生諱祁字京叔渾源人神川其
自號也至大辛亥夏五月盧龍趙穆識其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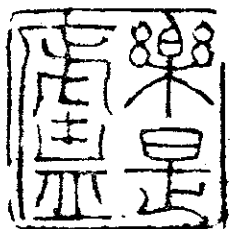
金史文藝傳云劉從益字雲鄉渾源人子祁字京叔
為太學生甚有文名值金末喪亂作歸潛志以紀金
事修金史多採用焉又曰劉京叔歸潛志與元裕之
壬辰襍編二書雖微有異同而金末喪亂之事猶有
足徵者焉

王文定公惲渾源劉氏世德碑云祁字京叔少穎異
為學能自刻苦有奇童目弱冠舉進士廷試失意即
閉戶讀書務窮遠大涵濶濟一放意于古文間出
古賦雜說教篇李屏山趙聞問楊吏部雷御史王滄
南諸公見之曰異才也皆倒屣出迎交口騰譽之及

與御史公退居于陳相與講明六經直探聖賢心學
推于躬行踐履自是振落英華收其真寔文章濠論
粹然一出于正士論咸謂得斯文命脉之傳壬辰北
還鄉里躬耕自給築室榜曰歸潛戊戌詔試儒人先
生就試魁南京選克山西東路考試官後征南行臺
拈合公聞其名邀至相下待以賓友凡七年而公沒
享年四十有八翰林承旨王槃誌其墓有神川遁士
集二十二卷處言四十三篇歸潛志三卷行于世弟
郁字文季號別歸愚亦名士其銘曰神川力學洞聖
心胸明理貫道匪文奚工玉佩瓊琚大振辭鋒道家

槃一作磐
適當作遜

學之淵源會百川而朝東章甫造越惜不時逢



鈔乾隆乙丑七月既望
武原張宗楠詠川甫識
於九月下弦

